納骨堂的惡魔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正文社

納骨堂的惡魔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正文社

目錄

CONTENTS

1 飛行

苗條的空中小姐走在燈光放暗了的通道上。

乘客都熟睡了，機艙內一片寧靜。

矢吹由利子乘坐的頭等艙，乘客們似乎也入睡了。

不——沒有睡的至少有三個。

矢吹由利子、妹妹真由子，還有同班同學桑田旭子。

就讀花園學園高二的女學生由利子和旭子，以及唸初中二年級的真由子，她們彼此想到「可能以後都沒有機會再乘坐頭等艙！」所以三人不想睡覺。

一會兒把收納在扶手處的小型液晶電視拉出來看電影，一會兒戴上耳筒聽音樂。

一副「能做的全不放過！」的樣子。



唯有跟由利子和旭子同級同班的弘野香子，早就安然酣睡，發出平和的呼吸聲。

只因為她擁有出門旅行「飛機要坐頭等艙，列車要乘一等車廂」的優越身份。

然而，即使香子具有這高人一等的生活，卻沒有架子，這正是她謙和品格。

這次旅行由香子家負擔一切費用。

至於原因嘛，全因由利子的妹妹真由子被綁架一事（請參閱《過份親切的惡魔》），香子認為是自己的錯誤判斷，導致真由子陷入危險，為了贖罪，也可說是責任和內疚感驅使下，促成是次旅程。

總而言之……

真由子的事只是藉口，如今「三人幫加一」之旅要開始了。

旭子按了呼喚空中服務員的按鈕，身形高挑、金髮碧眼的空中小姐笑盈盈走過來。

「Apfelsaft, bitte.」

旭子用她剛學會的德語説着，空姐微笑説一聲「Ja.」快步走回去。

「旭子，你説了甚麼？」由利子小聲問道。

「我説：『Apple juice please.』」

「哈。」

不愧是志願當演員的旭子，甚有語言天分。

——現在她們所乘搭的客機（當然還有其他乘客），正飛往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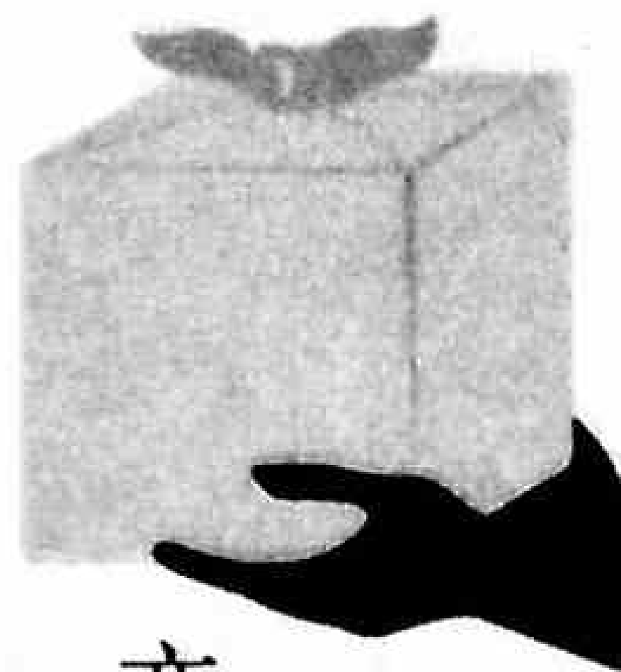
當四周暗下來，其他乘客呼呼入睡後，倦意也不知不覺地襲來。

由利子和真由子二人也戴着耳筒，張開嘴巴睡着了。

獨醒的旭子注視着由利子和真由子，喃喃自語：

「好純真啊。」

十一月，學校的年中考試結束，她們利用試後假和周末，展開歐洲之行；但



亦需要向學校多申請數天假期才足夠，這事由弘野家負責交涉。

「嗯，我們可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拼了命的，有這種假期也是應該的。」

這句話出自由利子。

「我們是『咸蛋超人』Ultraman麼？」真由子立刻插嘴。

——不管怎麼說，在父母的許可下，一行四人以「短期研修語言」名義，浩浩蕩蕩飛往德國。

「啊——啊。」

看着由利子她們的睡臉，旭子也感到睡意，打了個大呵欠。

「睡一下吧。」

抵達德國，若是在睡眠不足的狀態下到處觀光，殊不容易。

還是先上洗手間。

旭子從完全平放下去的寬敞座位走下來，穿上機艙內的拖鞋，朝洗手間方向前往。

頭等艙只有十二個座位，其中四個給香子她們佔了，其餘的多是男性商人。

「——住手。」

旭子止步。

他說甚麼？

放眼一看，一名像商人的男子有點辛苦地搖着頭說：「住手……」

——原來是夢囈。

旭子聳聳肩。

雖不曉得他正在做甚麼夢，但看來相當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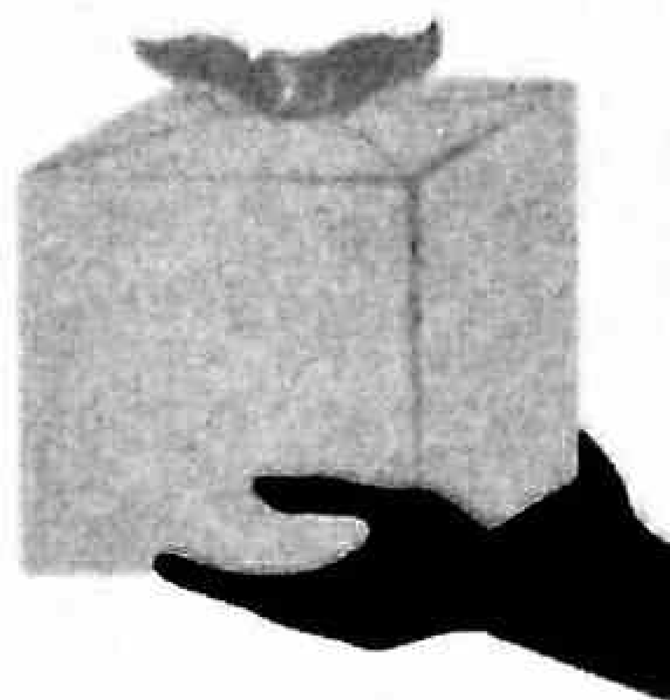
難不成被「大耳窿」追債？

旭子注視那男人的臉，男人突然睜開眼睛。

「停止！」

他上前揪住旭子。

旭子大吃一驚。



「幹甚麼？」

她想跑開，男人卻似是使出渾身力氣揪住旭子的手腕，一邊喊着一邊從座位走下來。

「你要纏着我到幾時？」

這回他想掐住旭子的脖子。

「喂——停手！」

見那男人想掐住自己的脖子，旭子心急如焚。

「你是甚麼人？救命！」

旭子叫嚷時，弘野香子霍地坐起來，施展一招橫腿，掃掉那個正要用粗壯的手掐旭子脖子的男人。

趁男人踉蹌欲跌之際，伴隨一聲「嘿！」的吶喊，順勢再來一招背負投。

那男人凌空打了一個大筋翻，「咚」的一聲被摔向地面。

「唔……」

男人低吟一聲，失去知覺。

「謝謝，香子。」

旭子捉住就近座位，大大呼了一口氣。

「不用客氣——旭子，你對這個人做了甚麼？」

「我？我對這種中年叔叔能做甚麼。」

「那為甚麼他要襲擊你？」

「我也一頭霧水。」

休息中的空中服務員聞聲而至，一見暈倒在地的男人，驚訝得瞪大了眼。

香子用英語說明內情，該名空中小姐恍然大悟。

回頭叫喚另一名男性服務員，着他將暈厥了的男人扶回原來座位。

「他一定是搞錯對象，把我錯認了是甚麼人。」旭子說。

「他企圖襲擊其他乘客，得請空中服務員好好監視他。」

「假如不是香子救了我，我不知會怎麼了……」



說着，旭子向由利子那邊廂望一望。

由利子和真由子對這場騷動無動於衷，繼續呼呼大睡。

「真是的！」旭子大發嬌嗔。「好無情啊！」

——不過，其後旭子自己也熟睡。

不一會，機艙內燈火通明，各位乘客也醒來。

旭子伸個大懶腰。

「啊，你好……」

那個男人站在通道上，旭子大吃一驚。

「我好像做了荒唐的事，真是抱歉。」

就如另一個人，予人膽小怕事的感覺。

「別放在心，你的腰沒事吧？」

「嗯……有點痛。」男人蹙蹙眉。「我叫明石，明石幸男。」

對方遞上名片。

香子接過去。

「噢，你是AK物產的社長嗎？」她說。「久仰大名。」

「不敢當。」明石搖搖頭。「最近我常做噩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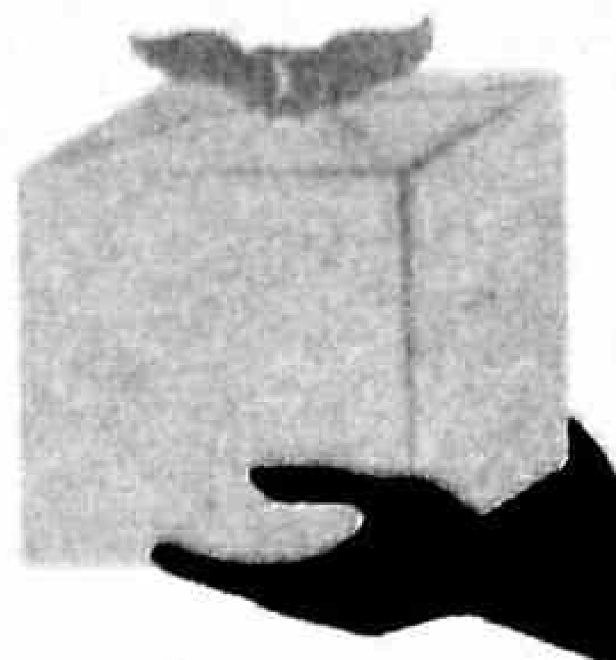
「請多多保重。」

「謝謝。」

——這麼一看，旭子頓時對他生了良好印象。

「旭子。」由利子低語。「你們甚麼時候認識的？」

「誰曉得。」旭子答非所問。



2 古城

即將崩塌的石頭城。

明媚的晴空下，雖不至於有「荒城之月」意境；可是，整體氛圍跟日本有某種共通之處。

「——好清爽啊。」由利子伸伸懶腰。

寒冷。這裏的十一月已是嚴冬。

「啊——啊。」

真由子則打大呵欠。

「你昨晚不是大睡特睡麼？」

「時差嘛。」

「這麼說，你只是在增加睡眠時間。」由利子說。

——海德堡的古城。

街道是古老的紅磚色。

「像電影布景。」

走在石板道上，大家都明白真由子所說的意思。

「咦？」由利子突然停下來。「那不是旭子的『他』嗎？」

從即將坍塌的石牆對面走過來的，的確是叫明石的男人。

「由利子，他根本不是甚麼『他』！」旭子有點生氣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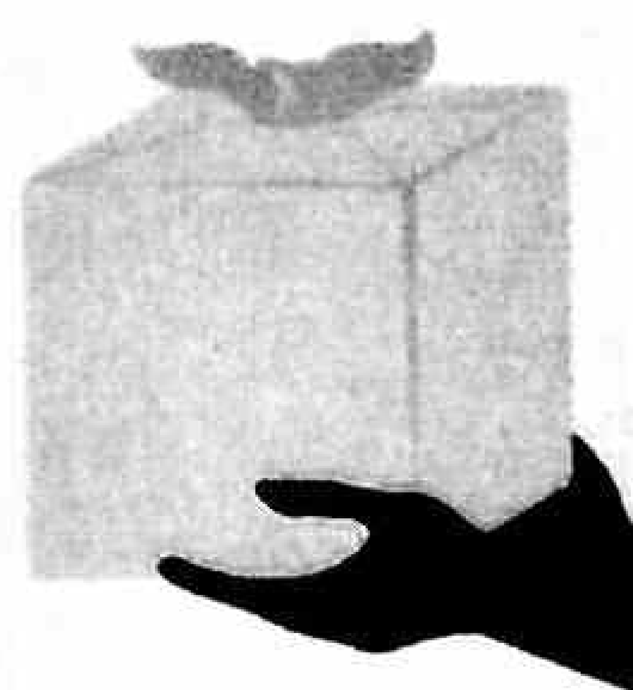
「是啦是啦，抱歉。」

由利子笑了，伸一下舌頭。

「啊，你們好。」明石也發現由利子她們。「真巧呢！竟在這種地方碰上。」

「我們以為明石先生是來公幹。」香子說。

「其實是的。」明石望望古城方向。「不過，來到德國，總想到這種地方走走。」



「一個人？」

「是的，因為秘書放假。」明石說。「對了，我聽空中小姐說，你是弘野家的大小姐。」

「普通的高中生而已。」

「不，我正納悶為何一群這樣年輕的女學生能全坐頭等艙，聽了那番話便完全明白過來。」

明石轉向旭子。

「在飛機上，真是冒犯了。」

「沒關係。」旭子微笑。「昨晚還有做噩夢嗎？」

「沒有。」明石有點不好意思。「已一把年紀，居然被夢魘裹纏，不敢告訴其他人。」

「是怎樣的夢？」旭子說。「說不定說出來後，就能從中解放。」

明石一臉認真地聽旭子說話。

「原來如此，我倒沒想過。」他點點頭。「當作為那件事賠罪，午飯由我請客，如何？」

當然不會有人反對。

德國香腸和火腿果然美味。

加上麵包，當午餐已綽綽有餘。

「——好好吃。」真由子嘆息。「而且相當便宜。」

「真由子。」由利子瞪妹妹一眼。

明石笑了。

「不，這頓午餐很便宜確是事實。」

他正喝咖啡。

「明石先生常來這店嗎？」香子問。

「嗯。海德堡學生多，所以店子的收費不會太貴。」



此時，一名雙頰酡紅的女侍應走過來，對明石說了些甚麼。他們好像相識，笑着對談。

「——她問我怎麼突然多了四個小孩。」明石笑說。

「明石先生，太太不同行嗎？」旭子問。

「嗯……」

明石支吾以對。

「難道是分居中？」

真由子的心直口快，被由利子敲了一下頭，喊叫了一聲。

「其實是的。」

聽了明石的話，大家嚇了一跳。

「——明石先生。」香子轉換話題。「關於你的噩夢。」

「嗯……我是很想說出來，不過，我把那件事告訴你們後，萬一令你們也牽進怪事……」

「關於這一點，明石先生大可放心。」由利子說。「我們已習慣了危險或怪誕的事。」

明石笑了。

「你們真是有趣。」他說。「——喔，對不起。」

他的手機響起。

明石站起來，轉身「Ja Ja」地用德語回答，直走出店外。

「——看來是好人呢。」由利子說。

「嗯，在飛機上卻很可怕。」旭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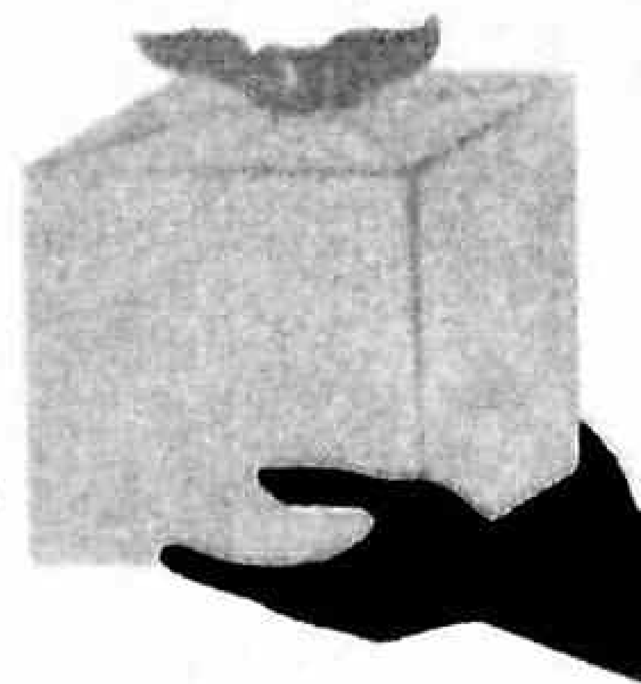
「你們猜他有多大？三十七、八？」

「三十六歲。」

香子好像已做了調查。

「三十六呀——年長二十歲，未免有點……」由利子搖搖頭。

「姐姐，你不是說真的吧。」真由子也吃了一驚。



「雖說分居中，但他是有太太的。」旭子說。

「旭子你怕甚麼？就當是磨練演技。」

「少來了。」

旭子之所以生氣，可能因她真箇有那意思。

四人各自喝着咖啡或紅茶——

「好遲呢。」由利子說。

「是呀——你去看看如何？」

「可是……」

雖然如此，旭子還是推開椅子站起來，趕往餐廳門口。

「——旭子看來對人家有意。」由利子咧嘴而笑。

「不要干涉別人談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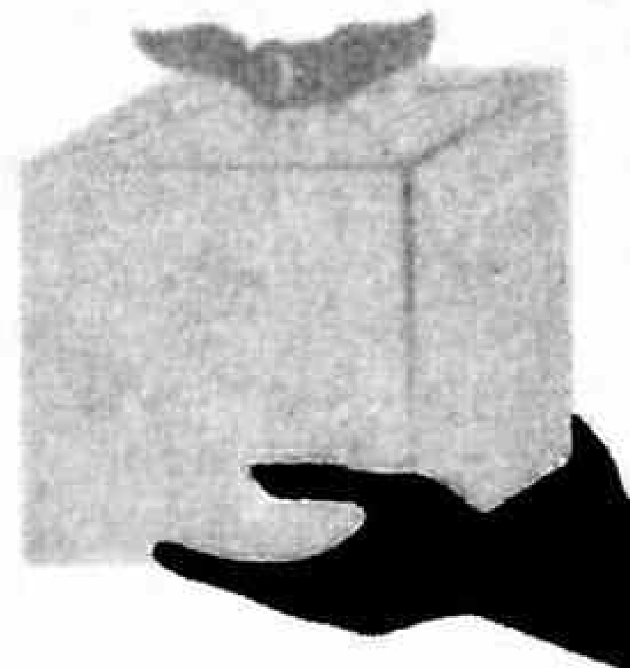
「但是——」由利子見到旭子歪歪脖子走回來。「旭子，怎麼了？」

「他不在。」

「不在？」

「嗯。我出到外面，到處也不見明石先生的蹤影。」

四人面面相覷，瞬間忘了該由誰結賬。



3 消失

結果，等了許久，明石先生都沒有回來。

由利子她們總不能一整天待在餐廳。

「那麼，結賬吧。」香子說。

一旦要說德語，香子也說得不流利，但她總算懂得簡單的會話。

她把錢付給走過來的女侍應，順道問起明石先生的事，德語英語參半的對話，持續了好一會。

「——她說她是認識明石先生，並認為他不會不辭而別。」

「是否發生了甚麼事？」旭子忐忑不安。「這樣置之不理？會不會太不近人情？」

「話雖如此……」由利子看一看腕錶。「已經半小時，一定很擔心了。」

「明石先生的事，你覺得無所謂嗎？」

「我沒有這麼說……」

店裏電話鳴響，女侍應接聽。

她說了一會兒，掛線後向四人走過來。

「她說那電話是明石先生打來的，說有緊急工作，所以先走一步。」香子說。

「旭子，安心了吧？」

「嗯……」

「那就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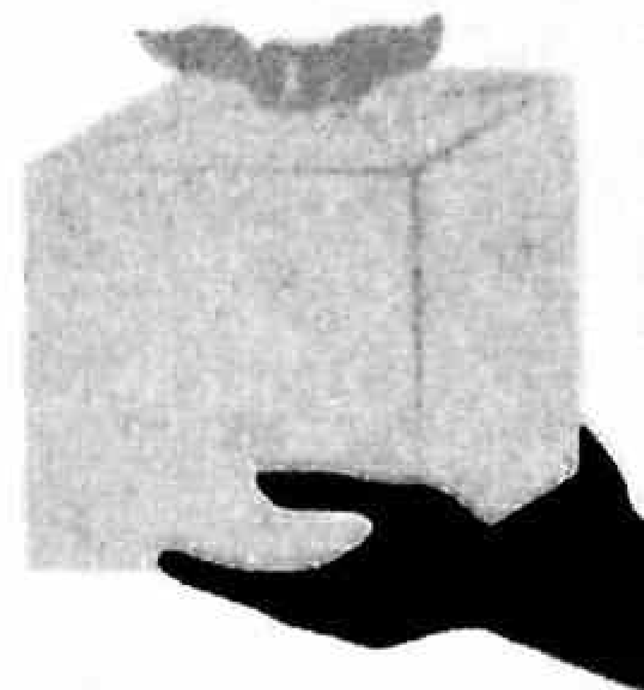
四人離開餐廳。

香子用手機召了車，不消數分鐘，車便來了。

那是能乘載七、八人的中型轎車，德籍司機兼任導遊。

「抱歉，我們遲了，馬克。」香子說。

「不用客氣。」



對方以流利的日語回答。

這是一名三十歲左右的金髮青年，由於他懂日語，所以每次香子一家來德國，都會請他當導遊。

「那麼，進入浪漫街道囉。」馬克說。

車子開動後，真由子和旭子對沿途的樸素房屋及風景着了迷。

「——契姐。」香子說。

「怎麼了？」由利子問。

「說實話，我很不安。」香子小聲說。

「甚麼事？」

「明石先生的事，那個電話真的是明石先生打來的嗎……如果是明石先生，他應該不會叫店員轉述口訊，而是直接把我們喚去聽電話才是。」

「是嗎……是吧。」由利子點點頭。

確實，換作明石，他一定會那樣做。

「若是那樣——真的有事發生了？」

「不曉得。」香子搖搖頭。「不過，倘若在明石先生身上發生甚麼事……」

「在德國？」

「他因工作關係，大概要時常來德國，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形下，可能捲入甚麼危險的事也說不定。」

「可是——我們可以做甚麼？」

「我們雖然不能跟明石先生直接聯絡，卻能聯絡 AK 物產。」

香子掏出海外用的手機，打回日本的住家，轉告他們叫 AK 物產的駐德國員工打電話給她。

弘野家畢竟有名有望，十五分鐘後，AK 物產的人打電話到香子的手機。

香子扼要地說明內情後，委託對方說：

「假如明石先生回來，請轉告他打電話來這裏。」

香子把手機收好。



「我們能做的只有這些。」她說。「——我們現在在哪裏？」

握住方向盤的馬克說：

「下個市鎮有美麗的教堂，要休息一下嗎？」

「嗯，拜託。」

——不僅是德國，入冬後的歐洲很少有豁然開朗的晴天。平常總是陰天，灰色的雲層重重地籠罩大地，構成「德國風」的天氣，可是今天卻十分晴朗。

——主要街道只有一條，把臉轉左或右便能看畢整個小鎮。那裏竟然有個不搭配的堂皇教堂。

「嘩，好可愛的房子！」

真由子發現一間外牆畫上美麗圖畫的房子，撒嬌地嚷着說：「我想拍照！姐姐！」

「好啦好啦。」

由利子向司機馬克請求，暫時停車。

終於有了觀光的心情，由利子想。

「還未夠五時……」旭子懊惱地說。

進入十一月，日短夜長，下午五時已漆黑一片。

「風也好冷，今天還是回酒店算了吧。」由利子說。「明天再慢慢遊逛也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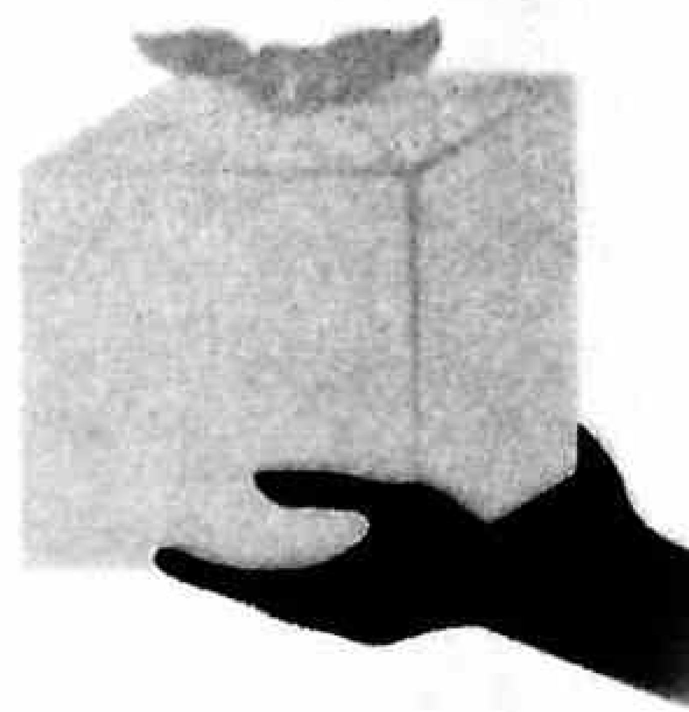
——幾乎位於浪漫街道中央位置的「中世之鎮」盧登堡。

這裏留住了中世紀的面貌，是德國的必遊之處。

「噢，又是日本旅行團。」真由子說。

由於從日本來的觀光客非常多，當地店鋪四處也貼上日語說明，也有商店聘請日籍店員。

「沒有來到外國的感覺呢。」旭子說。



不過，天黑以後，亮燈的市政廳及教堂，不折不扣地是歐洲風貌。

「晚飯前，我想打開行李箱，把裏面的東西拿出來。」旭子說。

「今天走了不少路，休息一下吧。」香子說。

由利子她們和當導遊的馬克一起走進酒店大堂，有個西裝打扮的男士從沙發站起來。

「——弘野香子小姐嗎？」那名男士說。

「我是。」

「多謝你的電話。我是AK物產德國營業所的三好。」

才三十左右，一派精英分子的儀表。

「明石先生回來了嗎？」香子問。

「不，其實——」三好遲疑地說。「你們在旅行中，萬分抱歉，我想請教更多詳情，所以明知冒昧也來了。」

「即是說，明石先生尚未回來。」

「嗯？」旭子聽見走過來。「明石先生怎麼了？」

「其實……」三好的表情凝重起來。「明石社長好像被綁架了。」

所有人倒抽一口涼氣。

「把你們嚇了一跳，真不好意思。」三好趕緊說。「我們目前只是猜測……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報警。因此我想先請教你們……」

「三好先生，話雖如此，但亦至少令你們有認為發生被綁架的可能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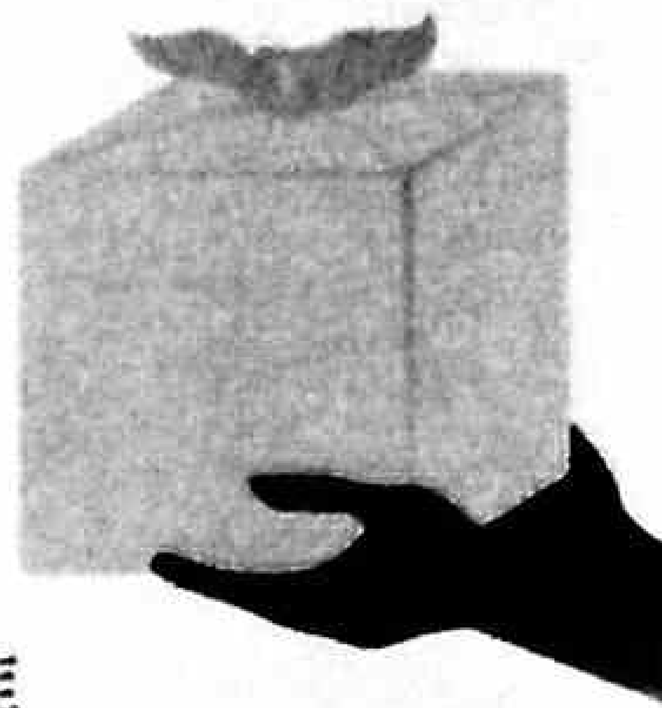
「是的，因為這兒……」聽了香子的質問，三好支吾其詞。

「看來有隱情。」香子微笑。「如果你因我們是小孩而有所顧慮，那倒不必在意。」

「說得對。」由利子接下去。「我們雖然年紀輕輕，卻看過不少世界的黑暗。」

「哦。」

三好呆若木雞。



「那麼——」香子說。「已是晚飯時間，請三好先生一起進餐，邊吃邊談，好嗎？」

旭子擔心明石的安危，她對那個提議並不反對。

4 像惡魔的女人

「換句話說……」

旭子停下用餐的手，欲言又止。

「明石先生在德國有個情婦。」真由子搶着回應。

三好喝着葡萄酒。

「唔——直截了當的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婉轉的情況也是如此。」旭子像受傷的小花。「那便是他和太太分居的原因？或是分居在先？」

「詳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三好搖頭。「我在這裏已經四年，社長在日本的事……」

「我們沒有懷疑甚麼。」香子說。「那位女士是這裏的人嗎？」



即使明石失蹤，大家也會肚餓。

在由利子她們下榻的酒店附近，有間家庭式餐廳，沒有大得可容納團體客的地方，十分寧靜。

起初態度拘謹的三好，喝酒後開始暢所欲言。

「據我所知，她好像不是德國人，多半是匈牙利一帶。」

「那麼，明石先生消失的事，跟她有甚麼關連嗎？」由利子問。

「這一點實在不明確，所以很傷腦筋。」

「為甚麼不搞清楚！」旭子咄咄逼問。

「旭子，不要強人所難嘛。」由利子禁不住責備她。「靜靜地聽完再說也不遲啊！」

「謝謝。」三好向由利子點點頭。「三個月前，明石社長來德國時，我陪他前往布達佩斯，那是匈牙利的首都，是一個很美的城市，從這裏乘飛機前往，亦只是一小時的航程。」

三好放下空酒杯。

「平日的商談並不困難，即使只有社長一個亦能辦妥。可是當時不知何故，社長硬要我跟着……」

「大概有甚麼理由吧。」

「談完生意的晚上，在俯視多瑙河的古城餐廳跟生意對手用餐的時候……」

度過河面的風，涼涼地吹入高地上的陽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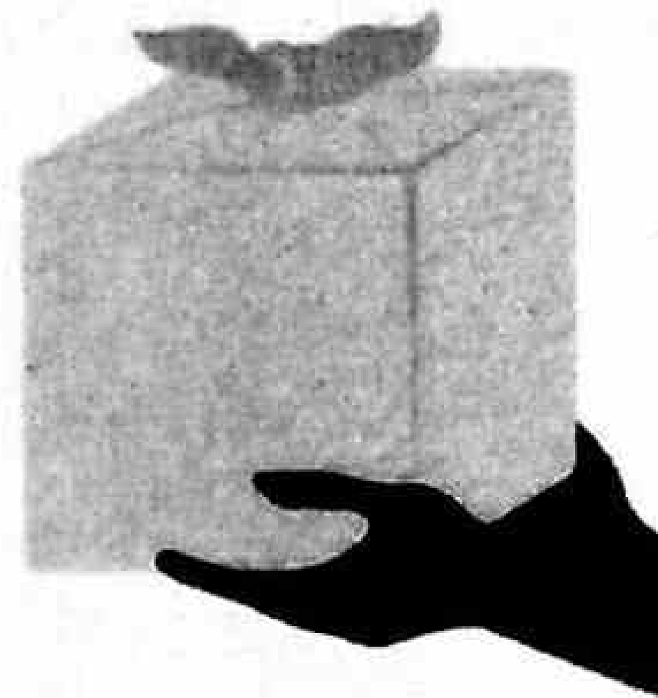
歐洲人皆喜歡在室外用膳。這一晚，餐廳庭園裏擺滿桌子，許多客人正享受着佳餚。

明石喝了一點酒，有點微醉，愉快地笑着。

飯後，在喝咖啡時——餐廳入口突然發生騷動。

「那是甚麼？」明石蹙眉。

「我去看看。」



三好正要起身，竟發生難以置信的事。

一匹黑馬跑進餐廳內，所有人目瞪口呆。

一個女人騎在黑馬上。

她穿着鮮紅色的衣裳，黑髮在風中如同火焰般搖晃。

女人騎着黑馬朝明石他們的方向前進，途中經過的桌子也被推倒，客人慌忙逃之夭夭。

女人在明石眼前停下馬。

「我守住諾言。」她用德語說。「你也必須遵守。」

明石大驚失色。

「應該解決了。」明石站起來，仰視馬上的女人。「不要給其他客人添麻煩。」

「是你的錯！」女人用激動的語調說。「因為你背叛了我！」

「不是的，是你誤解。」

「男人都這樣說來逃避責任。」女人浮現嘲諷的笑容。「但我和其他女人不一樣，我絕不會放過你！」

「瑪莉亞！」

「我等你三個月，在那期間你要實踐承諾。倘若不能夠……到時，巴特利家的詛咒就必會臨到你身上！」

明石蒼白着臉，一直凝視這個女人。

「明白了。總之，今晚你先回去。」

「——好。」女人拉住馬的韁繩改變方向。「別忘了——三個月後！」說罷，她踢踢馬腹。

黑馬輕盈地飛越其中一張桌子離去。

在場的每一位客人，困惑地彼此對望，不曉得剛才那一幕，到底是現實或是幻覺。

「麻煩大家了。」明石對其他客人致歉。「請忘記剛才的事。」



——可是，誰也不會忘記。

離開餐廳，明石和三好坐車回市區內酒店。

「社長——你還好吧？」三好在車上問。

「嗯，嚇到了你。」

「那女人是……」

「我曾經交往的女友。她叫瑪莉亞．巴特利……」明石帶着複雜的表情凝視窗外。「我錯了。」

「社長——」

「她是個可怕的女人，像惡魔一樣。」

「如果——我有甚麼可幫上忙，不妨直說。」

「謝謝你，三好。你要記着，千萬不能接近那個女人，明白嗎？即使日後在我身上發生了甚麼不得了的事，也不要向那女人出手，絕對不要。」

自此，明石不再說甚麼。

不過，女人跟明石說「三個月後」那句話，卻清晰地在三好的腦海中，縈繞不去……

「她所說的『三個月後』，恰好就是今天。」三好說。

沉默支配了餐桌片刻。

「那叫瑪莉亞的女人擄走了明石先生？」旭子問。

「毫無根據。可是，三個月後的今天，社長正好失蹤，我不認為這是純屬偶然。」

「三好先生。」由利子說。「瑪莉亞是個怎樣的女人？」

「這個嘛……」三好想了一下。「像火一般……美麗、黑髮、黑瞳、紅唇……任何男人都會着迷、被吸引的那種。」

「你知道那女人的事嗎？」香子問。

「社長叫我忘記，但我放心不下，想盡辦法去調查。」



「何謂『巴特利家的詛咒』？」真由子問。「好像很有趣呢。」

「真由子。」由利子白她一眼。

不過，對於「詛咒」那個字眼，由利子也同樣在意。

5 約定

花了兩個多小時進晚餐後，由利子等人回到酒店。

一起用餐的三好也説：

「現在開車回法蘭克福不好，已經夜深了，而且我喝了酒。」

於是他在同一家酒店租了一個房間過夜。「我明天一早便會離開這裏，就此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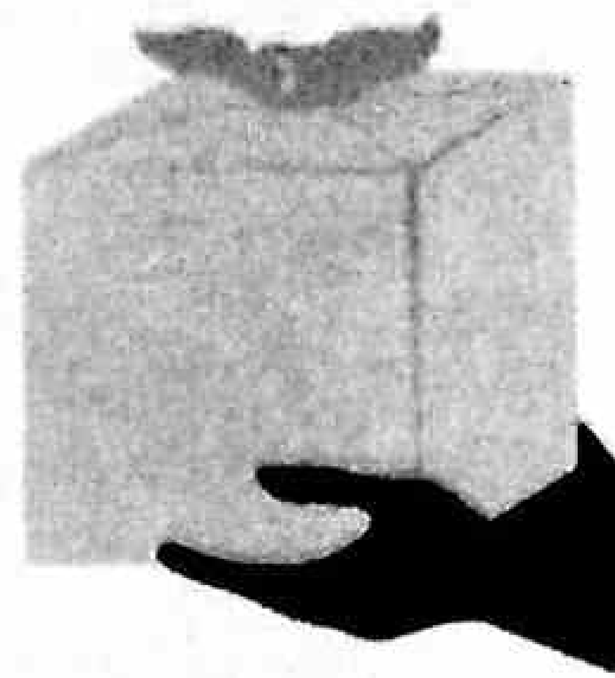
走進酒店玄關時，三好説。

「假如有明石先生的聯絡——」旭子欲言又止。

「嗯，無論如何，我都會向你們報告。」三好回答。

就在這時候。

「三好先生？」



傳來呼喚聲，一個女人從大堂的沙發站起來。

三好看到那女人，瞪大了眼。

「太太！」

由利子等人面面相覷。

「三好先生，你在這兒幹甚麼？」

「沒有……太太為何會來這兒？」

「我和外子約好在這兒碰面。」

「跟社長？在這兒？」

「對。三天前我收到電郵，他約我今晚7時來這酒店大堂。」那女人詫異地打量由利子她們。「——她們是？」

三好介紹香子後，她點頭致意。

「唷，是弘野先生的……我是明石幸男的妻子，阿忍。」

真由子馬上說：

「咦。那是分居中的……」

立即被由利子踹了一腳。

「——太太，其實到這刻為止，我們也聯絡不上社長，他從今天下午開始就全無音訊。」

聽了三好的話，明石忍苦笑。

「又來了？那個人真是，一定又是被哪個女人拐到哪兒，他想必已忘記跟我的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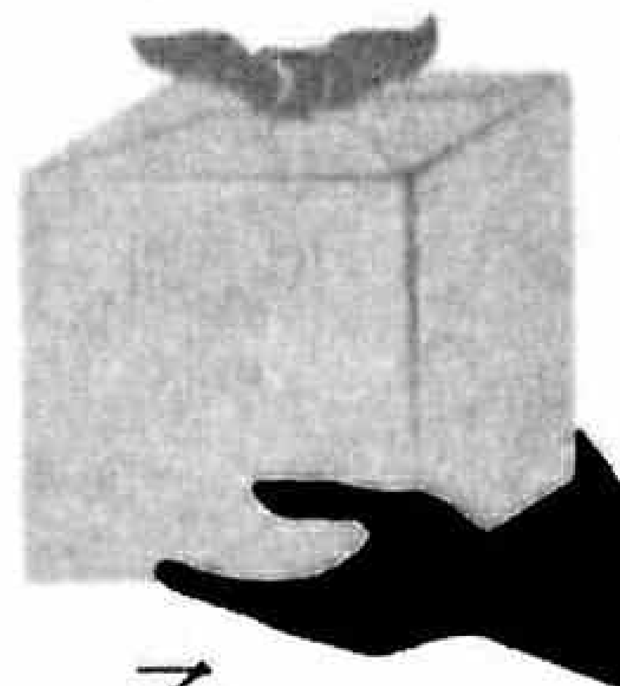
阿忍的說法叫旭子有點心痛。

「若是如此還好。」三好說。「太太，可以談一談嗎？」

「好，當然。反正他爽約，我一個人在市區逛逛便回去。」阿忍說。「那麼，到酒吧好了——各位，就此告辭。」

「再見……」

目送明石忍和三好走進酒吧，由利子說：「——她怎麼一幅若無其事的樣



子。」

——明石忍身上的名貴套裝十分適合她，顯得她雍容端莊。

「貌美而無情。」旭子噘嘴。「我不大喜歡她。」

「她還是人家的太太哦。」由利子說，被旭子狠狠一瞪。

「——無論如何，有點不自然呢。」香子說。

「明石先生為甚麼會把太太叫來？」由利子說。

「到底是不是明石先生本人發出的電郵也是疑問。」

「噢，是嗎。」

「況且，太太要從日本專程飛來德國，只單憑丈夫名義的電郵；至少該用電話確認一下……」

「說的也是。」

「可疑。」旭子盤起胳膊。「搞不好是太太綁架了明石先生。」

「綁架自己的老公幹甚麼？」由利子拍一下旭子的肩膀。「我了解你的心情，

今晚還是倒頭大睡吧。」

她催促大家。

旭子也明白自己不能再說甚麼，於是不情不願地回到房間……

在黑暗的房間，真由子說。

「——姐姐。」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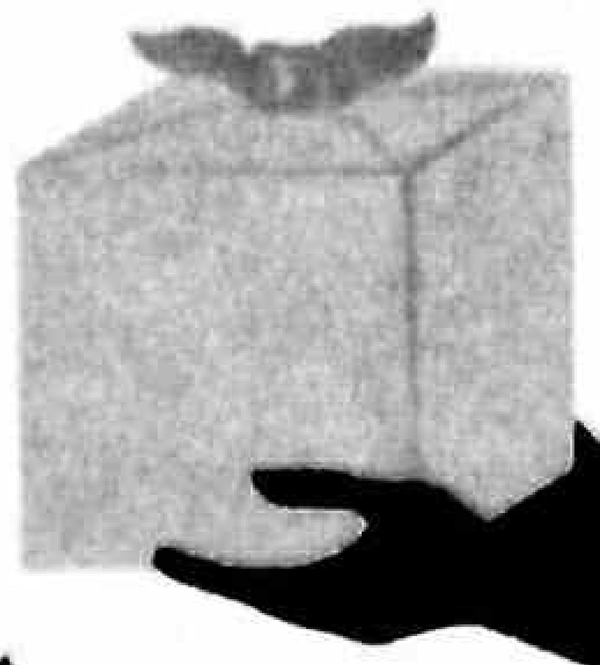
由利子還沒睡。

換作平時，二人一上床就幾乎同時睡着，現在之所以醒着，多少跟「時差」有關，但可能也跟今晚聽到的事有關。

「——那件事是真的嗎？」真由子說。

「關於三好先生說的『巴特利家的詛咒』？」

「還有那個『吸血伯爵夫人』……」



「大概是在相傳期間，變成誇張的故事吧？不過，可能因為不是太久以前，畢竟也有相當真實的部分，一定。」由利子說。「至少它不是現代，不會做那種荒誕的事，沒問題。」

「我明白……」

——伊莉莎白·巴特利。

綽號是「吸血伯爵夫人」，是個皮膚白皙的美女。

為了維持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她相信用少女的血淋浴是最好的方法，於是不斷地把村女們擄到城堡中，用她們的血淋浴，浸泡在被血充滿的浴槽。

最後謠言傳進當時掌權者的耳中，逮捕了伊莉莎白·巴特利，卻因她地位崇高而沒被判死罪。

或許判她死罪更是仁慈也說不定。

她一生被幽禁在完全沒有陽光照入的塔內，在黑暗中見不到自己日漸衰老的容貌，度過幾十年黑暗的歲月，直至死去。

「吸血伯爵夫人」在瀕死之際，在牆壁上用自己的血寫下了對背叛自己的男人的詛咒……

「——啊，討厭。」

真由子起身上洗手間。

正要上床時，聽見由利子睡着了的呼吸聲。

「真好，姐姐好安樂哩。」

真由子喃語着，準備爬上床。

歐洲的酒店，床位很高，對於身形矮細的真由子來說，很是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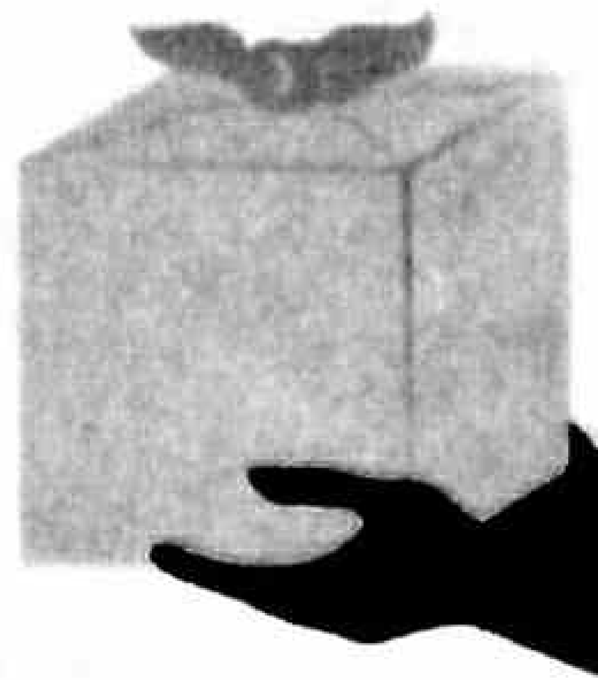
這時，外頭傳來日語對話。

「哪個房間呢？」

有人正從由利子和真由子的房門前面經過。

「這把聲……」

真由子悄悄走近門邊。



好像是明石忍的聲音。

「──往時那個房間呀。」

真由子悄悄打開一條門縫，窺看走廊，在隔壁兩個房間之外的門前，明石忍正把房間鑰匙拿出來。

「明天我要一早回法蘭克福。」說話的是三好。「不知還能不能見到太太……」

阿忍開了房門。

「起來後，我會在這個市鎮散散步，傍晚再到營業所。」

「那麼，恭候大駕。」

隔了一會，三好行禮。

「──那麼，晚安。」

「晚安。」

真由子悄悄關門。三好應該走過這道門的前面才是。

然而——三好的腳步聲在真由子她們的房間門前停住。
這時，傳來阿忍的聲音。
「三好先生，慢着。」
雖然真由子還是中學生，但她也察覺阿忍的聲調改變了。
三好折返阿忍的房間。
真由子又打開門縫來窺望。
「——太太，有事嗎？」三好問。
真由子懷疑自己的眼睛。
明石忍抱緊三好，和他熱吻。
「太太……」
「不要那樣叫我，我有名字哦。」
「忍……」
「進來——行吧？」



真由子見到阿忍挽住三好的手臂，強行把他拉進自己的房間。

「——嘿。」

真由子把門關上，只能這樣說。

對她來說，那情景稍微刺激了些……

6 火焰

「早安。」

由利子精神奕奕地走進酒店的餐廳。

早餐是自助式，接近一半的座位被日本旅客坐滿。

「早安。」

香子已經開始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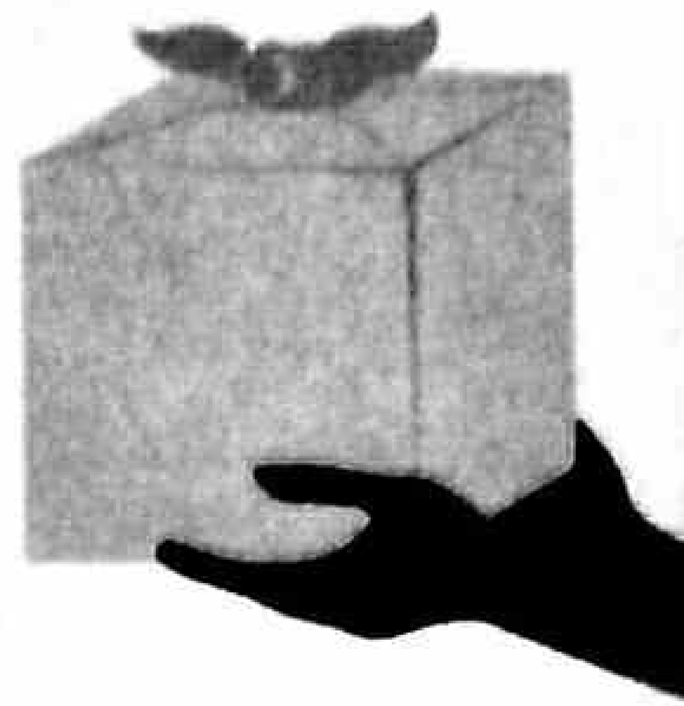
由利子和真由子一起來。

「真由子，你沒休息嗎？」香子問。「怎麼一臉睡眠不足的狀態。」

「昨晚睡得不好。」真由子拼命找藉口。「啊，我要紅茶。Tea, please.」

她吩咐女侍應。

旭子端着一碟煎蛋及火腿腌肉回來。



由利子二話不說，動身去取食物。
但真由子確實睡眠不足，不想動。
「——嗨，早安。」
明石忍發現她們，上前打招呼。她從早上就是端莊的套裝打扮。
「睡得好嗎？」她問。
「嗯，很好。」香子回答。
不過，真由子不想答腔，她只是飛快地看了阿忍一眼，移開視線。
過了一會，這回是三好先生。
「嗨，早。」
「咦？三好先生，你不是說今早便離開嗎？」由利子問。
「就是，我睡過頭了。」三好咧嘴一笑。「反正都是遲，好好吃頓早餐再回去。」
他假裝捲袖子給她們看。

「——睡過頭呀。」真由子唸唸有詞。「可不是嘛。」

「真由子，你在嘀嘀咕咕的說甚麼？」由利子好奇地問。「怎麼不去拿食物？」

「嗯，等一下好了。」

阿忍和三好在一起，她不願意跟他們談話。

戀愛是自由的，況且阿忍和丈夫亦已分居。

雖然明白……

「太太，早安。」

「早，不能睡懶覺哦。」

見到二人若無其事地交談，真由子有點不自在……

早餐後，由利子等人上街散步。

小小的市鎮，又沒有危險，心情也輕鬆。



「——這種感覺真好。」

旭子深呼吸。

「這裏有個古老的城堡，從那裏眺望的景色很美哦。」香子說。

「我們去吧！」

由利子加快步伐。

傳來汽車響號，回頭一看，鮮紅色的 BMW 駛過來。

「啊，三好先生。」旭子瞠目。

三好從駕駛位探臉出來，揮揮手。

「拜拜。」

由利子回禮，目送車子經過石板道揚塵而去。

「——好鮮艷的車。」旭子笑說。

「真的。」由利子也笑了。「他開那部車回公司呀。」

四人來到古城牆一帶。

頗高的地點，斜度和緩的森林和平野在眼底下開展，極為壯觀。

「嘩……」

四人一同揚聲，看得入迷。

「——那輛車。」旭子指示。

可以望見三好所開的鮮紅色 BMW ，在馬路飛馳的情形。

「真的。如果揮手，他會看見嗎？」

由利子大大地揮手。

「不可能，對方在開車哦。」旭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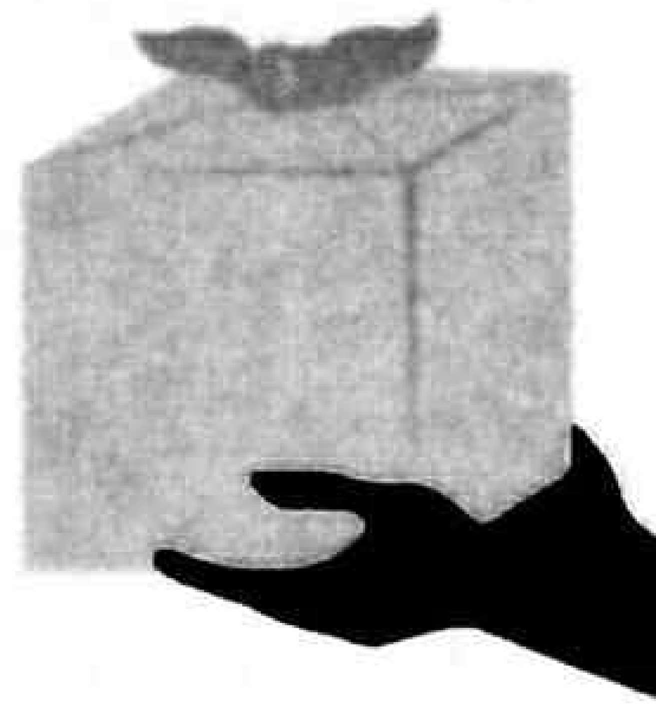
「可是——」

就在四人看着的一瞬間，那 BMW 突然爆炸。

黃色火焰包圍了車子，一下子噴出大量黑煙。

「轟隆」的爆炸聲傳來。

——四人佇立不動。



「立刻通知警方吧。」

香子回過神來。

「打一一零嗎？這裏不是日本哦。」

由利子也驚惶失措。

「回酒店拜託他們好了——應該有人通報了吧。」香子說。

「發生甚麼事呢？」

「不曉得……但那爆炸不可能是意外。」

「即是說……炸彈。」

「或許。」香子點點頭。

「——三好先生有機會獲救嗎？」真由子楞楞地說。

「大概不可能。」

香子快步走向酒店。

其餘三人也終於從驚嚇的場面清醒過來，追着香子……

回到酒店，酒店職員已經大騷動，忙着打電話。

「——看來不需要我們說甚麼。」香子說。

「發生甚麼事？」

馬克走過來。

「剛才有部車——」

由利子說明時，馬克嚇一跳。

「你看到爆炸呀？」

「對，我們一起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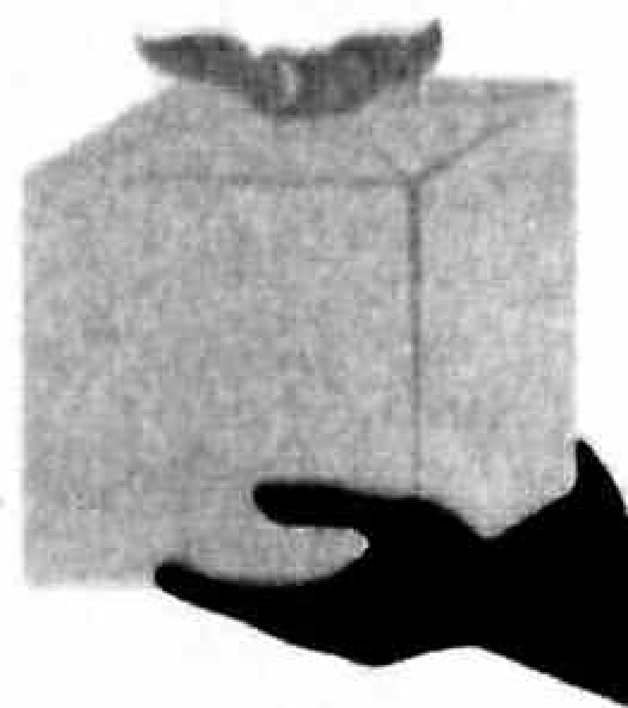
「那麼，略略跟警方說明一下會較好。」

「也是。不過……」

「明石先生的事暫時不要說，若是說了出來，你們就不能離開這兒。」

馬克的說法倒也合理。

「——甚麼事？」



明石忍從樓梯走下來。

「Madam.」

馬克說明內情。

「三好先生的車嗎？」阿忍反問。

「現在消防車好像正趕去。」

「不得了——希望三好先生能獲救吧。」

阿忍走向服務台，用英語要求甚麼。

「——她強得好像不會受打擊。」真由子說。

「三好先生只不過是她丈夫的部下，她沒有理由會為他感到悲傷。」

「可是，姐姐——」

「嗯？」

真由子沒有將三好和阿忍的事告訴任何人。

這是私隱問題。

「——沒甚麼。」真由子搖搖頭。

「事情不會就此結束。」

聽了香子的話，她們以認同的行動，沉默地點頭……



7 天鵝之城

在警局的落口供程序很快便結束。

雖然目擊了汽車爆炸事件發生，但因她們是從城牆上看到，並不能提供任何線索。

幸好，當傳譯的馬克把酒店經理一起帶去，向警方說明由利子她們的身份，似乎也有些許效果。

正午前，由利子她們得以坐車離開盧登堡市。

「——這事真令人在意呢。」在車上，真由子說。「那爆炸肯定不是意外。」

「不錯，在正常情況下，車子是不會以那種方式爆炸的。」香子說。

「難道跟那個詛咒有關？」

「但在『吸血伯爵夫人』時代，還沒有汽車哦。」由利子說。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現在只能透過 AK 物產，獲取警方的搜查結果和有關明石先生行蹤的消息。」

「不愧是弘野家的香子。」

聽過香子淡定的結語，由利子她們無不心悅誠服。

「——姐姐。」真由子說。

「肚餓了嗎？」

「不是。」真由子生氣地別過了臉。「沒事了。」

真由子原想將昨晚看到的事——三好先生和明石忍擁吻，然後親密地進了房間說出來。

卻忽然改變初衷。

因為那終究是三好先生和明石忍之間的私事，不應該張揚。

由利子又對窗外的風景着了迷，完全忘了剛才真由子欲言又止的舉動。

「——馬上就到諾伊舒班舒坦城了。」馬克說。



「噢，海報上的城堡呀。」由利子說。
可稱為德國地標的「新天鵝堡」，在海報或月曆上經常看到。
車子徐徐駛進無邊的草原。
「——不過，建造那城堡的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卻在城堡尚未竣工前，神秘地於附近的施塔恩貝格湖（Lake Starnberg）溺斃。」旭子說。
「城堡總擺脫不了死亡和陰謀的糾纏。」香子說。
「那座巴特利城堡在哪兒？」由利子問。
「我也不清楚，大概是在歐洲東部，至少不是在附近。」
「那麼我便安心了。」由利子如釋重負。
她並不討厭冒險，可是最怕詛咒、鬼怪的事。
她有預感，不用多久又會被捲入某種危險裏。
在和煦的陽光下，車子繼續於恬然悠閒的田園中前行。
由利子被這股大自然的寧謐薰染而打盹——

車子「咯噠」搖晃着，她醒過來。

「——怎麼了？」她立時左顧右盼，香子、旭子和真由子好像都睡着了，同樣搖搖頭，讓頭腦清醒過來。

「到外面做個深呼吸吧。」馬克微笑說。

「在這原野的正中央？」

「來吧。」香子催促。

道路穿過了廣闊的草原，車子則停在分叉的小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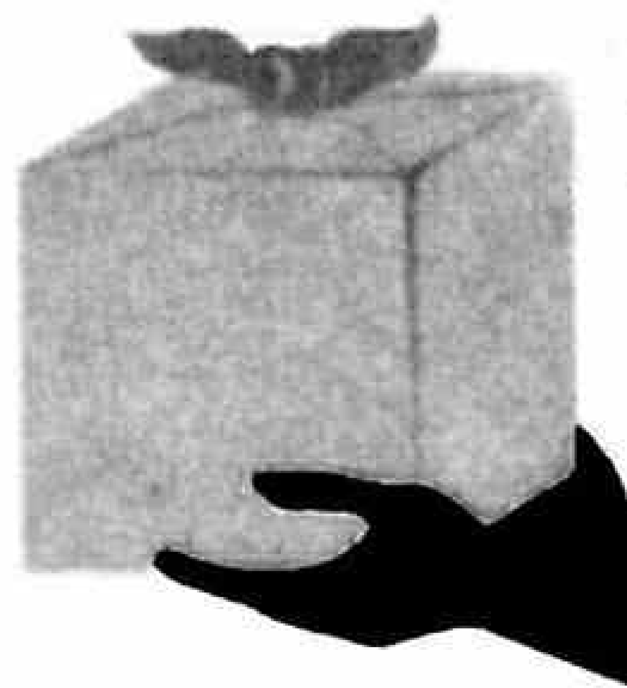
下車後用力吸入冷颼颼的空氣，精神確實為之一振，全身像是甦醒了。

「——姐姐。」真由子捅捅由利子。

「甚麼？」

「那個。」

沿着真由子所指的方向放眼一望——遙遠的山腰，有一座彷如浮在雲中的米白色城堡。



「——那不是……海市蜃樓吧。」旭子驚嘆。

在照片上看慣了的城堡，一旦如實地呈現眼前，它的美麗令人屏息。

所謂的「浪漫城堡」就是這樣。

從這距離遙望，已感氣勢銳不可擋；倘若來到它的跟前，會否讚嘆至心跳停頓呢！

「那麼壯麗的城堡竟然於山上興建……」

真由子驚訝不已。

然後赫然回過了神，不停嚷着：

「拍照！拍照！」

她跑回車上。

於是，眾人以「新天鵝堡」為背景，互相拍了許多紀念照……

「——差不多了。」香子說。「要抵達那城堡，必須經過相當長的路呢。」

「徒步嗎？」

「有馬車接載。」

聽了這句話，由利子鬆一口氣。

「——由利子。」旭子正要上車之際。「那是不是……馬？」

有個黑影從草原那邊接近。

香子挺身走進草原。

「有人騎在馬上，向這邊跑來。」

黑馬濺開野草奔馳而至，可以看得到騎馬的是一個女人；她的黑髮在風中飛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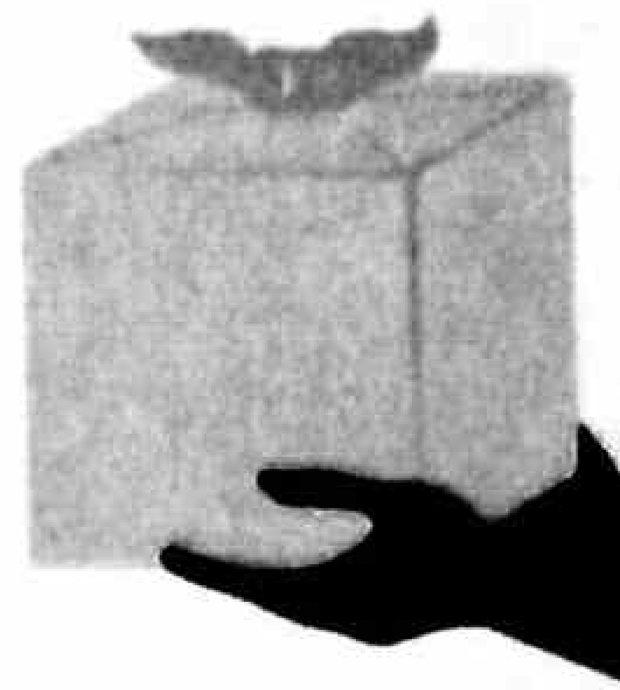
「她……不可能是……」由利子說。

「看來是瑪莉亞．巴特利。」

「可是……為甚麼她會在這裏出現？」

「不曉得……」

馬蹄發出的踢噠聲越發接近。



「她肯定不是幽靈。」香子說。

往由利子她們的方向直奔的黑馬，在前面不遠處放慢步伐，距離數米之外停了下來。

「——日本人？」女人用英語問。

「是的。」香子以英語回答。

「若弄錯了對象，請多多見諒。請問你們是否認識明石幸男？」

「不錯。你是瑪莉亞．巴特利小姐？」

「你知道我的事？」

「從三好先生口中得知。」

「噢，那年輕人呀。」瑪莉亞．巴特利微笑。

確實，在這種地方騎馬到處跑，或許稱不上「普通」；然而眼前的她，並沒有三好所說「可怕的女人」的印象，甚至令人覺得氣質高雅。

「我受明石先生委託。」瑪莉亞．巴特利說。「邀請你們到我的城堡來。」

「明石先生？他現在在你的城堡嗎？」

「不是。不過，我收到他的聯絡，希望我務必邀請你們。」

「嗯——對不起，因我們是休假的旅行，所以早已計劃了要遊覽的地方。」

「不會花很多時間。相信你們今晚會在附近留宿一晚吧？不如到我的城堡來，當是預訂的酒店住一晚。明天再按照你們原來的行程繼續到處觀光，你們認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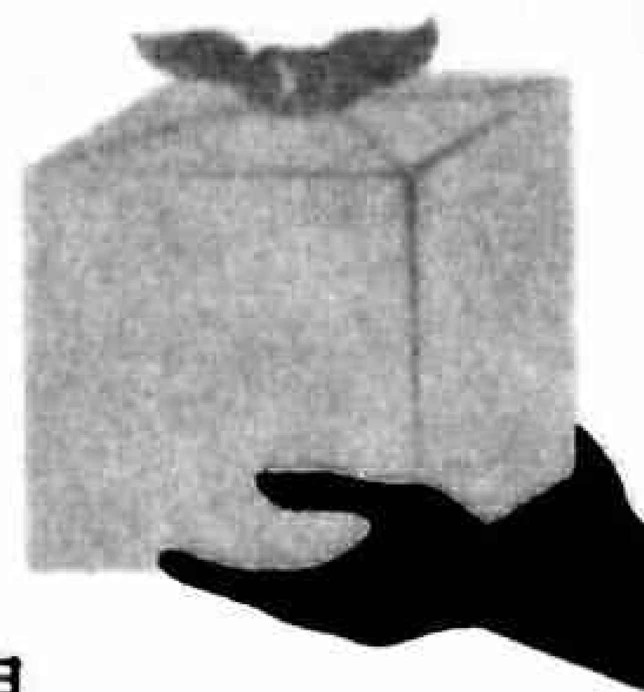
「你的城堡在附近嗎？」

「距離這裏約5公里。」瑪莉亞瞄一下背後的深沉森林。「或許你們也知道，巴特利城還要從這裏往東走，但已經成為廢墟；現在的城堡很小，除了德國，我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也有城堡。」

「可以給我們商量一下嗎？請稍候。」

香子説着，把剛才的對話傳譯給由利子她們聽。

「沒關係嗎？」真由子楚楚可憐地説。「我可不願意被她抽乾身上的血。」



「現在已是廿一世紀了，怎會還有這種事。」由利子苦笑。「旭子，你怎麼想？」

「我……都可以。」

「你擔心明石先生的事吧。」

「是的……不過，明石先生說不要接近那個女人，現在卻叫她招待我們，不是很奇怪麼？」

「的確如此。」香子說。「那件事畢竟是三好先生的片面之詞，該不該照單全收、完全相信？」

「啊，對呀。」由利子點點頭。「那麼……我們不能丟下謎團一走了之！」

「姐姐。」

「甚麼事？」

「被她吸血時，姐姐要代我一併犧牲。」

真由子好像相當認真。

香子把答應招待之決定轉達，瑪莉亞嫣然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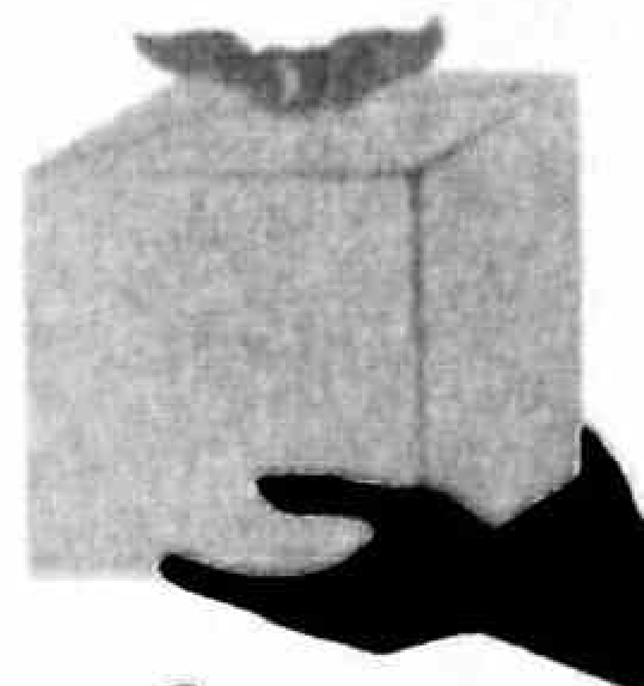
「那麼，晚餐時間過來吧；這是地圖，請交給司機。」

她給香子一張字條。

「萬分期待。」

「恭候你們大駕。」

說畢，瑪莉亞．巴特利再次策馬飛奔，消失在草原另一方……



8 觀光客

去到諾伊舒班舒坦城門口，有馬車接送，不過城堡裏當然沒有升降機這現代產物。

在裏頭參觀，需要頻上頻落，雖然還是年輕少女，但由利子她們已有點疲倦。

坐馬車下山時，山腳下的酒店毗鄰而建。

她們原訂了一間酒店入住的，香子說：

「不曉得還有甚麼變數。我們別退房，先把不用的行李放在房間。」

「真浪費。」真由子扺着嘴兒。

不過，始終是由弘野家付賬。

即使如何不願意，也得依照香子所說的去做，先登記入住，然後往酒店大堂

集合，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這種時候，性急的由利子行動最快。

「我去沖一下花灑浴。」真由子卻說。

由利子知道，她至少要花一小時。

「我先去咖啡座好了。」

她對浴室裏的真由子說了一聲，便離開房間。

——乘升降機到大堂時，旭子和香子還未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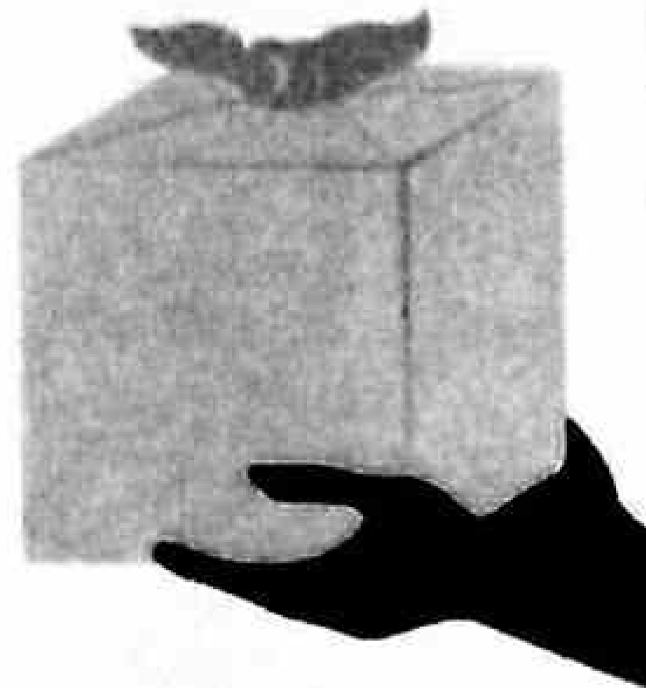
由利子一個人信步而行，走向店鋪並排的通道上。

最寬敞的是禮品店，裏頭擠滿了一眼就看出是日本人的顧客。

價格標籤上也寫上日文。

「歡迎光臨。」

聽見標準的日語，回頭一看，在收銀處的是一位日本青年；他滿頭大汗地跟排成隊伍的日本大嬸應對。



由利子也想給朋友們買點手信，但是還要去別處，不在這兒買也沒關係。不過，正當她隨意瀏覽架子時，排隊付錢的大嬸們發出尖叫聲。

「哎，集合時間到了！」

「可不是！趕快替我包起來！」

有人焦急地嚷着。

那名日本青年拼命打着收銀機上的按鍵，然而那些大嬸明明趕時間，卻還吩咐這個那個。

「個別放進袋子啊。」

「再包得漂亮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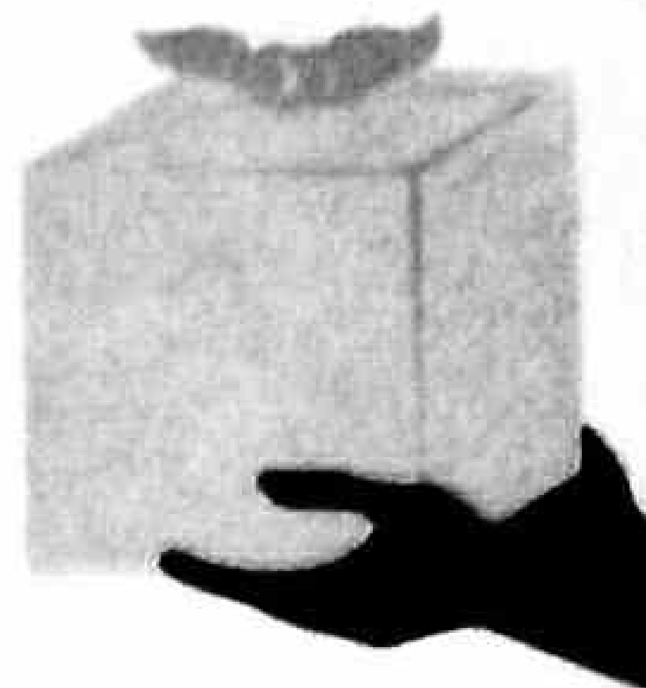
在歐洲，商品通常不會逐個逐個包裝，而是全放進一個袋裏。

只有日本例外。

由利子覺得不必多管閒事，卻無法坐視不理。

「如果趕時間，其他收銀台很空哦。」由利子不屑地說。

日本青年排長龍，德國店員卻很空閒。
正在排隊的大嬸狠狠瞪住由利子，反駁說：
「我們要排哪裏是我們的自由吧！」
由利子這回佛都有火。
「若是那樣，便不要抱怨說人家動作慢、個別分開袋啦……而且你們已經逗留德國數天，怎麼其他時間不買手信？」
「你說甚麼？臭丫頭！」
漲紅了臉的大嬸逼近由利子。
「我有說錯嗎？」由利子亦不甘示弱。
「你的說話方式——」
她們正欲亂鬥的時候。
「請稍候。」香子心平氣和地走進來。「在公共場所，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哦。」



突然出現一個步調完全不同的女孩，大嬸們也嚇得呆了。

「我用英語和德語幫忙翻譯好了。趕時間的人，請到這邊的收銀台排隊。」

聽了香子的話，排隊的三分之二日本人到其他收銀台，香子逐個逐個解說。

「可以全部放在一起嗎？只拿小袋子，事後自己分配擺放，那就不會弄錯了。」

「嗯，也是。那就可以了。」

香子做傳譯，收銀進行順利。

不消數分鐘，同一旅行團的大嬸們付過賬，往集合地點飛奔而去。

「香子，對不起啦。」由利子說。「我忍不住嘛。」

「明白，契姐沒有錯。」香子溫和地微笑。

「——多謝。」收銀工作告一段落，那名日本青年走出來。「幸好有你們襄助。」

「不用客氣。」香子致意。「我去找旭子。」

她走出禮品店。

「——你們是高中生嗎？」那青年問。

「對，高二。我叫矢吹由利子。」

「我是久保亮平——謝謝你的仗義執言，我很高興。」

「不敢當……」由利子有點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簾。「你也是——學生？」

「大致是的。」久保亮平苦笑。「我本來是學音樂，為了賺生活費，所以在這裏做兼職。」

「嘩，音樂家？」

「是尚未有名氣的小鋼琴家，可能就這樣寂寂無聞地結束。」

「不會的，加油啊！」

「謝謝。」久保說。「你們請假來玩的嗎？」

「集體離家出走。」由利子說。「那是騙你的。」

「沒有高中生會離家出走到德國來。」



「其實是以研修旅行為名，是剛才那位叫香子的女生的家招待我們。」

「她叫香子？果然很有千金小姐風範。」

「我們是好朋友——啊，現在跟香子一起的女孩也是。」

旭子和香子正走過來。

「你知道附近有個城堡，住了一位名叫瑪莉亞．巴特利的女人嗎？」由利子順道問一下。

笑容突然從久保的臉上消失。

9　忠告

「那麼，你們知道『巴特利家的詛咒』囉。」久保亮平說。

在酒店咖啡室，久保和由利子她們一起喝咖啡。

沐浴中的真由子還未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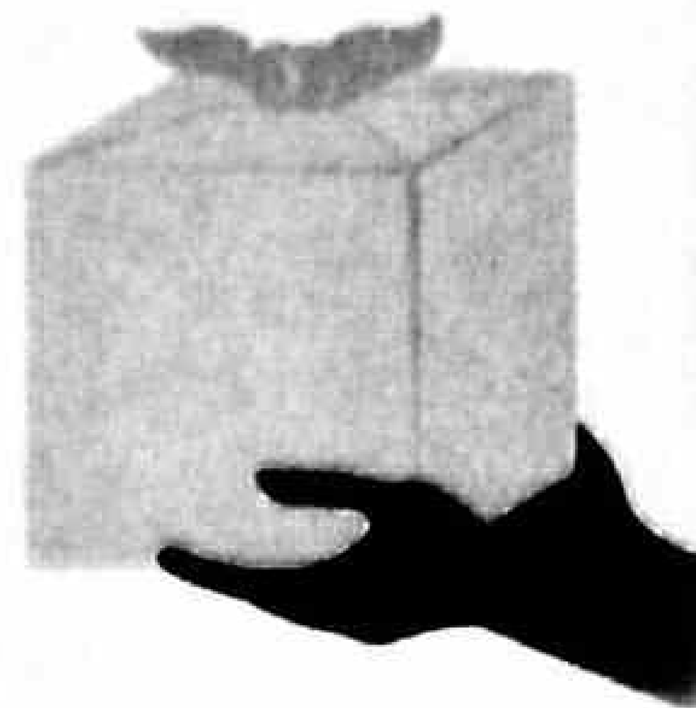
「那是幾百年前的事吧。」旭子說。

「不……若是在歐洲生活，你們便會知道幾百年也像是最近似的。」久保微笑。「這一帶的餐廳，大都開業三百年，公寓亦有一百年歷史——那種事司空見慣。」

「換句話說，『巴特利家的詛咒』並沒有過去。」香子說。

「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不過，我覺得你們還是不要去那個城堡。」

「看來有甚麼隱情。」



「其實……」久保有點遲疑。「我有個朋友，在那個城堡消失了。」

「這麼說……」

「對我們音樂系留學生來說，受委託在私人派對上演奏，乃是相當不錯的兼職。」久保說，表情有點嚴肅。「去年這個時候——在我上的音樂學院，接到了『鋼琴與弦樂合奏』的兼職工作，地點是巴特利城堡大廳，等於是派對的伴奏。」

他開始娓娓道來。

「兼職薪酬跟其他類似的工作相比好得多，我不是自己去應徵的，而是一名拉奏小提琴的中國留學生，他跟我說：『沒有鋼琴就不能成事。』」

「好像坐上了時光機呢。」負責小提琴部分的雲覺得好好玩。「以這種裝扮來演奏還是第一次。」

說實話，假如知道是像中世紀的貴族穿上有喱士裝飾及褶皺邊的衣裳，戴上銀色假髮來演奏，久保可能會拒絕。

可是，既然來到了巴特利城堡，如果現在才回去，便找不到頂替的鋼琴師。

「辛苦了，穿這些衣裳吧。」

統籌派對的是一名體格健壯的女性，她也穿上了古代的城堡女僕服裝。

「這個？」

大家無言互相對望，不過，事到如今總不能說不幹，於是不情不願地更衣。

彈鋼琴的是久保；拉小提琴的是雲；還有德籍女生漢娜，以及負責演奏大提琴的匈牙利男生亞當，一共四人。

「嘩，好像公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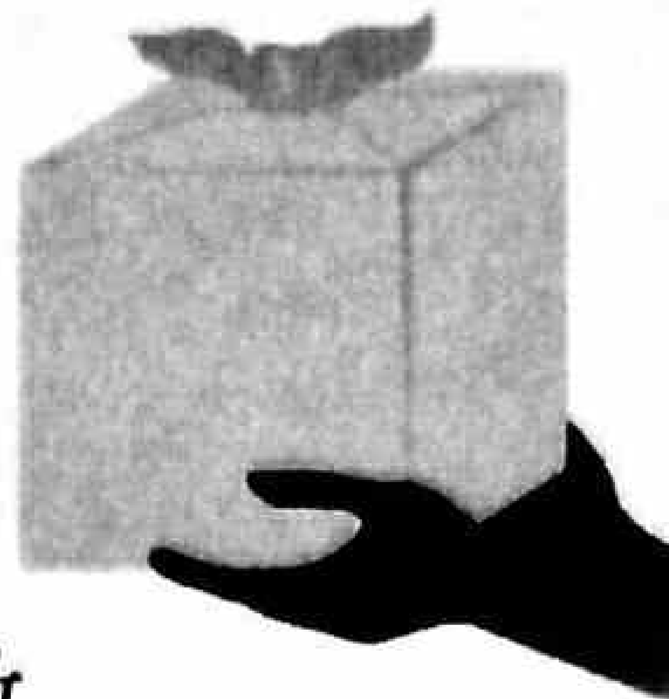
漢娜喜不自禁，而三名男生怎麼看也不相稱。

「算了，反正誰也不會留意。」雲說。

更衣過後，四人被帶去舉行派對的大廳。

「——真厲害。」

四人頓時停步。



比想像中更大、更豪華的大廳，水晶吊燈的光輝耀眼奪目。聚集在此的人數，少說也有兩三百人。

「化妝舞會嗎？」

就如雲所說，派對客人也像兩三百年前的貴族，穿上莫札特或巴哈時代服裝，而且還戴上假髮。

女士們則是寬寬大大的長裙晚禮服，胸前全以燦爛奪目的寶石為裝飾。

「——今時今日，還有人以那種打扮出席派對呀。」久保忍不住說。

「總之，開始吧。」

雲把樂器拿出來。

他們事先拿到了樂譜，被吩咐說「先練好這些樂曲」。

大部分是旋律單調的舞曲，憑久保他們的實力，即使第一次接觸也能演奏；奇怪的是，每一首曲調都是前所未見。

開始演奏時，賓客們各自找到舞伴跳起舞來。

典雅、充滿貴族風味的舞步。

——鋼琴純以拍子作伴，久保一面彈，一面偷望舞池中的賓客。予人某種奇妙印象的男男女女。

不光是古風的衣着，連臉部也化了濃濃的妝，男士們塗得出奇地白。

越看越覺得嘔心，於是他集中精神在樂譜上。

演奏了好幾首，有休息的訊號。

「——辛苦了。」女僕打扮的女性把久保他們帶去另外一個房間。「請在這裏用餐，待會再叫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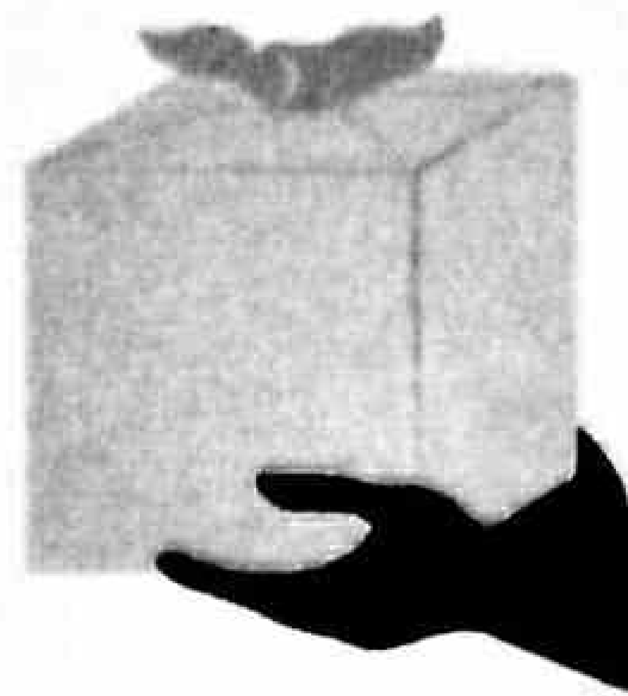
說畢，她出去了。

「你們看，好豐富的食物。」雲不由得嚷出來。

的確，跟派對的菜色和種類相比，桌面上的食物真是少有。

連葡萄酒也齊備。

他們四個開始用餐。



「現在也有人過這種生活呀。」漢娜說。

「真是奢侈。」久保回答。

這時，房門打開，一個身穿鮮紅色晚裝的女人走進來。

「對不起，打擾了。」那女人說。

說實話，久保並不覺得那女人美艷得不可方物；但她的黑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熱情澎湃。

「我是這個城堡的主人瑪莉亞．巴特利。」那女人以德語說。「你今晚特地前來，我十分感謝。」

「不用客氣。」雲彬彬有禮地回應。

「你們的演奏相當出色，被邀的賓客對你們讚賞不絕。」

「不敢當。」

「大家都說你們年輕，而且不是地道人，卻能把樂曲的神韻完全演繹出來，確是難得。」瑪莉亞．巴特利微笑。「休息過後，還要拜託你們。」

「遵命，夫人。」雲說。「只是……」

「甚麼呢？——噢，若是酬勞，我會給你們原初講定的一倍。」

對於久保他們來說，真是求之不得。

「萬分抱歉。」瑪莉亞．巴特利說。「今晚的賓客們喜歡玩至夜深。派對結束時，可能過了半夜。沒關係吧？」

「不要緊。」

「那麼，謝謝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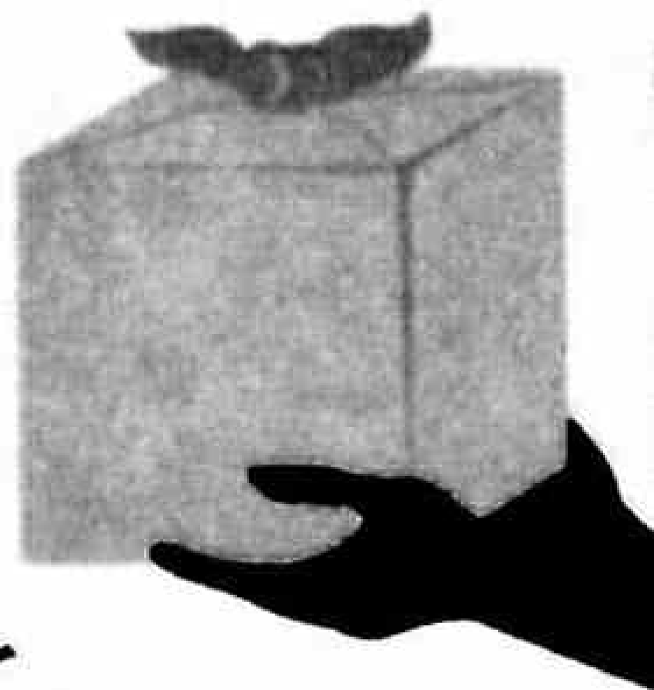
瑪莉亞．巴特利輕輕致意，準備離開。

「嗯……」久保喊住她。「今天所演奏的樂譜，幾乎從未過見，請問是誰作的曲？」

瑪莉亞回頭。

「作曲者不詳，這些樂譜很久前就收藏在城堡的音樂室。」

「明白了——這兒有音樂室嗎？」



「嗯，擺放各種舊樂器，若你們有興趣，我可以帶路，只是今天大概沒時間了。」

「當然。」

「那麼。」瑪莉亞．巴特利打開房門。「請別擅自在這城堡亂走，因為城堡內部建造得十分複雜，不容易找，萬一迷了路就回不去原來的地方。」

瑪莉亞．巴特利半帶玩笑，語調卻很認真。

「明白。」雲說。

瑪莉亞．巴特利走開後，久保如釋重負。

「好有威嚴呢。」漢娜說。「啊，這葡萄酒真香醇，可是喝太多就不能演奏！」

「忍耐一下吧。如果覺得可惜，喝不完帶回去便行。」雲說。「——喂，亞當，怎麼了？」

匈牙利的大提琴手亞當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喂，亞當！」

被人拍肩膀時，他赫然。

「就是她！」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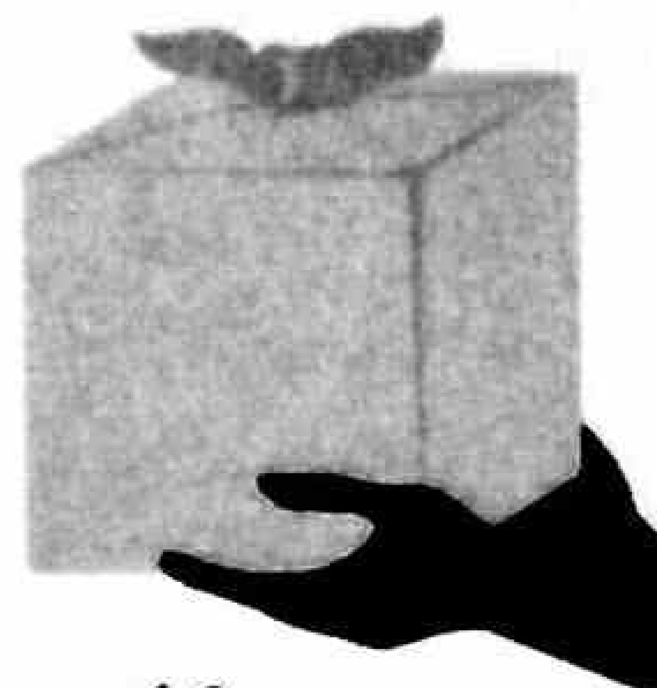
「你說的是……」

「瑪莉亞．巴特利啊！太美了！」

其後他用匈牙利語說個不休，久保完全聽不懂。只是覺得他對「美人」的感覺和亞當大有不同。

「來，快吃！」

聽了雲的話，四人又再專心地填肚子……



10 是非黑白

「結果——」久保說。「那天派對結束後已是半夜。我們也不知從何處來的勁兒，一味地演奏，完全沒有倦意。」

由利子她們一言不發地聆聽。

「然後，派對結束時，疲倦卻一下子襲來，大家睏得要死。女主人吩咐道：『今晚留在這裏過夜吧。』大家都鬆一口氣。」

隔了一會，久保說：

「——第二天醒來時，已接近中午。城堡裏空無一人——桌上擺着三人份的兼職薪金。」

「三人份？」由利子說。

「我們不見亞當蹤影，大提琴也失蹤。我們以為亞當把自己的兼職薪金拿走，

先行離去，然後便三人離開城堡……」久保搖搖頭。「可是，此後我們再也見不到亞當。」

「他沒回去？」

「第二天知道亞當沒有回來，我們很是擔心。於是我和雲回去城堡找找看。但瑪莉亞・巴特利卻去了外國，留守看門的老人家甚麼也不知道——我們請警方協助搜索城堡內部，但甚麼也找不到。」

「——從此消失？」旭子問。

「嗯。警察說亞當大概回了故鄉，不肯受理。其後我們也去城堡看過，但她不肯接見我們，事件就這樣告一段落。」

由利子等人對望一眼。久保自顧嘆息。

「你們不要接近那城堡，我不說其他，拒絕她的邀請吧。」久保說着，站起來。「啊，我得回店工作——再見。」



風。

「所以，不是說了！」真由子盤起胳膊，生氣地說。「我說不要去的好！」

「可是，既然接受了邀請……」一旦決定了的事就不想改變，乃是由利子的作風。

「如果姐姐失蹤了，我馬上收拾細軟回家！」

「你們冷靜點。」香子安慰二人。

——現在，四人聚集在由利子姊妹的房間，商量要怎麼辦。

真由子從她們口中聽說久保所說的一切，堅決地反對。

「當然，即使拒絕邀請，也不算太過失禮；第一，這邀請本身來得太過突然，而且我們素未謀面，各不相識。」香子說。

「對呀！」真由子點點頭。

「不過——在久保的談話之中，我還有點不明白。」

「甚麼？」由利子問。

「請稍等。我剛才打過電話，我想很快便會有回音。」

「那麼……拒絕邀請嗎？」

「問題就在這裏。即使拒絕了，繼續留在這間酒店，我覺得也不一定安全。」

「甚麼意思？」

正當旭子發問的時候，房間電話響起。

「我來接。」香子馬上接聽。「——Yes, Yes —— Please.」

香子放下話筒。

「現在有客人來。」她說。

過了一會，傳來叩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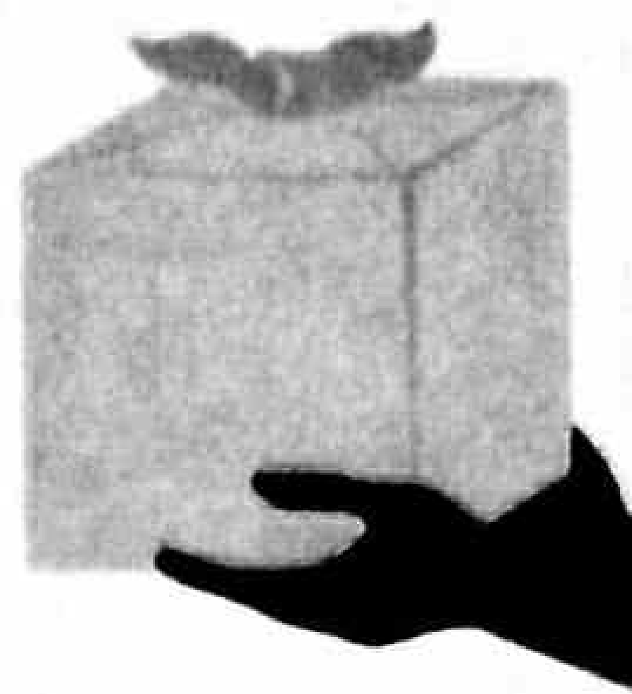
香子開門，一名金髮的年輕少女站在門外，肩上掛着小提琴盒。

香子用英語和對方談起來，然後傳譯給由利子她們。

「這是漢娜小姐，曾跟久保先生一起去城堡演奏。」

香子把從久保聽來的故事告訴漢娜。

「是否跟他所說一樣？」她反問。



漢娜用認真的表情聽香子把話説完，然後説：

「久保真是這樣説？」

「是的。」

漢娜搖搖頭。

「不是，最重要地方不同。」

「那裏不同？」

「我們在城堡見到瑪莉亞·巴特利是事實，包括在那裏投宿；只是對瑪莉亞·巴特利一眼就着迷的並非亞當，而是久保。」

由利子和旭子啞然。

「亞當現在不在音樂學院亦是事實；不過跟城堡無關，他因家裏有事已回匈牙利。」

「那麼，他不是在城堡失蹤。」

「不是的。」漢娜搖頭。「在城堡失蹤的是久保哦。」

「久保先生？」

「當時我們有過大騷動，到處尋找，可是怎樣也找不着——三個月後，久保突然回來。」

「他說了甚麼？」

「甚麼也沒說。問他去了甚麼地方，做了甚麼，他隻字不提，然後退學。沒想到他到了這間酒店工作……」

「你不知道嗎？」

「毫不知情，我以為他早已回去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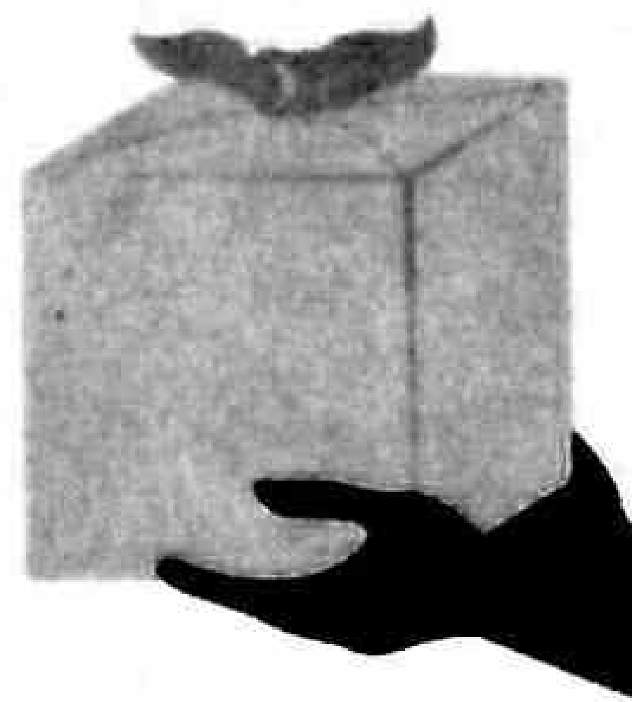
漢娜的說法，連香子也意想不到。

「——多謝。」

香子向漢娜禮貌地道謝。

「別客氣。你們要去巴特利城堡嗎？」

「是，我們受到邀請……」



「假如去了，不妨前往音樂室參觀。」

「那裏有甚麼呢？」

「這個嘛，瑪莉亞．巴特利小姐一定會說得明白。」

「漢娜小姐，你對瑪莉亞．巴特利有甚麼看法？」

「——她有點特別，卻不是壞人。我見過她數次。」

「在那次派對之後也見過面？」

「三次左右吧，也是為了派對而受委託去演奏，當然鋼琴由別人頂上，我和雲常去拜訪哦。」

「謝謝。」

香子把漢娜送走後，回來對眾人說：「——不曉得誰是誰非。」

「我們該怎麼辦？」

由利子也投降似的態度。

「我向音樂學院查詢過，漢娜的說法好像較真確。」

「香子，你連那個也調查了？」

「倘若久保先生沒說出真相，為何他不希望我們去城堡呢？」旭子問。

「問題就在這裏。」香子沉思。



11 往城堡

「應該去、不應該去……」

苦惱的四人幫。

明確地主張「不去！」的只有真由子。

其餘三個有程度之差，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

這時候，通常有領袖風範的香子，也懊惱地說：

「若只有我一個，無論遇到甚麼事都能保護自己，但加上三位，我便沒有這份自信……」

這時有電話進來，香子接聽。

「Ja —— Ja, Danke（是——是，謝謝）。」她放下聽筒。「我們已沒有時間猶豫了。」

「為甚麼？」

「城堡已派車來接我們。」

四人面面相覷。

「硬着頭皮去好了！」由利子伸個懶腰。

「服裝方面……」

「對方也有交代，到城堡後，可自由挑選自己喜歡的衣服。」

聽到那句話，真由子的眼睛發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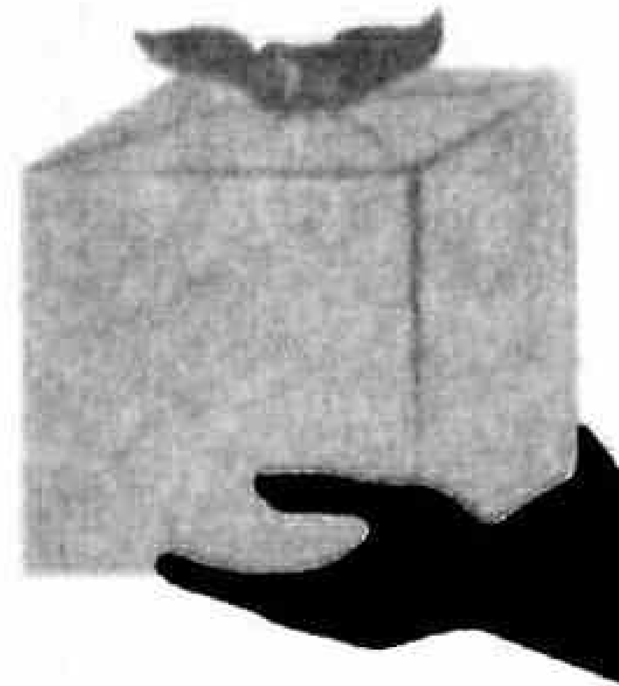
「有怎樣的衣服呢？可以穿回家麼？」

「不可能吧，厚臉皮。」由利子責備她。

「走吧！可能可以穿上非常漂亮的禮服哦。」

「怎麼突然改變主意。」由利子苦笑。「總之，出發吧。」

「就這麼決定。」香子說。「不過，我請他們轉告說要給我們二十分鐘準備，那段時間，先到下面的大堂集合。」



由利子想，香子要在那二十分鐘做甚麼呢？當務之急是自己先做好準備。這次輪到真由子大騷鬧。

「哎，穿甚麼去城堡呀？」

「只要不是穿睡衣便行了。」由利子沒好氣地回敬她一句……

那確實是「前來迎接的車」……

「不會吧。」由利子說。

載着她們四個前往瑪莉亞．巴特利城堡竟是一輛雙駕馬車。

「唔，很有氣派呢。」

旭子對這種接載方式深感興趣，很是歡喜。

「說的也是……」由利子有點不安。「但那個駕馬車的人……」

他好像那種出現在吸血鬼電影般默不作聲，有點可怕的男人。

「他不懂日語，當然沉默不言。」

香子說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

——黃昏。

在開闊田園風景中的路上，馬車和緩地往上行，進入深沉的森林。

突然入夜的樣子。

微弱的餘暉也被森林切斷，四周黑暗一片。

馬車加快速度，乘勢走上斜道。

「——太陽下山後，棺材蓋子打開，從睡眠中醒來的吸血鬼，一個接一個地爬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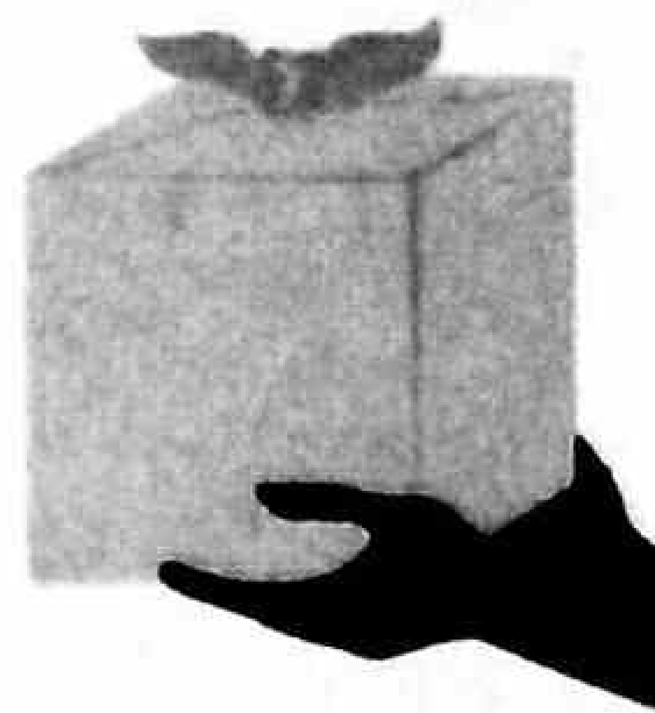
旭子用演話劇的調子說。

「不要嘛，旭子。」

由利子蹙一蹙眉。

「你害怕嗎？」

「不是的……感覺不太舒服。」



「城堡在望。」香子說。

從馬車的窗口望出去，烏雲密布的天空裏，遠望似是有一黑色剪影的城堡聳立着。

「這城堡……」真由子說。「比迪士尼樂園更厲害。」

馬車喘着氣上到陡峭的斜坡，很快就抵達城門。

吊橋發出嗞嘎嗞嘎聲慢慢降下。

馬車度過吊橋，駛進城堡前庭。

正面的門扉開啟。

「歡迎。」瑪莉亞．巴特利用英語說着走出來。「歡迎大駕光臨。」

「多謝你的招待。」香子說。

在瑪莉亞．巴特利的催促下，一行人走進城堡中。

跟古老的外觀不同的，是裏面重新裝修，水晶吊燈也換上了現代的燈泡。

「明石先生會來嗎？」香子問。

「剛剛接到聯絡，他今晚很晚才到。」瑪莉亞．巴特利回答。「他要我轉告大家，請慢慢參觀，好好休息。」

「是嗎？」

「那麼，請到服裝間——今晚務必要穿上與這城堡相稱的衣飾，盡情體驗古代貴族的生活。」

四人被帶去一個不妨稱作「倉庫」的大房，內裏擺滿了琳瑯滿目的華麗禮服。

「各種尺碼也有，請挑選自己喜歡的——那邊是試衣和更衣室，請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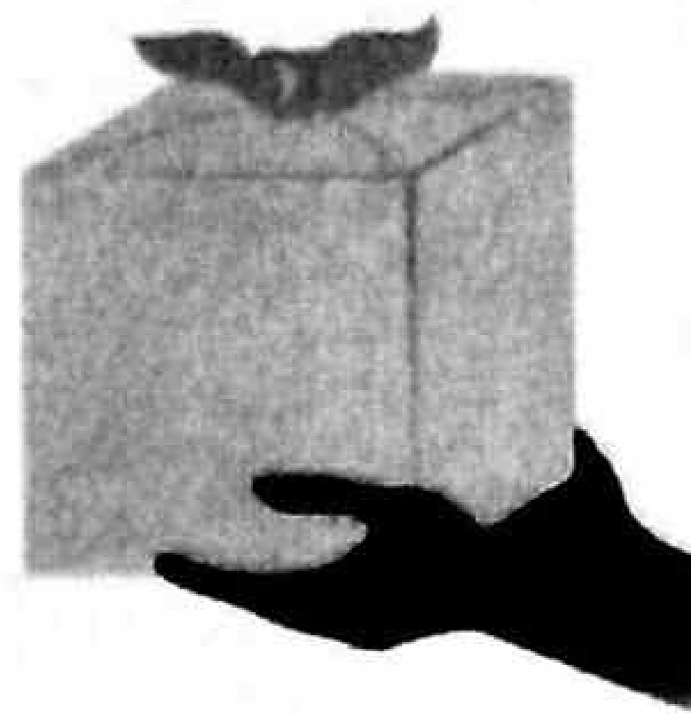
說畢，瑪莉亞．巴特利離開。

「——沒辦法。」香子說。「先挑選衣服。」

「我要不顧一切地扮得可愛些！」

真由子早已飄飄然。

「隨你喜歡。」由利子嘆息。



由利子不太喜歡這類禮服，她知道自己不合適。

「那個呀……要像香子那樣的千金小姐才會穿得好看。」

由利子咕咕噥噥地，設法挑選簡單一點的裙子。

「——這件可以吧。」

她挑了一件，打開一道試衣室的門。

跟百貨公司常見的「試衣室」沒有太大分別，它之所以予人特別寬敞，大抵是因裙襬可以自由地展開。

正面和左邊牆壁上有大鏡子，不知何故，看到自己的姿影總覺得不好意思。

總之，她先把自己穿來的連身裙脱掉，掛在旁邊的衣架。

然後發出「嘿！」的聲音（若不這麼做，她會因為難為情而不敢穿上去），從頭上把挑來的禮服罩下。

探出頭來呼一口氣，看看鏡子。

「嗯……蠻不錯。」她喃喃自語。「沒有甚麼大不了。」

她面向鏡子，擺出各種甫士……

「還需要搭配鞋子和手袋。」

她歪歪脖子。

可是，衣服就像度身訂做的合身，有點不安。

「——背部扣不起來。」

必須有人幫忙……

由利子打開試衣室的門。

就在這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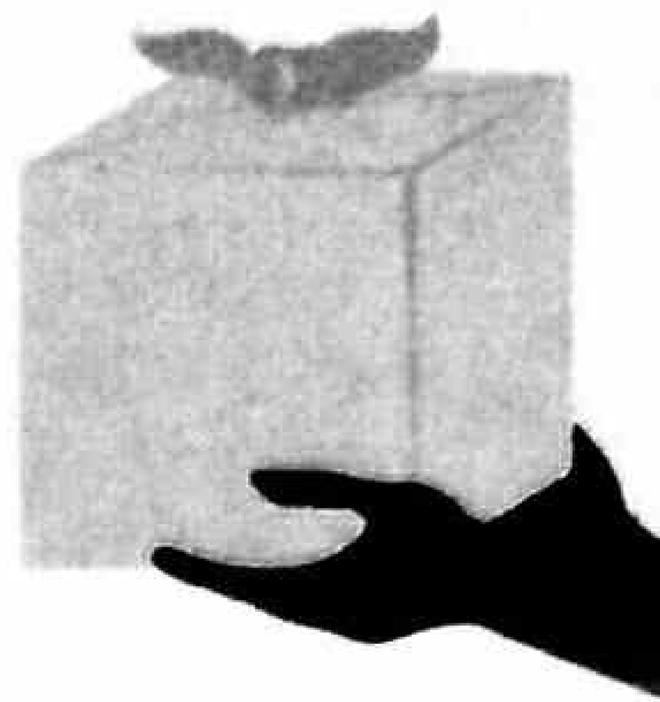
剎那間不曉得發生甚麼事。

突然，由利子的身體被拋向空中。

不，正確的說，是腳下地面部分突然消失。

地面「噔」一聲裂開，由利子如被黑暗吞噬般掉進洞穴。

裙子像降落傘張開，由利子大叫：



「不要！羞死了！」

她只記得這些——其後有甚麼事情發生，連她也不知道。

12 被囚的女人

怎麼搞的？

——由利子伸手向周圍摸索，想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四周完全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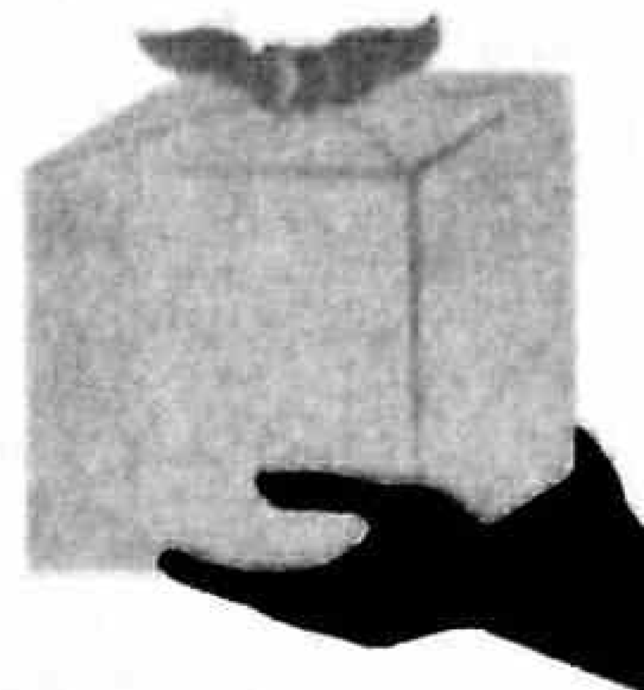
甚麼也看不見，失去一切光明的世界。

由利子認為自己並沒有失去知覺，她之所以有這「想法」，大抵是因為還有到處摸索的意識，這正是沒有暈倒的證據。

由利子坐在柔軟的物件上。

她用手去感觸四周事物，發現好像跌在稻草堆上。她不曉得自己跌得有多深，幸而有這堆稻草墊着，才沒有受傷。

「香子！」由利子喊叫。「真由子！旭子！」



只有「嗡嗡」的回音。

伸手不見五指，不知道距離上面有多高。

「怎麼一回事啊？」

那試衣室的地面居然會自動裂開，害我掉進這種鬼地方——為甚麼城堡裏會有那種機關？

難道是那個瑪莉亞．巴特利真的想圖謀不軌？

必須先離開這裏才行。

「喂！——有人嗎？放我出去！」

由利子不斷嚷着，突然，附近像是有甚麼東西正在移動的跡象，叫她大吃一驚。

傳來掰開稻草的聲音。

有人！抑或「有其他東西」。

「誰？——你是誰？Who are you？」

以高二學生來說，只會講這句英語真是沒出息……

然後傳來一把聲音：

「日本人？」

是女性的聲音。

「是，來自日本的高中生。」由利子說。

「哦——我學過日文……」

口音及發音都像外國人，由利子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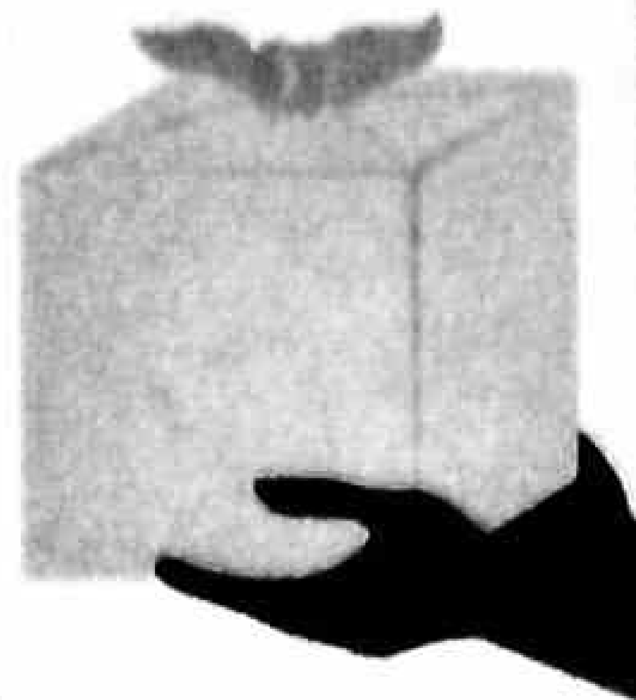
「嗯……請問……這是甚麼地方？」由利子問。「我在城堡的試衣室換衣服時，地面突然裂開……」

「這裏是地牢。」

「——嗄？」

「如果掉進這裏，便永遠無法離開……」

「怎會這樣……」



「為甚麼你會來到這城堡？」那女人問。

「我是被一個名叫瑪莉亞．巴特利的女人邀請而至。」

「哦……」那女的窒了一下。「我才是瑪莉亞．巴特利。」她說。

「甚麼？」

「是邀請你的女人把我囚禁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密室，然後自稱瑪莉亞．巴特利。」

「怎會有那種事……」

由利子往聲音的方向伸手，她的指尖碰到了甚麼。

「嘩，好高興！我碰到人的手！」

由利子的手握住一隻冰冷的手。

「我們必須離開這裏才行──真的沒有出口嗎？」

一聲深沉的嘆息傳來。

「到處都沒有出口，而且完全沒有光線，甚麼也看不見。」

「呃……你在這裏待了多久？」

「不曉得……漆黑一片，連日出月沉也不知道。不過——我想應該有大概五、六年吧。」

由利子愕然。

居然在這種地方待了五、六年，開玩笑！

「去求救吧！沒事的，我的朋友一定……」

說到一半，由利子嗅到一股怪味。

「這是甚麼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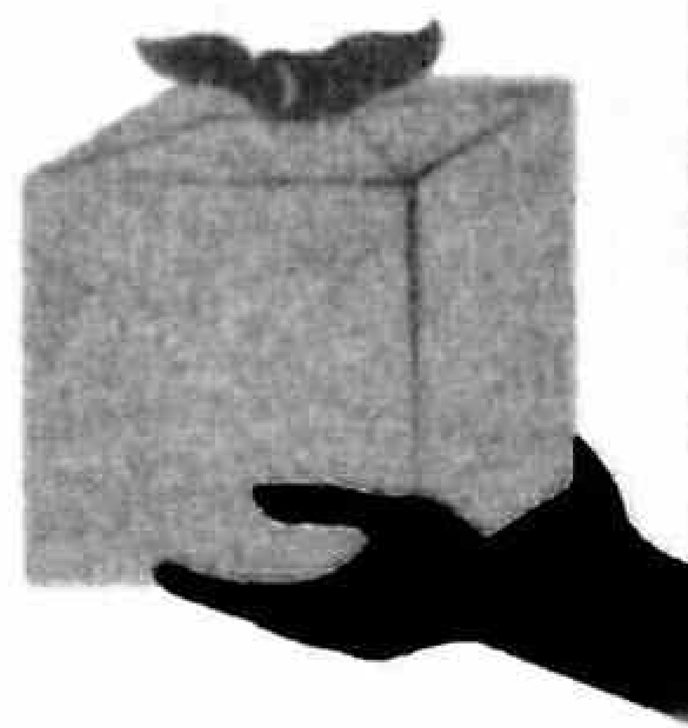
「煤氣！不能吸入！」那女人說。

可是，由利子已經把空氣吸入，頭腦開始迷糊。

「我很頭暈……」

「不能睡覺！不能……睡……」

那女人的聲音也中斷了。



由利子無法保持清醒。

她倒在稻草堆上。

「救命……甚麼人……」

這是她最後的喃語，之後由利子完全失去意識……

「姐姐！——姐姐！」

這聲音……

是真由子嗎？真由子，你也被關進這黑漆漆的地窖中？

「振作啊！」

她感到身體被搖晃……

睜開眼睛——看到真由子的臉。

「真由子！」

「你醒啦——真是的，別嚇人嘛！」

香子和旭子也在窺看由利子。

「我……是誰救我出來?」由利子坐起來。「啊……頭昏眼花。」

「你就倒在這地方啊。」

「啊?」

由利子兩目顧盼——這裏是那個試衣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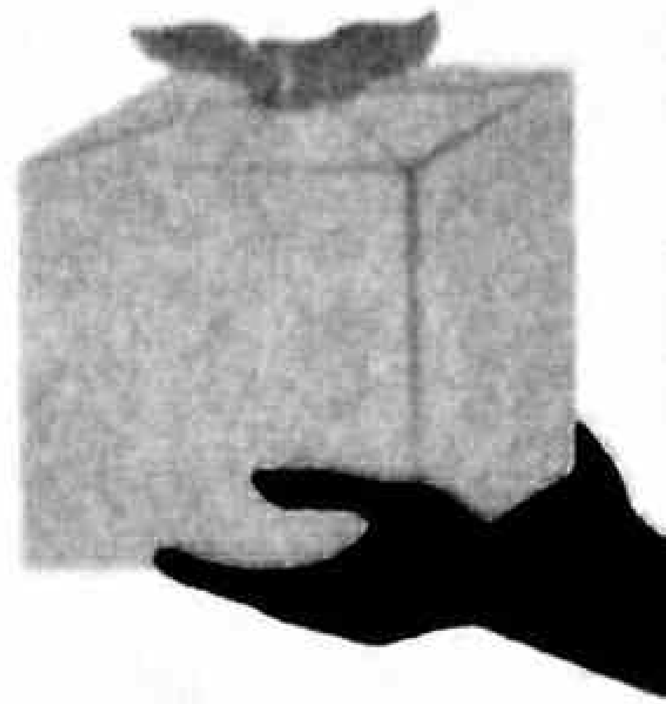
「……地面突然裂開，我掉了下去。在黑暗的地牢，真正的瑪莉亞·巴特利被囚禁五六年之久哦。」

聽了由利子的話，真由子皺起眉頭。

「甚麼夢話?姐姐，你做夢嗎?」

「甚麼做夢，這地板一下子分開……」由利子立即轉向香子。「我就倒在這兒?」

「是的。因契姐一直沒出來，真由子很是擔心，窺看裏頭，發現契姐倒在那裏。」



「可是……」

由利子慢慢站起來，踢一下地面。很堅固的構造，紋風不動。

那麼……全都是夢嗎？

由利子不明所以。

「契姐平安無事便好了。」香子說。「晚餐好像已準備。」

「哦……」

由利子踏着有點晃蕩的步伐，走出試衣室。

「噢，姐姐的鞋子。」

真由子替她選了一對鞋。

——總之，現在四人走向筵席。

「噢，你們都好漂亮呢。」

瑪莉亞．巴特利以一身紅彤彤的晚禮服迎迓。

——大廳的一角擺着桌子，寬敞的舞池裏，約二十名男女彷彿是從古時的畫

裏跑出來，隨着優雅的音樂翩翩起舞。

「他們是甚麼人？」香子問。

「附近市鎮的人。」瑪莉亞回答。「為了營造氣氛，所以拜託他們來陪襯。」

當然，二人的對話是用英語。

四人被領到餐桌那邊就坐。

正當坐下之際，由利子呼叫了一聲「好痛啊！」霍然站起來，嚇得眾人措手不及。

「怎麼了，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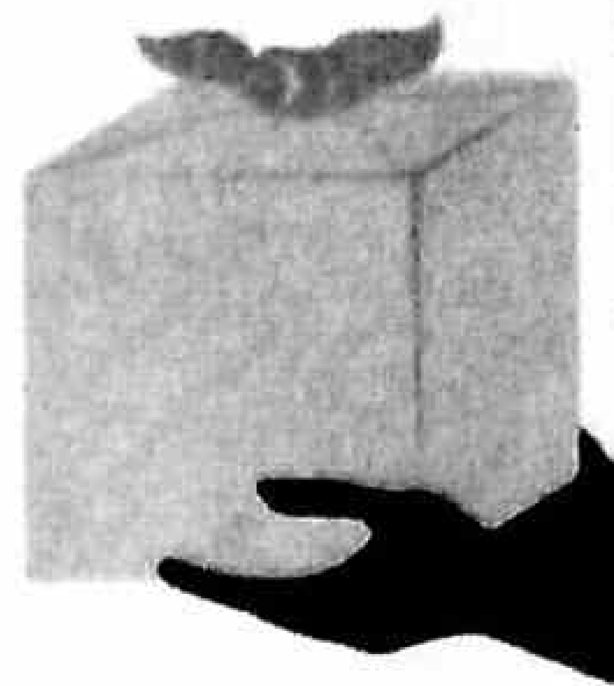
隔了一會，由利子說：

「沒甚麼。不要緊。」

「肚餓了！會有甚麼端上來呢？」

真由子幹勁十足。

由利子在桌子下面，悄悄用手捉住「它」。



當她坐在椅子上時，有甚麼刺到她的屁股，那是跑進裙子裏的一根稻草。

——那絕對不是夢。

13 音樂室的秘密

「根本食不知其味。」由利子說。

「因為萬一在湯、調味料、餸菜甚麼裏混入了安眠藥，想到我們全被她迷暈，醒來時發現置身不見天日的地牢中，我就擔心死了。」

「姐姐。」真由子說。「既然那麼擔心，為甚麼又可以吃到捧着肚子喊痛？」

「那是……」由利子語塞。「如果不吃，我怕惹她懷疑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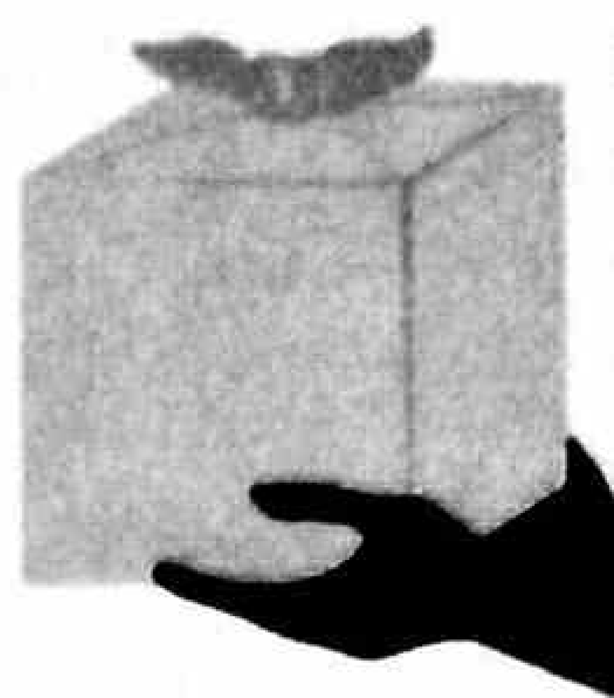
「四人之中最會吃的是你，還說呢。」旭子笑了。

由利子有點不忿氣，鼓脹了臉。

她確實吃了好多，本性難改嘛……但那跟「稻草」是兩回事。

——豪華的晚餐結束後，四人移去另外一個房間。

端上的是冰凍甜品和咖啡、紅茶。



終於只剩下她們四個，由利子把裙子內有一根稻草的事說出來。

可是，真由子和旭子不相信。

「它本來就在那件裙子裏面。」

真由子用一句說話解釋道。

「同感。」旭子也點頭。「假如她要把我們關在甚麼地方，犯不着請我們吃這麼豐富的晚餐。」

被她這麼一說，由利子也無法反駁，但她無法忘記那在黑暗中，自己握住那隻手的冰冷觸覺，不會真箇是夢吧？

只有香子拿起那根稻草。

「我們應該仔細考慮契姐所說的可能性。」她直言。「關於明石幸男先生，瑪莉亞．巴特利的說法也極為含糊。」

「不過，甚麼黑暗的地牢……」旭子聳聳肩。「因為聽過以前巴特利城堡的傳說，你才會做那種夢。」

「無論如何，我們只是被邀請的客人，不能擅自調查城堡內部。」

說着，香子驀地想起來。

「對了，我真是——我忘了漢娜小姐所說的話。」

「漢娜是——噢，跟久保先生一起來這裏演奏的……」由利子說。

「是的。當時漢娜小姐說過，不妨叫她讓我們參觀這城堡的音樂室——說說看如何？如果有人帶路，說不定可以略略知道城堡內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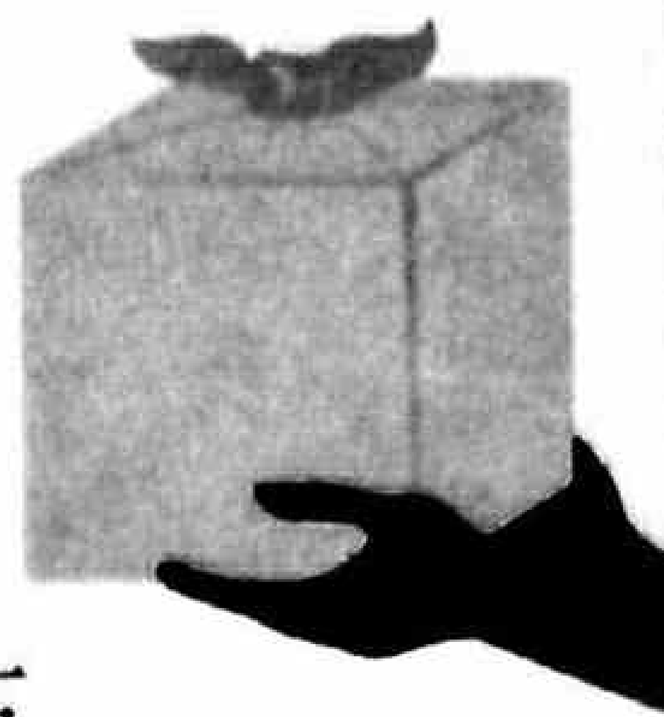
話剛說畢，瑪莉亞．巴特利走進房間。

「晚餐味道如何？」

「很棒呢。」香子說。

「這麼說我很高興。」瑪莉亞．巴特利微笑。「不過，有一件事必須向大家致歉，就是明石先生臨時有事，今晚趕不及過來這裏……他希望我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隨即接着說：



「他明天早上會到這裏來。若是方便，今晚在這裏過夜吧。明早便可以見到明石先生，之後我再送大家回酒店。」

四人有點遲疑不決，不知如何回答。

「既然你盛意拳拳，我們也無法拒絕啦。」

香子用日語說，其他三個也點點頭。

「那就不客氣了。」

香子用英語回覆瑪莉亞．巴特利。

「你們願意答允留下，是我高興才對。」

「我們有一個請求。」

「請說。」

「聽聞這城堡有個很棒的音樂室，倘若方便，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嗎？」

瑪莉亞．巴特利睜一睜大眼睛。

「消息好靈通呢。這麼說我好開心，而且欣然引路。」

「請多多指教。」

——事不宜遲。四人在瑪莉亞．巴特利的引領下，往城堡深處進發。

上了一道螺旋狀樓梯，瑪莉亞．巴特利把一扇鑲上重型鐵框的門往兩邊打開，走進一個偌大的空間。

「等等。」瑪莉亞．巴特利說。

稍頃，燈亮了。

「嘩……」

四人禁不住發出讚嘆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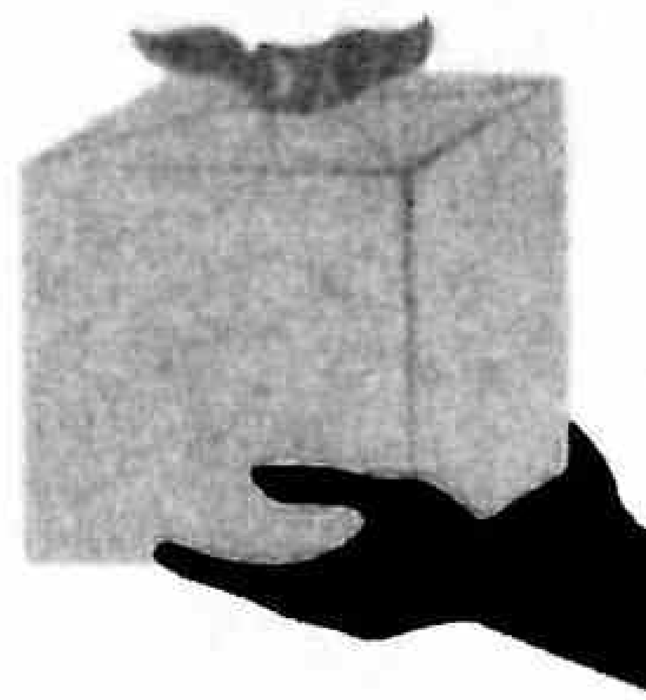
是一個有漂亮裝飾和輝煌水晶吊燈四面照射的音樂演奏廳。

大概有三百張椅子擺放着。

正面最裏頭有個舞台，安放着一座三角大鋼琴。

「請到這邊。」在瑪莉亞的催促下，四人從演奏廳走到更深處的門。

那裏有一個收藏了幾百種樂器的玻璃飾櫃。



「雖然是收起來，卻是可以隨時用來演奏。」瑪莉亞說。

「——真了不起的收藏品。」香子連聲讚美。

「謝謝。你好像也知道這些東西的珍貴之處呢。」瑪莉亞用憐惜的語調說。

「有人不知道它的可貴嗎？」

「嗯——例如忙碌的生意人，他只關心這些樂器值多少錢。」

「是明石先生嗎？」

瑪莉亞苦笑一下。

「你的直覺挺厲害。」她說。

「——這個小提琴好漂亮！」真由子嚷叫。「喂，你們看！」

由利子也走到她旁邊，看到玻璃櫃中那個小提琴時，瞪大了眼。

小提琴上刻有精緻的裝飾，漩渦的頂端部分，雕了一張小小的天使臉。

「這個真美。」由利子也目瞪口呆。

香子看到那個小提琴，也懷疑自己的眼睛。

「這是——『切里尼』嗎？」

「噢！」瑪莉亞嚇了一跳。「你竟然知道呀。」

「我只是聽過，也在書上看過照片……是複製品嗎？」

「是真品。」

「那麼……」

「是我祖父向原本收藏的博物館買回來的。」

「這是真的『切里尼』……」香子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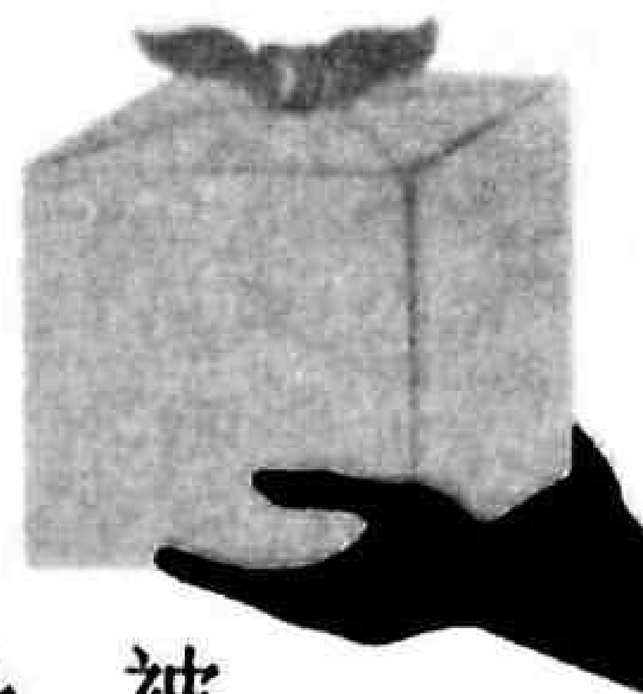
「『切里尼』是甚麼呀？」由利子問。

「『切里尼』是雕刻家班貝奴特．切里尼精心製作的小提琴，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

隔了一會，香子又說：「同時也是以『受詛咒的小提琴』而聞名。」

「那詛咒的是甚麼？」

「拉奏這小提琴時，誰都能作出憑自己的能力不可能達到的出色演奏。不過，



被它附體的人會漸漸衰竭，最後死去——直至臨死前，一旦拉奏它，便無法停止。」

聽了香子那番話，由利子等人重新注視那個小提琴。

「我也能拉一下嗎？」真由子說。

「不，當然是要有一定實力的演奏家。」

「那還用說。」

由利子指一下妹妹的頭。

「好痛啊！——幸好我不會拉小提琴。」真由子一本正經地說……

這時，演奏廳方向傳來鋼琴聲。

「有人在彈琴。」

傳來流水般優美、似曾相識的旋律。

「是蕭邦。」香子說。「誰在彈奏？」

瑪莉亞不答。

四人回到演奏廳。

「——咦？」由利子感到愕然。

坐在舞台三角大鋼琴的，乃是久保。



14 夜半歌聲

「姐姐。」

真由子的聲音。

「——甚麼嘛。」

「你還未睡呀。」

「睡不着……你也是？」

「嗯。」

「少有呢。」

「彼此彼此。」

黑暗的臥室。

由於姊妹二人不願意被昏黑的環境包圍，於是亮着床邊的小檯燈。

——城堡內有幾十間給訪客用的房間，四人佔用其中兩個房間就寢，二人一室。

跟一流酒店一樣的設備，浴室奇大無比，浴缸大得可以潛水。

泡過熱水浴，鑽上軟綿綿的 King Size 睡床，平日不到一分鐘便入睡的由利子姊妹……

「——姐姐。」

「甚麼呀。」

「那叫久保的人，是不是喜歡了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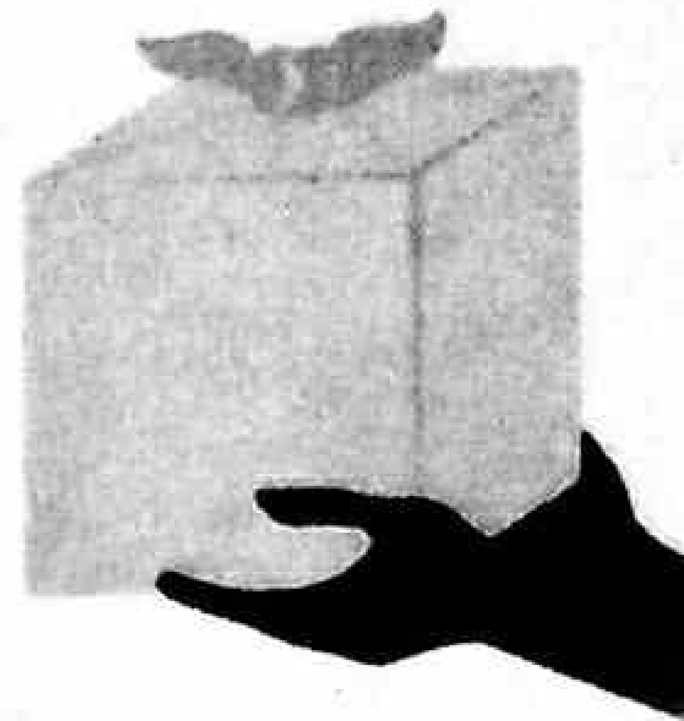
由利子立即反駁：

「少來這一套。」

「原來姐姐也這麼想。」

「怎會——確實，他一直在看我。」

「果然是。」



「不過，不是愛慕的眼神，我覺得有點不正常。」

「小心點，別讓他勾引。」

「不再要說些沒頭沒腦的話，快睡吧。」

由利子背向妹妹。

——過了片刻，聽見真由子的熟睡呼吸聲。

可是，由利子完全睡不着。

「已經老了。」她喃喃自語——

她穿着睡袍，悄悄下床，走近窗口。

靜靜的打開天鵝絨厚窗簾窺看，可以俯視城堡的中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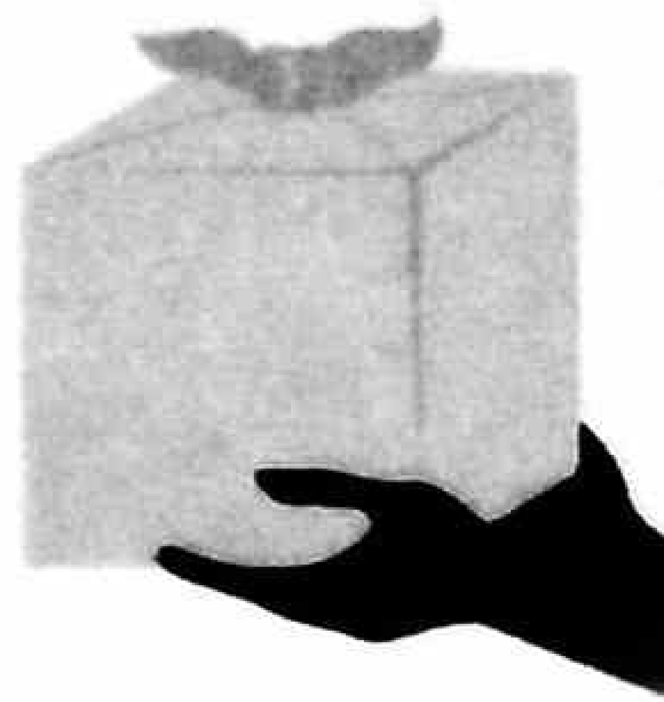
因柴薪在好幾個鐵籠裏燒着的關係，一顆一顆的燈火在庭園裏搖晃着。

——有人。

孤獨的人影在中庭內踱步。

「——久保先生。」

燈火雖然微弱，但也能大概認出輪廓。
久保彷彿若有所思地在中庭徘徊。
「——你來城堡幹甚麼？」
在那個演奏廳問他時，他回答說：
「我想見一個人。」
久保沒說他想見的是誰，不過他的眼目並不是看着瑪莉亞·巴特利，而是由利子……
中庭裏的久保停步，抬頭往上一望。
他所望的不是由利子的窗口，而是遠方的塔。
究竟是誰在那裏？
就在這時候——由利子聽見歌聲。
「耳鳴嗎？」她自言自語。
——不是。



由利子剔下窗櫺的把手，打開一點窗口窺看。

一把悅耳的女高音乘風傳來。

風的關係，歌聲斷斷續續，聽不出是甚麼歌，但肯定是女性的聲音。

久保可能對那歌聲着了迷……

這時，臥室門發出「咔嚓」一聲。

由利子嚇得回頭，房門細細打開。

「誰？」她喊。

對了——由於她開了窗，門可能是被風吹開。

由利子關了窗，走近門邊。

她打開房門，戰戰兢兢地窺看走廊。

有人的動靜。

慌忙關起門，輕微的腳步聲從門前經過。

然後她豎起耳朵聆聽，是隔壁房門打開的聲音——那是香子和旭子入住的房

間。

傳來談話聲。

她再悄悄開門窺看——一身紅衣的瑪莉亞·巴特利，手拿着點了火的燭台，站在隔壁門前。

然後，門大開，旭子走出來。

旭子？她想幹甚麼？

旭子穿着絲質晨褸，在瑪莉亞的陪伴下，往走廊深處走去。

三更半夜，她要到哪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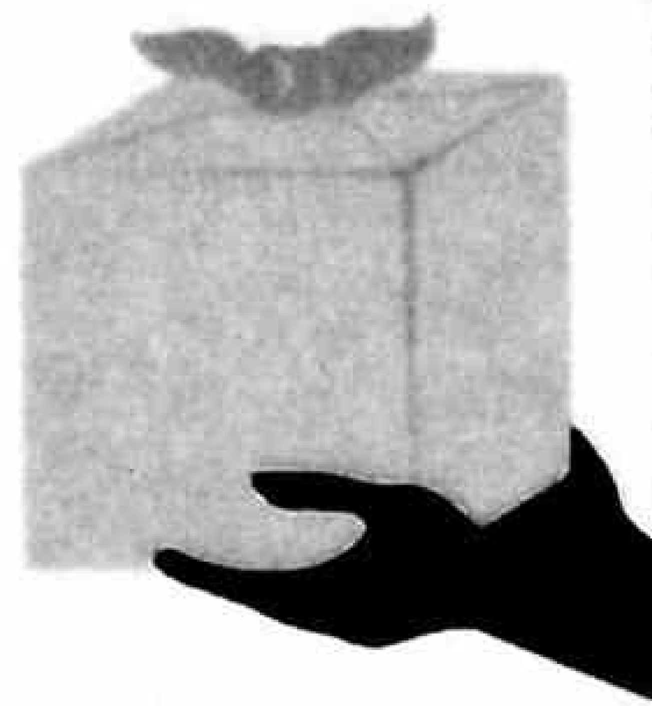
然後——瑪莉亞和旭子的身影突然消失。

「旭子！——不好了。」

由利子趕忙穿上搭在沙發上的晨褸，出到走廊。

那兩個人——她們到哪兒去？

由利子在走廊不斷往前行。



「應該是在這一帶……」

——可是，那裏沒有門。

竟突然不見了……

由利子佇立不動之際，傳來聲音。

「契姐。」

由利子嚇得跳到半天。

「——香子！你起來了？」

「嗯。」香子也是穿着晨褸。「因為旭子靜靜地走了出去。」

聽了由利子的説話，香子點點頭。

「果然是這樣。」

「你沒睡着？」

「對。睡前端來的香草茶，味道出奇地強烈，想到可能是為了掩蓋裏面加了甚麼，我假裝喝了，然後倒掉。」

「安眠藥？」

「恐怕是，旭子那杯應該沒有。」

「她們在這一帶不見了。」

「這種城堡，一定有暗門……」

由利子和香子在那一帶的牆壁摸索過，沒有類似的東西。

「——在哪兒呢？」

「現在便要靠契姐的直覺。」

「即使這樣……」由利子伸手貼住牆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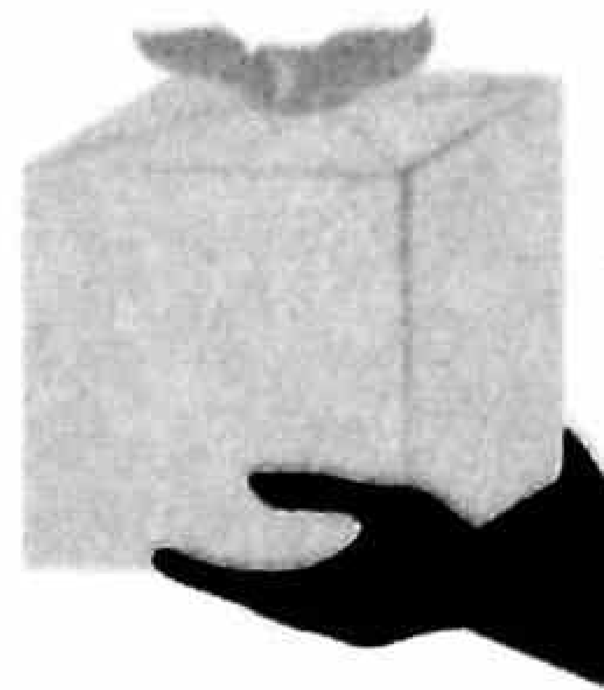
「嘩！」

牆壁一部分「嗖」一聲凹陷，伴隨着「咯嗒」聲，暗門開啟。

「果然。」香子說。

「這叫偶然。」

——樓梯往看不見盡頭的下方一直伸延。



「怎麼辦？」

「我一個人去好了。」香子說。

「我也擔心旭子呀。」

說實話，由利子現在沒有這份勁兒，卻又不能打退堂鼓。

「走吧！」

她率先走下去。

樓梯比想像更長。

途中燃起篝火，不會太暗。

「——已經下到地面。」香子說。

「那麼說，現在是往地庫。」

「就是這麼回事。」

——終於抵達底層。

是一條以石子鋪搭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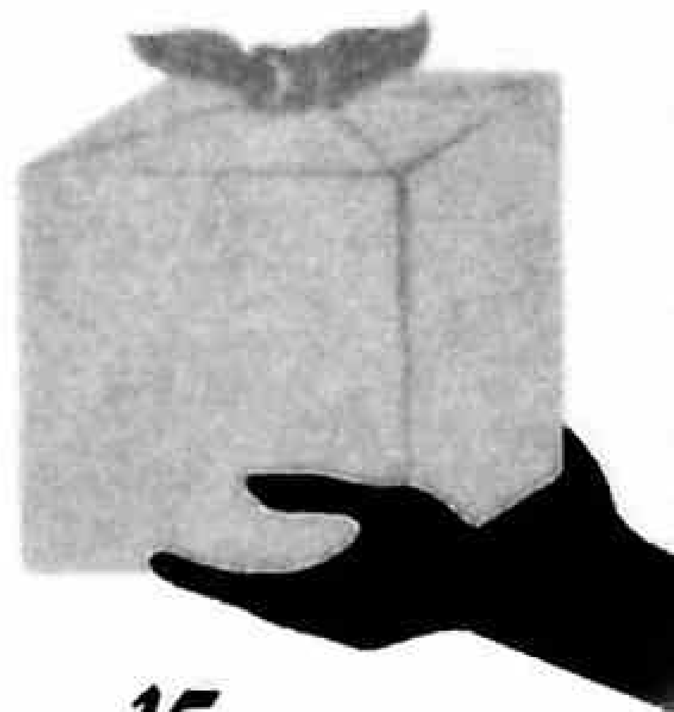
沿着那裏往前走，飄來某種潮濕、令人呼吸困難的氣味。

「這個味道……」香子蹙眉。「前面是……」

「甚麼呢？」

「一定是骨灰堂。」

早知不問，由利子想……



15 地底下

終於在通道深處看見燈光。
香子和由利子停了下來。
從那裏的石階走幾級，是個偌大的房間。
天花板低而圓，沒有半點壓迫感；然後——棺柩一行行並排。
「這是……真的棺槨。」由利子說。「還是吸血鬼電影的布景？」
「很遺憾，是真的。」香子回應。
在歐洲，大多數是把遺體就這樣子放進棺柩埋葬。
尤其是傳統的名門望族，會直接將歷代族人的骸骨，以這形式永存於世襲的城堡裏；故此，古老城堡多有私屬的骨灰堂。
「裏面有東西吧。」

「當然了。」

「回去嗎？」

「萬一旭子有甚麼危險，那怎麼辦？」

由利子管不了，嘗試反抗：

「假如沒有危險迫近，那我們又怎麼辦……」

二人躡手躡腳繼續前行，才發現骨灰堂比想像中更寬敞。

裏頭分成好幾個房間，各自擺放了十至二十副棺柩。

每個房間有如迷宮一般連接左或右，往外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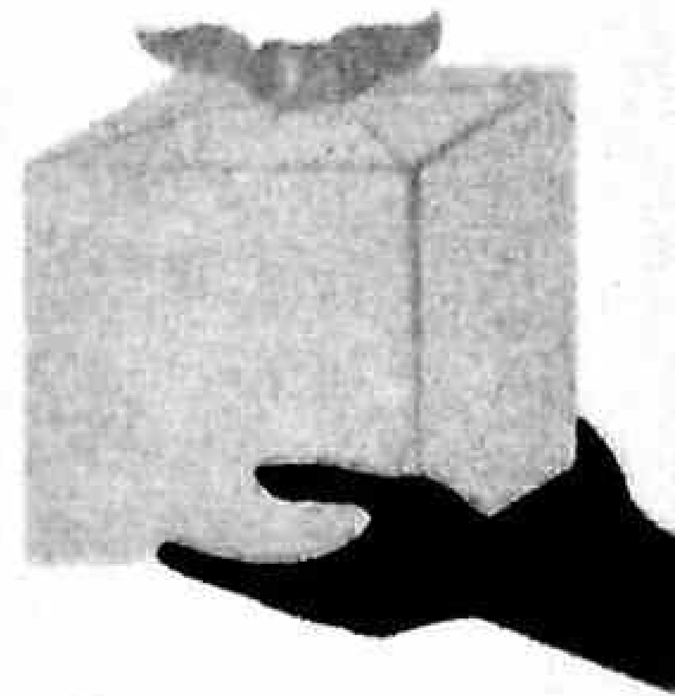
「——放滿以後，再挖地面一直擴大。」

「多謝賜教。」由利子用調侃的語氣說……

「有聲音。」香子止步。

前面開始明亮。

傳來奇異的聲音——低低的，像是在誦讀咒文。



「——再往前走一點。」香子說。

二人在棺柩間徐徐前進，終於見到了旭子。

旭子穿着長長的白衣站在那裏。

有五六名披上黑色斗篷的人圍着她。

他們全被頭巾從頭罩下，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諗咒文的乃是瑪莉亞．巴特利。

只有她一身紅衣，十分矚目。

然後，她的兩手捧着酒杯高高地舉起。

「她在說甚麼？」由利子小聲問。

「我也不曉得。」

「香子也有不曉得的事，我也鬆了一口氣。」

「契姐，這不是嘲諷的場合吧？」

——二人在重複着毫無意義的對話。此時，瑪莉亞．巴特利已把酒杯遞到旭

子手上。
「不妙，萬一旭子身上有甚麼事發生……」
香子也焦急起來。
旭子接過那個酒杯。
香子無聲地從棺柩暗處走出來，把其中一支插在牆壁上燃點着的火把，從環圈拔出。
正當旭子把酒杯捧到嘴邊時，她將火把擲過去。
火把形成曲線，不偏不倚地掉在包圍旭子的其中一名穿黑色斗篷的人的頭上。
「哎喲！」
斗篷燃燒起來，該人驚呼。是女人的聲音。
女人趕忙想把黑斗篷脫掉，竟把旭子手中的酒杯推跌在地。
其後發生了大騷動，瑪莉亞·巴特利嘰哩嘰哩嚷叫，幾名黑斗篷打扮的人應



聲消失。

女人脱掉了燒着的黑斗篷，向瑪莉亞極力爭辯。

旭子獨自發呆。

瑪莉亞催促旭子和那女人，快步走向其他出口。

「呼——搞定了。」由利子放鬆下來。

「不能大意。」香子説。「有看到剛才那女人麼？」

「是認識的人？」

「跟久保先生一起拉奏小提琴的漢娜小姐。」

「那麼，那件事——」

話還沒説完，一陣風吹過骨灰堂，所有火光瞬即熄滅，二人被困在漆黑之中。

「怎麼辦？」

「安靜。」香子握住由利子的手。「絕對不能鬆手。」

「嗯。」

「還有，甚麼也不要想。」

「啊？」

「不要胡思亂想。」

到了這時候，由利子才回想起來。

自己現在置身何處，以及周圍有甚麼……

由利子立刻浮現起棺材蓋一個一個打開，死者爬出來，向她迫近的光景，於是全身抖顫。

「香子……趕快離開吧！」

「所以我告訴你，不要胡思亂想。」

「那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

香子探索口袋，亮起了筆形電筒。



「幸好帶着。」她說。

「香子！」由利子好感動。「有你這樣的朋友，我好幸福啊！」

「將你愛的告白稍為押後——看來正面的入口只能從外頭打開，唯有從剛才的路回去。」

聽到那句話，由利子臉色再發青。

「——契姐，這風從哪裏來？」

香子這麼一說，才發現風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吹來。

「那邊，過去看看吧。」

「沒問題嗎？」

「一直從中間穿過去行嗎？」

「走吧。」

由利子點點頭。

二人在棺柩間慢慢往前，即使想快一點，卻因由利子膝頭打震，走不快。

「——是這一帶。」
香子用手貼住牆壁。
風從牆壁的浮雕吹進。
「應該有甚麼暗門。」
「到契姐出場了。」
「不是每次都那麼順利的。」
不過，由利子一心希望儘快離開這骨灰堂，於是在牆壁四處碰一碰、按一按，這次卻不順利。
「是不是普通的賊風？」由利子擦着冷汗說。
「當然，那個可能性也有——」香子說到一半。「啊，契姐，小心背後的……」
她淡然若定，稍微後退的由利子還來不及聽完香子要說的話，已被擺在那兒的棺柩絆倒。



「啊……」

來不及喊出聲。

由利子「咚」的一聲坐在棺槨上。

並排的棺柩，有豪華的青銅質地，也有簡樸的木製品；而由利子跌坐下去的，正好是木板腐朽了的那一個。

棺材蓋發出啪嚓聲。

「救命，香子！」

她伸出手去。

可是來不及。

由利子的屁股整個陷進棺內。

當然裏頭躺着屍體，木乃伊似的屍體更在由利子的屁股下壓壞了。

「契姐！——來，捉住我！」

香子跑過來，捉住由利子的手，用全身體重去拉她。

由利子從棺材站起來，用力過猛，就這樣順勢撞向牆壁。

「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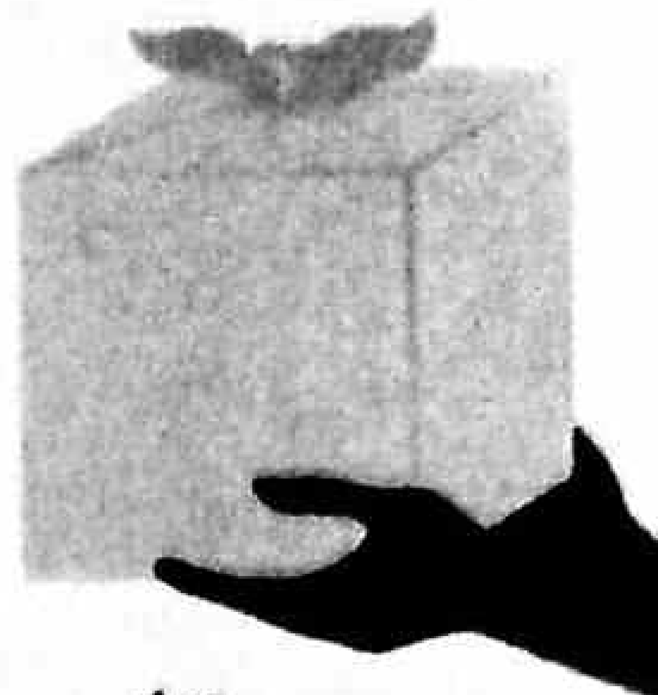
她按住額頭呻吟——

「契姐。」香子指一指。

傳來「轟」的低沉聲，牆壁一部分往橫滑動，大風刮過來。

「——契姐果然才智過人。」

由利子一點也不高興……



16 塔

螺旋狀的石階一直往上延續。

一心想離開骨灰堂的由利子，從那道石階往上走個不停。

「——等等，已經出到地面了。」

由利子上氣不接下氣地停下腳步。

「是吧，這個大概是上去城堡內的塔。」

香子也氣吁吁。

「塔？」

由利子想起久保在中庭抬頭遠望那座塔的情景。

她把這事告訴香子。

「我也聽到那歌聲。」香子點點頭。「換言之，這城堡內有許多匪夷所思的秘

密。」

「那麼，上去吧。」

二人振奮心情，繼續步上石階。

接着，馬上到了最高的部分。

很窄的地方，有門，上了鎖。

「這裏是甚麼？」

「如果契姐跌進的是地牢，那麼，這裏多半是牢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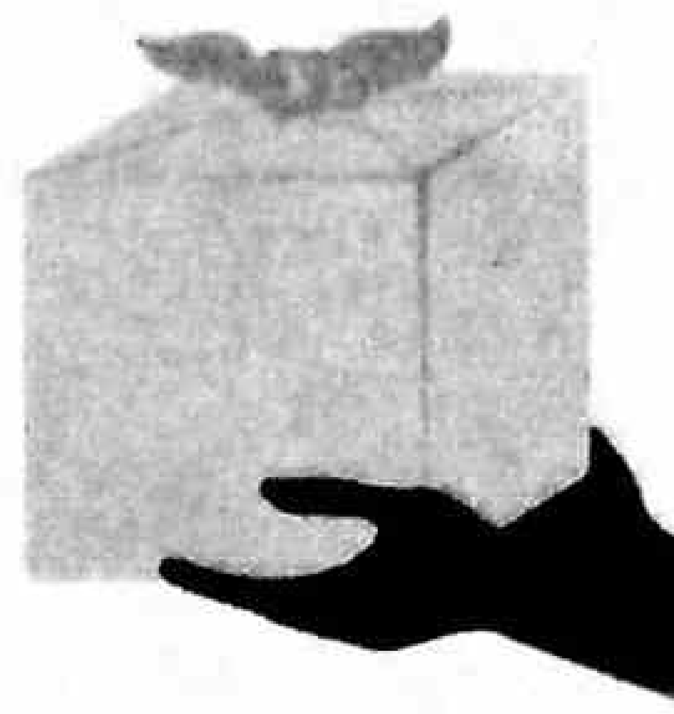
正當她們談論着的時候，從門內傳來一把女聲。

「有誰在嗎？（用英語）」

香子也用英語回答：

「我們是受城堡主人招待的日本人，你是誰？」

「我是一名歌手。」那聲音回答。「我是以兼職身份，來這城堡為派對演唱，卻被監禁在這裏。」



由利子大致知道對方所說的意思。

「能打開這門嗎？」對方又問。

「請稍等。」香子回應。

門鎖相當堅固，而且生了銹。

「說不定很脆弱呢。」

香子捉住點燈用的壁台，移動一下，它「砰」的一聲掉了下來。

那是用鐵做的盤狀物。

香子把它塞進門鎖的隙縫間，運力去按時，木板發出「嘎吱嘎吱」聲，開始破裂。

「契姐！把身體重心放上來吧！」

感覺上是說她體重相當有份量，由利子有點不悅，但現在不是計較這些說話的時候。

兩個人不顧一切地把身體壓上去，鎖脫落了。

「——成功了！」香子興奮地叫了一聲。

門打開時，一名約二十歲的金髮女子飛奔出來。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她一把抱住香子和由利子。

「——可是，怎樣做才能從這裏出去呢？」由利子說。

「Look！」

那女生伸手按下其中一塊牆上的石頭，其中一部分牆壁竟然應聲滑開，內裏有類似機關的設施。

「這是升降機呢。」她說。

連香子也目瞪口呆。

「那就走吧。」

「嗯，我從小窗窺看到，他們每天都利用這個送食物來。」

「明明是個古城……」



由利子不高興地扺嘴。

「那麼，契姐打算走樓梯嗎？」

「坐升降機呀。」

——升降機慢慢下降。

當它停止時，門開啟，那裏是大廚房的一角。

「——對面多數是正面入口。」金髮女生說。「你們也一起逃走吧。」

「我們還有一位朋友。」香子說。「你先走，但要小心。」

「謝謝——我叫艾迪達。」

「香子和由利子，如果到了市區，請告訴警方派人來這裏。」

「嗯，一定！」艾迪達點點頭。「那麼，再見……」

「保重。」

香子和由利子目送艾迪達的金髮飄飄，從走廊遠去的背影。

「——現在怎麼辦？」

「先回房間，看看旭子和真由子……」

「噢，我忘了。」

這姐姐是不是有點過分呢？

——香子的方向感真不錯，她憑猜測沿着走廊前行，不消一會已回到原來的房間位置。

由利子打開房門，窺看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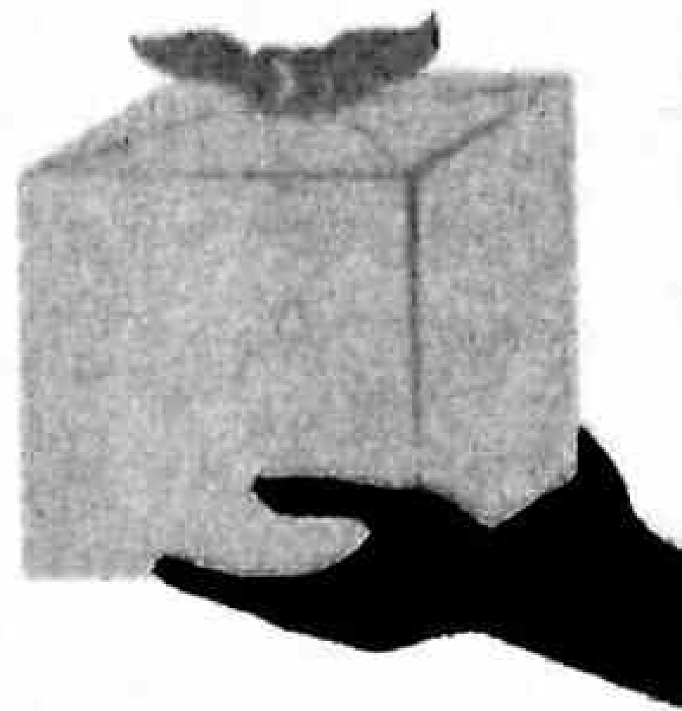
真由子還在呼呼大睡。

「好像沒事發生。」她小聲說。

「旭子也回到床上。」香子說。「那麼，當作甚麼也沒發生過，睡到天亮吧。」

——由利子鑽上床。

「如果全都是夢便好了……」她用毛氈裹住身體，緊閉雙眼。「我們也不曉得會不會被囚禁在哪兒……」



由利子嘟嘟咕咕說着，很快就呼嚕呼嚕打起鼻鼾來。

「大懶豬，起身啦！」

被妹妹叫醒，實在顏面無存。

「真由子！」由利子霍地坐起來。「你沒事吧？骨灰堂、塔中牢獄、升降機……」

真由子大為驚訝。

「你做夢啊？睡得好酣甜呢。」

「甚麼酣甜，絕對沒有這回事……」由利子拼命搖頭。「唔，過些時候你就知道了。」

「何不趕快洗臉？還有十五分鐘就吃早餐囉。」

早餐？不是吃那個的時候！

可是，由利子的肚子「咕嚕」一聲響。

「肚子餓不能打仗！」

由利子邊說邊往浴室。

——十五分鐘後，四個人齊齊坐在早餐席上，可說很了不起吧。

「早。」身穿晨褸的瑪莉亞．巴特利出現。「睡得好嗎？」

「託福。」香子說。「承蒙關照，吃過早餐後，我們就要回酒店了。」

「關於那件事……」瑪莉亞．巴特利語帶巴結續下去。「途中的道路因懸崖塌陷被堵住。」

「懸崖塌陷？」

「現在正跟市區方面聯絡，請稍為等一會，直至有答覆為止。」

這時久保走過來。

「啊，早。」他微笑。「瑪莉亞，好像有人在懸崖塌陷一事中受傷了。」

他用英語說。

「是誰呢？」



「不清楚，聽說是個金髮女子被壓在沙土下。」

聽了見這句話，香子停下用餐的手。

雖然面不改容，但她知道，一定是艾迪達遇害……

17 孤立

「好奇怪呢。」香子淡然的說。「沒有滂沱大雨，怎會有山泥傾瀉。」

「在這附近並非鮮有的事。」久保跟由利子她們一起用早點。「因為這裏屬容易崩塌的地帶，道路經常不通。」

「久保先生常來這兒的嗎？」香子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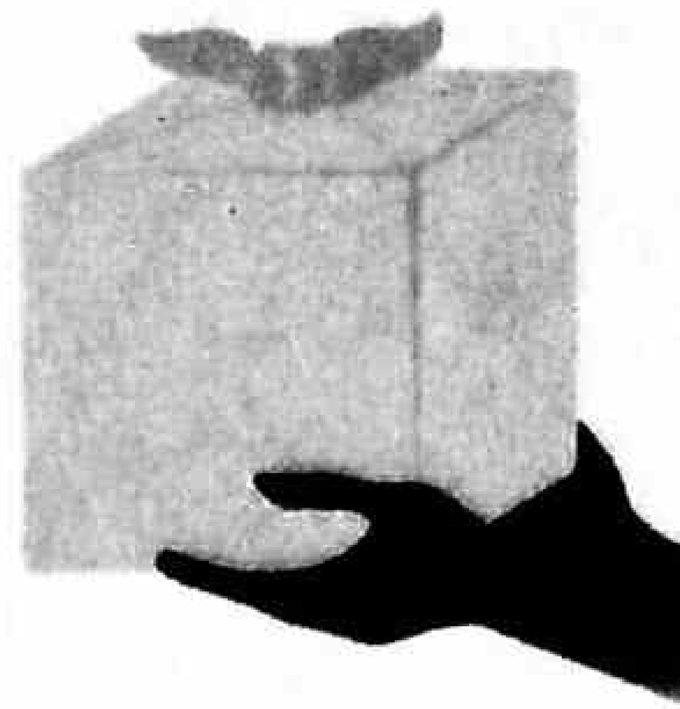
「間中而已。」久保只喝一杯咖啡。「來到這城堡，我可以盡情地彈琴，也能吃到美味豐富的食物。」

「賓客們都安然無恙嗎？」

「誰？」

「昨晚出席派對的人。」

「噢……他們很早便回去了。」



香子喝完咖啡，用餐巾按嘴角，向後推開椅子，站起來。

「出去吧。」她說。

「出去？到哪兒？」由利子問。

「當然是崩塌現場，聽說有人被壓在下面，我們不能置之不理。」

「不，你們去很危險哦。」久保說。

「假如那位被壓的朋友還有能救出的生機，我們好應盡力幫忙吧。」香子說。

久保有點困擾，他跟瑪莉亞．巴特利商量了一會。

「——那麼，不要走得太近，先觀察一下情況。」

「明白。」香子點點頭。

四人離開飯廳，香子小聲對由利子說：

「契姐，萬一有甚麼事發生在我身上，後事拜託了。」

「會有甚麼事發生？——香子！」

由利子喊住快步走開的香子，但香子沒有停下來。

——先回房間做好準備後，四人在城門內側集合。

久保走過來。

「乘馬車吧，這樣較安全。」

「好啊，萬一需要把受傷的朋友拉上來，馬車便可大派用場。」

香子一副準備去把「壓在沙土下的金髮女生」救出來的口吻。

假如艾迪達真被山泥壓住，恐怕那是瑪莉亞．巴特利所幹的好事。

明知狀況如此危險，仍堅持前往現場，香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亦已身陷險境。

由利子不明白香子在想甚麼，所以心驚膽顫。

坐上由久保駕駛的馬車，由利子等人離開城堡。

前進了十五分鐘左右，馬車停住。

「——這裏。」久保說。

由利子她們走下馬車。



「太過分了。」真由子眉頭一蹙。

道路被崩塌下來的岩石和沙土完全掩沒。若要將這些清沙石運走，讓馬車通過，恐怕需要花相當的工夫和時間。

「看到了嗎？」久保問香子。

「在明媚的陽光照射下，看得格外清楚。」香子毫無懼色地走近崩陷的沙石。

「——不自然的崩陷呢。」她說。

「甚麼不自然？」

「這些沙土；換着是以普通塌陷情形來說，它即使不是因潮濕而塌下，也不是容易鬆脱的。」

「你的意思是——」

「大概是用炸藥或其他爆炸性物品造成的意外。」

久保的臉僵了一下，馬上笑道：

「那麼，誰會幹這麼無聊的事呢？」

香子的眼神極冷靜，注視着久保。

「久保先生，相信那個你比我更清楚，不是嗎？」

「香子——」由利子禁不住跑上前。「如果再崩塌就危險了，我們還是先回城堡。」

她捉住香子的手臂。

「契姐，你忘了我們是來幹甚麼的嗎？必須把壓在下面的人找出來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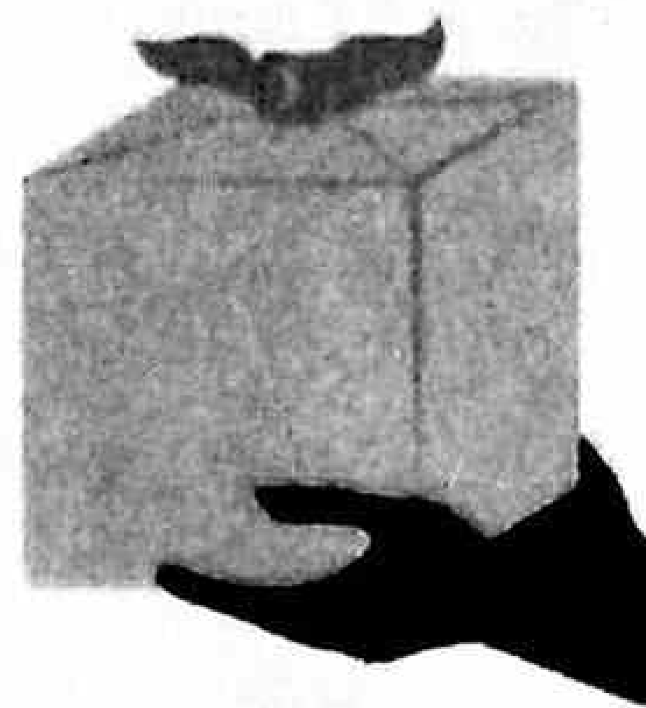
「啊，也是。」久保點點頭。「就在這下面，被新的沙堵住，從這裏看不見。」

「是那邊倒塌的樹附近嗎？」

「對，剛好在那棵樹下面。」

被崩塌沙土沖倒的樹，是在道路下面稍微陡峭的斜坡，現在也有部分被上面崩塌下來的沙石覆蓋。

由利子倒抽一口涼氣——香子開始從隨時會崩塌的岩石慢慢走下去。



「不要！香子！」由利子慌忙跑過去。「危險啊！萬一又崩塌，那怎麼辦？」

「我會小心的。」

「可是……」

——對了。

由利子知道，香子是因為自己昨晚讓艾迪達逃走，所以感到內疚，同時覺得必須負起這次責任。

當然，假如這場山泥傾瀉是人為造成，那便不是香子的問題，但她亦不能原諒自己事先無法察覺那個危機。

不過，若是香子因為救那女生而使自己也遇上危險……

「香子……小心！」

眼看香子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下去，由利子實在心神不寧，如坐針氈。

這時，香子揚聲喊道：

「契姐！」

「怎麼了？」

「我看到一隻手，從崩塌的岩石隙縫間露出來，我想是她。」

站在路上的由利子她們看不見。

「——有脈搏。」香子說。「她還活着。」

「真的？那麼，去叫甚麼人來——」

「給我繩索！」香子喊。「把繩索拋下來，我把它綁在她兩挾之下，然後用馬車拉她出來。」

「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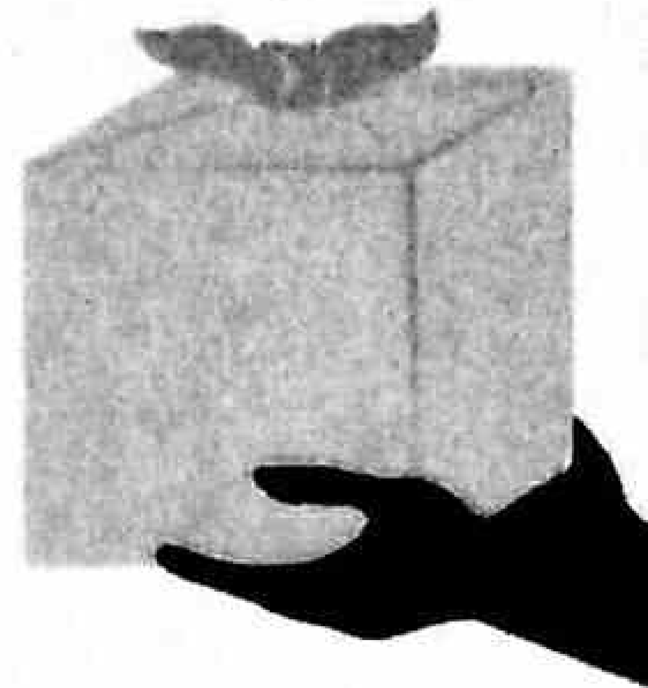
如此一來，只有依照香子的吩咐去做。

「久保先生！繩索呢？」

「嗯，在馬車上。」

久保從馬車的貨架上拿出繩索，並在前端做了一個環圈。

「把這個拋到下面，我把另一端綁在馬車上。」他說。



「是。」由利子對旭子說。「可以幫忙捉住我的身體嗎？」

「沒問題。」

由利子來到路邊。

「香子，我拋下了！」她喊道。

「契姐，這邊！」

可以看見香子在揮手。

由利子「嗖」的一聲把繩索拋下去——可是繩索沒落到她心目中的位置。

「再來一次！」

重複了第二、第三次……終於一點一點的接近香子所在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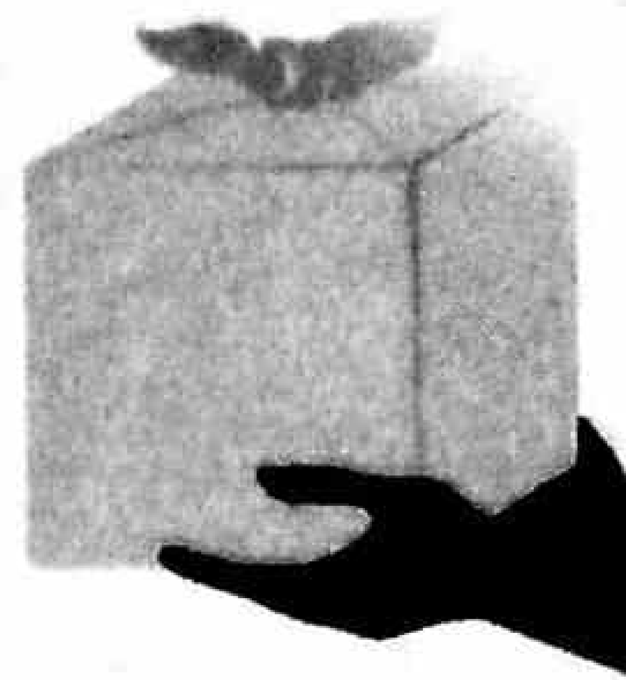
「契姐，再來一次！」

「好，這次一定可以！」

由利子的額頭浮起豆大的汗粒。

然後瞄準目標，正要把繩索拋下去的時候……

「轟咯轟咯」的巨響，從由利子腳下傳上來。
「——岩石滾下來了！」久保喊。「快逃啊！」
回頭一看，一塊像由利子那麼大的岩石正從山上滾下來。
「香子！岩石啊！」由利子嚷着。
「趕快躲起來！」香子大喊。
由利子一把捉住旭子的手腕，從那裏跑開，伏到路面。
岩石掉在路上，彈跳了一下，然後直滾進崩塌的沙土中，再往下滾落。
「——好巨大的岩石。」由利子站起來。「真由子，你沒事吧？」
「嗯……」
「旭子也沒事？好極了！」
由利子回到路邊。「香子！你還好吧？」她大聲喊。
沒有回應——不可能。
「香子！回答我！——香子！」



小石子嘩啦嘩啦地掉下去。

那棵原來露了小半的樹無影無蹤。

「香子……」由利子咚地癱坐在原地。「不要……不要啊……」

她呆呆地喃喃自語。

18 魔性小提琴

「姐姐，你沒事吧？」真由子戰戰兢兢地問。

「我沒事。怎麼了？」

「因為……你的吃法不尋常。」

「沒那回事！現在必須提起精神。」

——飯桌有如熄滅的燈火，一片死寂。

「香子並沒有交代甚麼……」旭子說。「只是說如果她不在……就怎樣怎樣……嗚……香子啊。」

旭子不禁掉下眼淚。

「甚麼嘛！振作點啊。」

由利子「砰」的一聲猛打桌面。



咖啡杯有一瞬跳起來。

旭子和真由子大吃一驚，慌忙把兩手擺在膝頭上。

「你以為香子死了？絕對沒有那回事！」由利子說。「香子一定活着！明白嗎？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吃，養精蓄鋭，把香子救出來！」

由利子並沒有喝醉，她的目光堅定不移。

不過，聽她説得那麼有自信，旭子和真由子開始覺得香子真的仍然活着——而且，她們本來就「希望她活着」，因此依照由利子的吩咐繼續用餐……

——到了吃晚飯的時間。

聽瑪莉亞．巴特利説：

「因崩塌的沙石，堵塞了通道，還要持續好幾天。」（她用英語説，花了一陣功夫才明白她的意思）

三人終於吃完晚飯，久保探臉進來。

「啊，你們沒甚麼事吧？」他問。

瞥見三人面前空空如也的碟子。「——好像沒事呢。」他瞪大了眼。

「對，我們精神大振！」由利子揚起臉說。

「那就好。不，瑪莉亞在擔心你們。」

「請轉告她，毋須掛心。」

「嗯——對了，要不要到音樂廳？我想舉行一個小小的演奏會。」

「小型演奏會嗎？」

「即是說，我想安慰大家……不過，看來沒有安慰的必要。」

「可是我想聽！我想香子也想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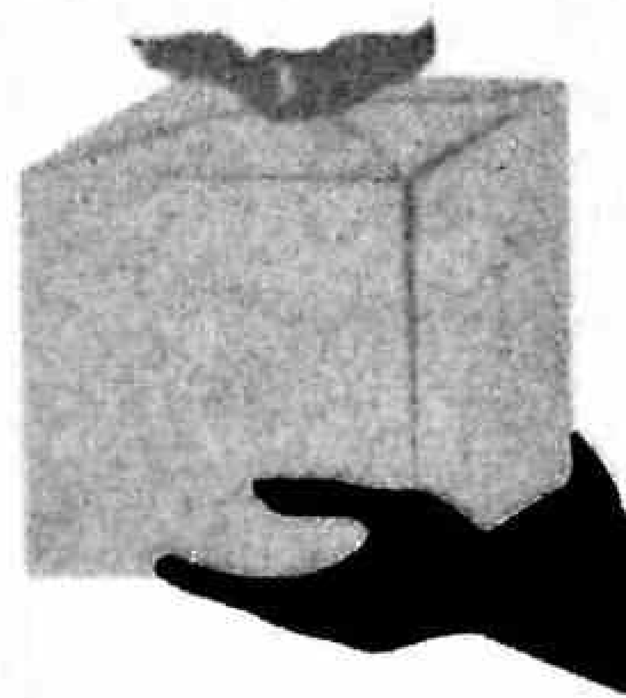
「咦？——香子小姐？」

「嗯，香子的鋼琴造詣也不錯。」

「噢，是嗎？」

久保像是被亂了陣腳。

「那麼，馬上走吧。」



由利子站起來。

——走進那個音樂廳時，鋼琴打開了，漢娜手裏拿着小提琴站在一旁。

「——我和漢娜為大家演奏幾首樂曲。」久保說。

「我們就坐吧。」

位子多的是，三人卻集中坐在中間位置。

「且慢。」由利子說。「真由子，你坐最外的一張。」

「這邊？」

「空出一張，那是香子的。」

「嗯，明白。」

就像在表示「香子只是晚了一點，很快便會坐在當中」。

久保表現得有點毫不自然，看着三人和那個空座位，然後走上舞台。

他面向鋼琴，開始彈奏序曲。

漢娜穿上長裙，把小提琴擱在肩膊，閉起眼睛拉奏。

圓潤動聽的旋律在演奏廳內迴盪，它的音色擁有某種魅力，就連由利子這種門外漢也感動莫名。

「——姐姐。」真由子小聲說。「是那個小提琴哦。」

妹妹這麼說，由利子也察覺了。

它就是裝在玻璃飾櫃中，被稱為「受詛咒的小提琴——切里尼」。

能夠作出美妙的演奏，代價是直到死也不能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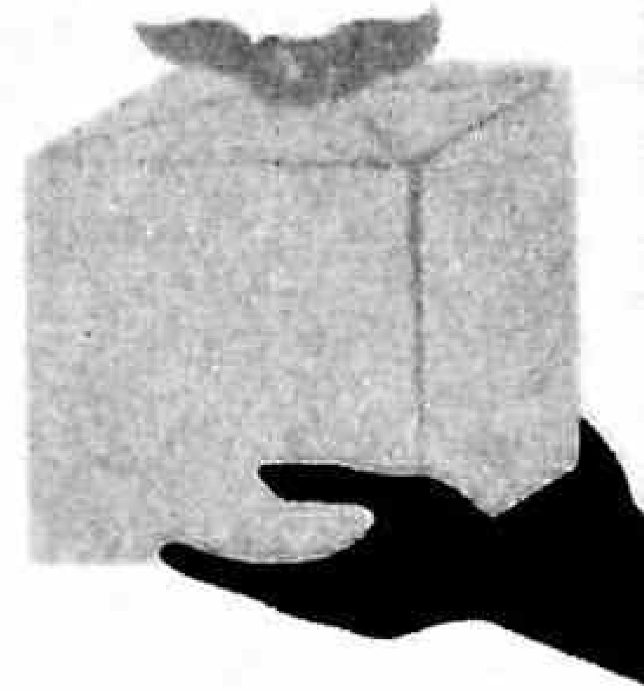
那只是傳說吧。

不過，當她們聽見那妖媚又豐盈的聲音時，開始覺得那個傳說可能是真的……

「沒有拉到死為止哦。」旭子說。

「那倒是。」

「可是，看到嗎？演奏完畢後她那疲倦的神情，太不尋常了。」



「旭子姐姐也這麼想？我也是。她的眼睛不知何故，炯炯地發光，好可怕。」

真由子也點頭附和。

三人聽了漢娜與久保那長達一小時的演奏後，並排而行，步往房間。

「——真由子，你和旭子一起睡如何？」

「可以……姐姐一個人沒關係麼？」

「我已經十七歲了。」由利子苦笑。「旭子，不好意思。」

「嗯，不用客氣。」

話雖如此，不過現今的女孩子，要換至另一個房間也不容易。

真由子抱着洗頭水、護髮素、化妝品……一大堆「專用品」，搬到旭子的房間。

「有甚麼事，要大聲叫我。」由利子揮揮手。「晚安。」

關起房門獨處時，由利子伸個大懶腰。

「啊啊……一個人真輕鬆，感覺挺不錯。」

她喃喃自語。

然後仰躺在床上，仰視黑暗的天花板。

「香子……」她小聲說。「你在哪裏？不要丟下我不理哦……」

說到這裏，眼淚一下子如缺堤般湧出來。

她把臉朝下俯伏在床上，臉埋在柔軟的枕頭裏，放聲大哭。

她不想在妹妹面前哭泣。

不過，儲淚已久，哭聲也很震人心弦，枕頭宛如用水浸過那般濕漉漉。

當然，由利子是相信香子還活着。

可是，從當時的狀況來看，香子得救的可能性，大概不到百分之一……不，是千分之一。

如果自己也哭，旭子和真由子也不會提起精神。

仔細一想，香子曾經交代由利子說「後事拜託了」。



「香子……」

好不容易止住了淚水，由利子用已模糊了的視線打量着房間四周。

然後——從哪兒傳來小提琴的曲調。

「是『切里尼』。」

由利子心裏明白。

大概漢娜又再拉奏起那小提琴。

那真是「拉到至死方休」的受詛咒之小提琴嗎？

由利子把毛氈從頭蓋住。

可是，切里尼的聲音卻鍥而不捨地追着由利子……

19 鬼魂

失去香子的傷痛，以及「受詛咒的小提琴．切里尼」的聲音。

因為這兩件事，由利子直覺以為「我不可能安心入睡」。

可是——不知甚麼時候，由利子睡着了。

啊……必須先洗澡啊！

也要換一套舒適的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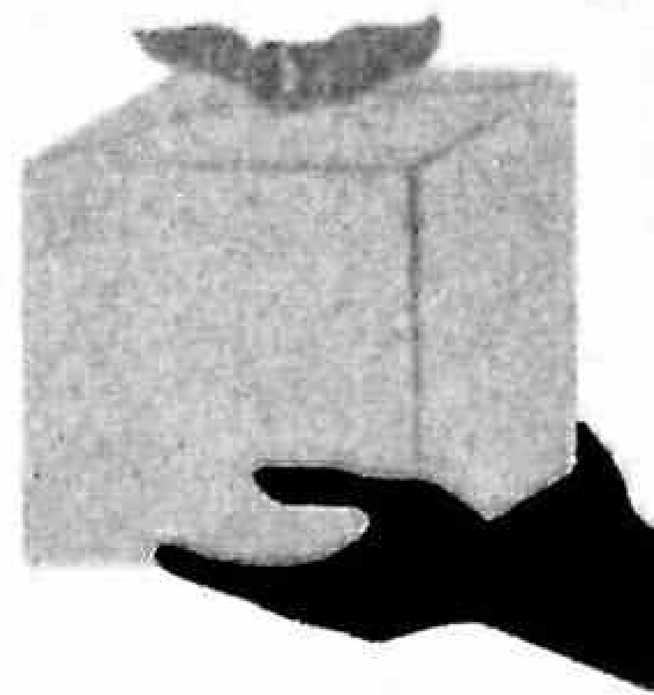
更要吃一頓豐富晚宴——咦？好像吃過了。

由利子滿懷心事地睡了……

然後，大概睡了多久呢？

驀地張開眼睛，房內依然一片漆黑。

何時關上燈的……



總之，連自己也不記得，卻有印象是將燈關上了。

「——契姐。」傳來一聲熟悉的叫喚。

「啊？」

那聲音……是香子？

「是香子嗎？」

她向黑暗回應。

「契姐，你好嗎？」

就像書信。

「香子？真的是香子？」由利子坐起來。「告訴我你還活着嗎？你果然活着呀。」

「很遺憾……」

「啊？」

由利子察覺面前有甚麼白色的不明物體，輕飄飄地浮現在黑暗裏，不由得凝

目注視。

那白色的物體漸漸看得清楚……

「——香子。」由利子笑逐顏開。「這時候還開甚麼玩笑，你果然還活着呀！」

「不，契姐。我只是幽靈。」

「別玩了，害我們為你白哭一場。」

「你有為我哭，我好高興。請不要忘記我。」香子用安祥的語氣說。

「那身白衣是甚麼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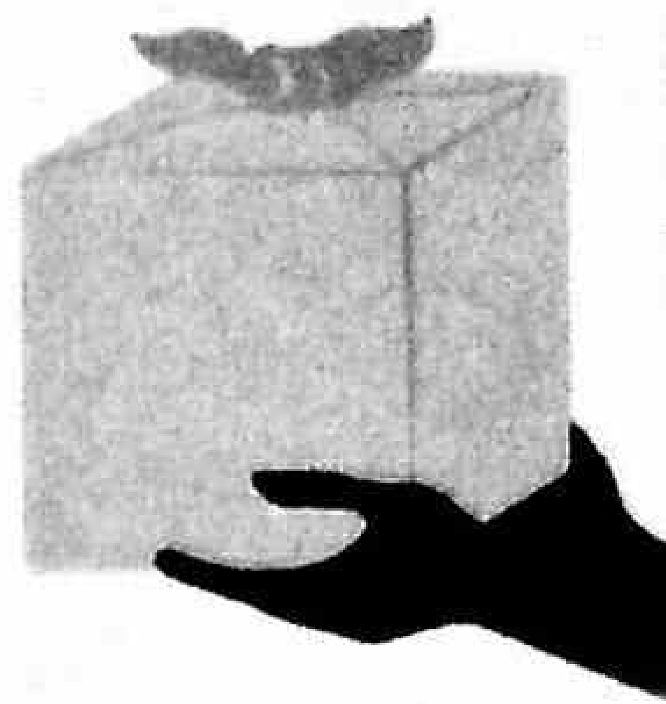
「幽靈要穿白色的衣裳才匹配。」

聽她這麼一說……

香子的姿影確實是浮在半空之中，膝部以下完全溶入黑暗，彷似消失一般。

可是——不可能。

「香子……你真的變成幽靈嗎？」



「我並沒有埋怨契姐。」

「話是這麼説——」

「若是打擾了你，我消失好了。」

説畢，香子「嗖」的一聲消失得無影無蹤。

「是真的……」

由利子喃喃自語着，又睡着了。

不，應該是昏倒了。

哈啾。

冰冷的東西碰到臉龐，由利子嚷着跳起。

「哇！鬼呀！」

「契姐。」

「啊？」

回頭一看，香子站在那裏。

「鬼呀！」由利子喊。

「別胡說，我有腳的。」香子趕忙說。

「——真的。」

「嗄？」

由利子從床上坐起來——

「香子！你真的活着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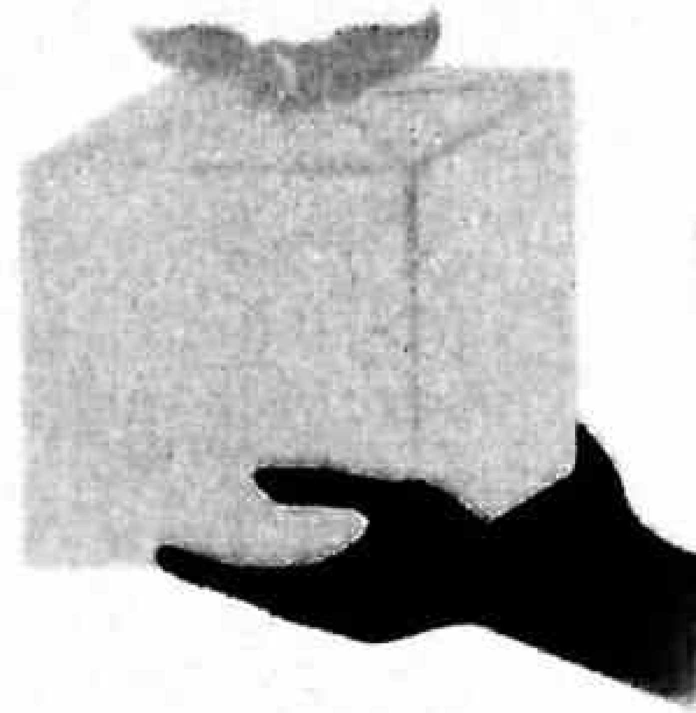
她一把抱住香子。

「萬分抱歉，讓你為我擔心。」

「真的！」她說。「剛才的冰冷感覺是……」

「噢，那是我在洗手間用冷水弄濕的毛巾……」香子說。「我沒想到契姐會暈倒。」

「暈倒？——我沒暈倒。」由利子反駁。「我太睏了，在瞬間睡着啦。」



自己也知道是強裝鎮靜地申辯，但香子只是溫柔地微笑。

「你竟可在那場突如其來的山崩獲救？」

「當然，在普通的情況下，我是不可能獲救。」

「為甚麼這樣說？」

「是因為那個懸崖中間，挖了一個穴。」香子說。「我見岩石快要掉下來，於是在千鈞一髮間鑽進裏面，只要遲一秒便會被活埋。」

「嗯——可是，你是怎樣爬上來？」

「不是爬上來，那洞穴能通往這城堡的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

「恐怕連瑪莉亞·巴特利也不知道；假如她知道，大概會將它堵住。」

「那麼，你是從那裏回來嗎？」

「是的。」

「啊——啊，我真是哭壞了。」

當然，由利子還是欣喜若狂。

「——遺憾是，無法救到艾迪達。」香子頓然若有所失。「發現的時候，她尚有脈搏；可是，那大岩石把沙土和艾迪達一起沖走。」

「對了！必須告訴旭子和真由子。」

「是的，我只是平凡的女高中生……」

「不要自責了，你又不是超人。」

由利子從床上下來。

「契姐，暫時不要。」香子阻止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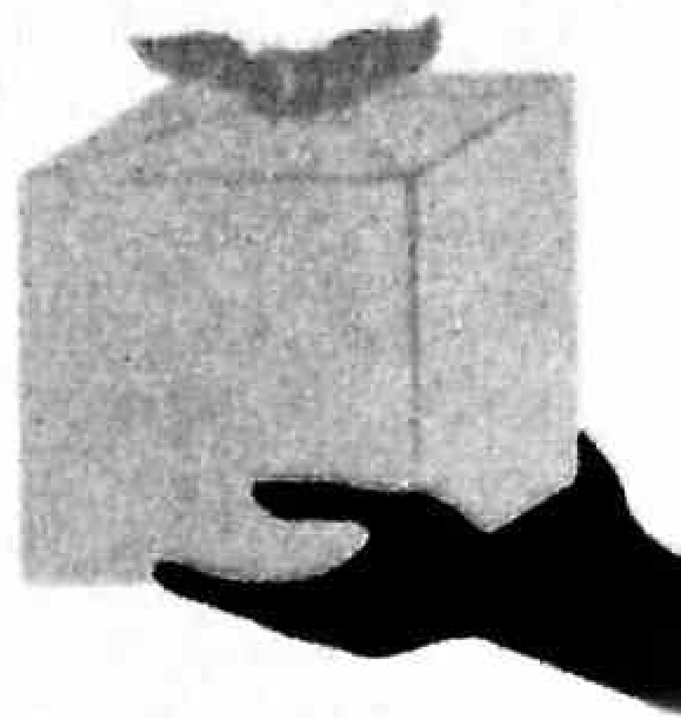
「啊？為甚麼？」

「我想讓她們真的以為我死了。」

「可是——」

「只有契姐知道便成，若大家都知道，會被瑪莉亞．巴特利發覺。」

由利子雖了解香子的用意，不過……



「事後她們會狠狠的罵我。」

「契姐，請你務要忍耐。況且，我是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相信她們會諒解你的苦衷。」

「希望是吧……」

「還有，我找到了契姐所說的地牢。」

「啊？那麼，你也看到了那被囚禁的女人？」

「我還未能跟她說半句話，但肯定有人在那裏。」香子點點頭。「只要從懸崖那條長長地下通道一直走，便會到達那個地牢旁。」

「那麼，現在的瑪莉亞．巴特利，真是冒牌貨嗎？」

「這個現在才可以開始作調查——就是因為這原因，請當我死了比較易辦；但我想先查一下久保先生。」

「明白，我可以為你做甚麼？」由利子幹勁十足。

「這個角色可能不太適合契姐……」

「甚麼嘛，說說看。」

「——請你和久保扮作情侶。」

由利子目瞪口呆……



20 自命不凡

「你是怎麼回事？」真由子氣鼓鼓地說。「吃早餐時的態度！」

「有甚麼不對？大概吃多了吧。」

由利子裝傻扮懵。

「我不是說那件事。」真由子怒瞪姐姐。「常常跟久保有意無意地眉目傳情，故意要求『幫我拿牛油』甚麼的。」

「你也發覺？」

「那還用說。」

由利子坐言起行，意圖在早餐席上開始接近久保。

「難以置信！」真由子果真生氣。「香子姐姐才剛剛遇到那種事，你竟然還有心情賣弄風騷！」

由利子總不能說是依照香子的吩咐去做。

「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我想即使是親姊妹，也不應該干涉對方交男朋友。」她說。

真由子聽後更生氣。

「隨便你吧，我看錯你了！」

真由子拋下由利子不顧，逕自快步走開。

「哎呼……」

這個角色甚難堪，而且吃力不討好。

旭子回到自己房間。

由利子正想着接下來要做的事。

「──嗨，你在這裏呀。」

果然白晝不宜背後說人，久保正迎面走過來。

「啊，久保先生。」



「怎樣？想不想去音樂室？我想為你彈奏一首樂曲。」

被他熟不拘禮地搭住肩膀，由利子即使暗地裏毛骨悚然，仍將「使命」放在第一位，一副豁出去的表情。

「好開心！我也想聽久保先生彈琴呢。」她嫣然一笑。

——走進音樂室後，久保立刻面向鋼琴，彈奏蕭邦的作品。

確實，儘管還不到「名家」的造詣，但因為入讀音樂學院，大致上也彈得有板有眼。

「——好棒啊！」

一個人坐在觀眾席上的由利子拍手。

「謝謝。」久保從舞台走下來。「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

他執起由利子的手。

「好地方？」

「你只管跟着我來。」

久保緊握着由利子的手，步出音樂室。

他並不是回去原來的地方，而是從深處的另外一道門穿過細長的走廊，走上狹窄的樓梯。

「像迷宮一樣。」由利子有點不安地說。

「嗯，所謂的城堡，是為戰爭而造，所以內部結構經過特別設計，故意讓陌生人不易認得出路。」

二人走上一段會令人喘氣的樓梯後，久保打開一扇門。

「——瞧，這景觀很美麗吧？」他說。

原來如此。那是從城壁伸展出去的陽台式空間，景致迷人。

「嘩……」由利子忍不住揚聲叫。

風景着實怡人，然而陽台下面乃是幾十米高的懸崖峭壁。

「這兒沒有其他出路？」由利子問。

「以前，下面的峽谷是架着吊橋。」久保說。「住在這城堡的女孩想橫過那吊



橋，聽說吊橋斷了。」

「——她死了嗎？」

「當然啦——掉進那個山谷，你想有可能獲救？」

久保的手繞過由利子的身體，故意從陽台的欄杆探出身子。

雖然由利子不是有畏高症，卻有一瞬的暈眩，慌忙後退一步。

「你害怕？」久保用力摟住由利子。「抱歉，我無意讓你受驚。」

「嗯……」

「別擔心，一切交給我就可以安心。」

久保的臉一下子接近。

由利子有點焦急，她不想在這種地方被人親吻！

「有人來的話……」

「這種地方，誰也不會來。」

久保的手熟練地繞着由利子的腰。

喂！做戲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畢竟久保是男性，由利子的力氣敵不過他。

怎麼辦？

正當這麼想時。

「Mr. Kubo」一把聲音說。

久保赫然放開由利子。

瑪莉亞．巴特利站在那裏。

「那麼……改天再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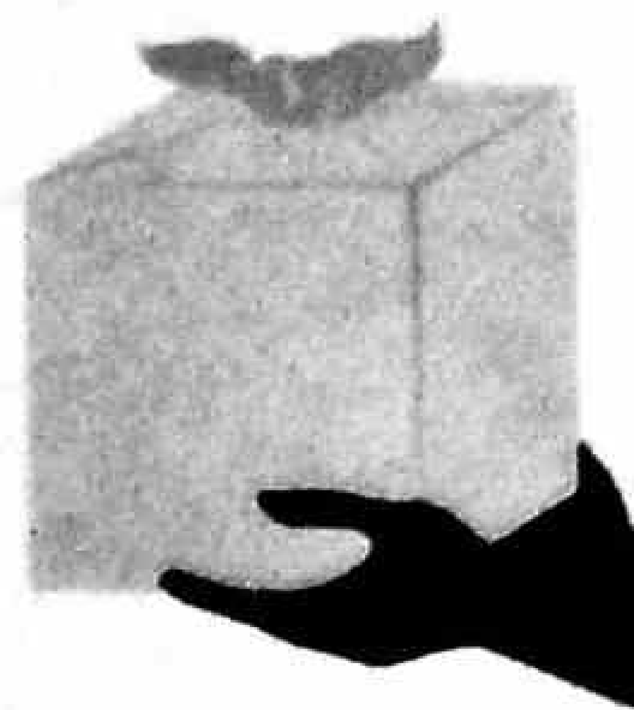
久保慌慌張張地走開。

瑪莉亞．巴特利一直凝視由利子，嘴角勉強地浮起一絲笑意走進裏頭。

「——獲救了！」

她放下心頭大石……

剛才瑪莉亞的微笑是甚麼意思？



由利子察覺自己仍然站在陽台欄杆旁，趕忙遠離。

「——咦？」

從哪兒傳來小提琴琴音。

由利子根據記憶，往先前的音樂室走回去。

「果然。」

漢娜獨自站在音樂室的舞台上，拉奏起小提琴。

不用多說，她正拉着那個「受詛咒的小提琴．切里尼」。

剛好演奏完一首曲子，漢娜發出一聲嘆息。

臉上閃着汗光——她這時才發現由利子，不知怎地飛快瞥了她一眼，又拿起弓，擺好姿勢。

「不要！」由利子禁不住喊了出來。

漢娜停手，看着由利子。

「抱歉……呃——不要拉得太久……你也需要休息一下……」

因她不懂英語怎麼説，於是嘗試用手勢和肢體語言去表達，卻不曉得漢娜是否明白……

漢娜被由利子打擾了雅興，面上露出不悦神情；不過，當見到由利子做了幾下「休息、睡覺」的動作，她似乎明白由利子的意思。

「Ok, Thank you.」

説後，她把「切里尼」放在鋼琴上。

「對對。休息一下——你已有黑眼圈了。」

「嗯？」

「對——黑……眼圈。」

漢娜順手把小提琴的弓靠在琴椅旁，從舞台走下來。

「Thank you, Yuri.」

漢娜摟住由利子肩膀。

「不用客氣……」



由利子有點難為情，卻很高興。

由利子為了勉勵漢娜而輕輕握住她的手。

這時——傳來某種古怪聲。

「啪嗖啪嗖」的巨響，在空中迴盪着。

「——直升機！」由利子說。

漢娜好像聽懂那句說話。

「Ja.」

她點點頭，拉住由利子的手，趕忙走出音樂室。

——直升機慢慢降落在城堡中庭。

「——由利子！」

旭子走過來，真由子跟在她後面。

「嗯，是求援直升機。」

「好極了！」

三人一起互相握手。

中庭刮起厲害的風。

直升機着陸時，瑪莉亞．巴特利出到中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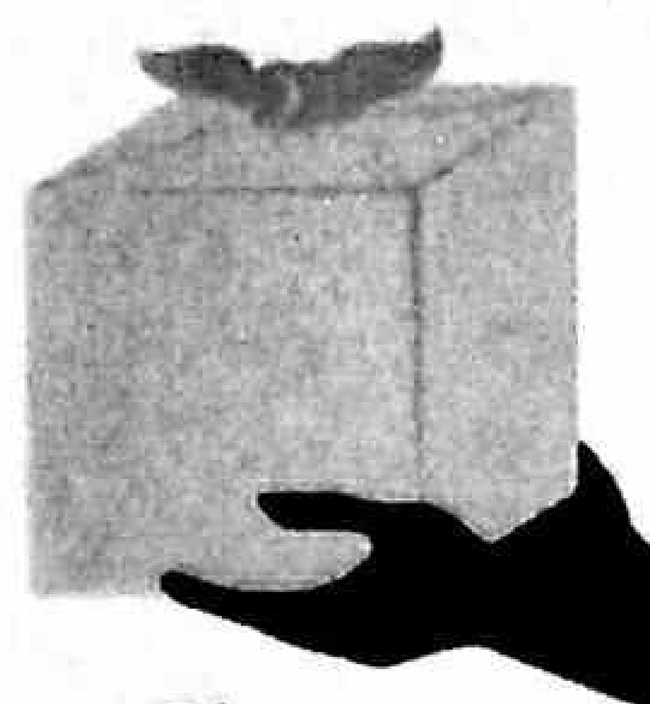
然後，從直升機內出現的是——

「姐姐。」真由子瞠目結舌。

「為甚麼？」

旭子啞然。

從直升機走下來的，乃是應當在汽車爆炸中死去的三好。



21 復生的男人

「為甚麼會這樣？」真由子呆然。

「當時確實……」由利子說到一半。「是嗎？是這麼一回事呀。」

三好走下直升機時，跟出來迎接的瑪莉亞．巴特利相擁，然後熱吻。

「車子確實爆炸了。」旭子說。

「不過，想想看。」由利子回憶當時的情景。「當時，我們看見三好開着紅色的BMW離去。接下去，我們是從高高的城牆上眺望遠去的BMW。」

「是呀。」

「嗯？在我們看見三好離開，以及BMW出到市區外圍那段時間，如果有人調換……」

「時間足夠有餘了。」旭子點點頭。「可是，為甚麼他要那樣做……」

「問當事人不是更直截了當嗎？」由利子說。

直升機再起飛，飛向遠處。

「他不是來救我們的。」真由子滿臉失望地說。

「——說不定三好才是幕後黑手。」由利子說。

三好結束了跟瑪莉亞．巴特利的長吻後，往三人所站的位置走過來。

「嗨，你們好。」三好露出奸狡的笑容。「看來精神不錯——可惜……好像有人遇上不測。」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由利子說。「明石先生到底怎麼了？」

「社長死了。」

「死了？那麼，是那部車？」

「你很聰明呢，我是特地讓你們看見我，其後我跟社長調換。這是社長的想法，在那裏讓車子化為灰燼，甚至無法辨別屍體。」

「既然是這樣，為何把我們禁閉在這裏？」由利子問。



「這件事很快便會有分曉。」

三好回頭用德語對瑪莉亞．巴特利說了些話。

瑪莉亞．巴特利又不知回答了甚麼。

「——聽說旭子小姐差點便能成為這座巴特利城堡的一員，可惜受人干擾。」

「她被下了藥吧。」旭子說。

「真可惜呢！能夠成為巴特利家的一員，乃非常光榮。」

「我是桑田家一員已足夠。」旭子反唇相譏。

「總之，請大家先進去裏面。」三好說。「還是乖乖服從我的說話。」

回頭一看，久保的手裏握着散彈槍，槍口正瞄準由利子她們。

「姐姐。」

「放心吧。」由利子握住妹妹的手。「到了緊急關頭，就算是要姐姐犧牲，也要救你回去。」

「嗯，有勞了。」

「你是不是太無情了？」

「姐姐為妹妹犧牲是理所當然的。」

有點不忿氣的抬槓……

「有關巴特利城堡的事，想必你們已從別處略知一二吧？」三好說。「曾經，依莉莎白．巴特利為了保持青春而用少女們的血來沐浴，接二連三地殺了無數村女。」

「傳說而已。」由利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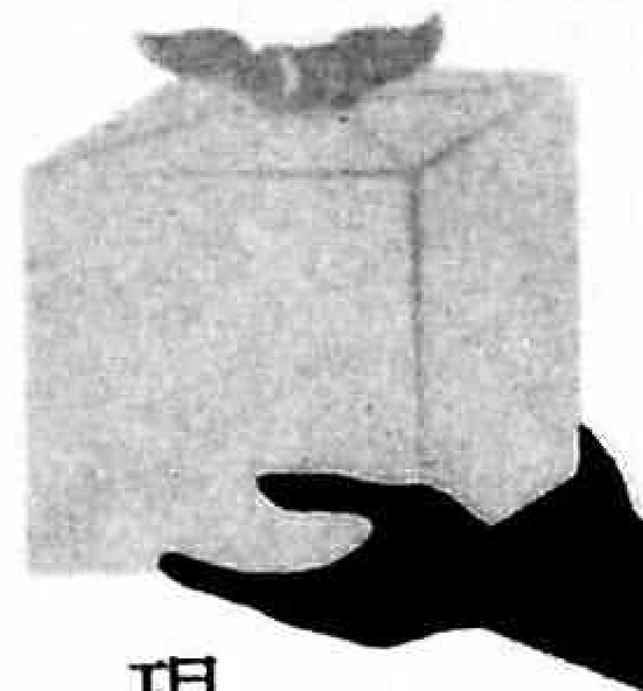
「不，是事實。」

「但是，那種方法並不可能保持青春。」

「說得不錯，問題是因着她所種下的罪孽，她被囚禁在黑暗的塔中。」

「當然要血債血償了。」旭子說。

「以現代的法律制裁，那確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三好點頭。「不過，即使是



現代，用科學無法說明的事也不少。」

由利子她們在城堡的大廳裏。

不是舉行舞會的大廳，而是讓客人舒適地休息的客廳。

可是，久保的槍對着她們，不可能安心適暢地作休息。

「受到那個『詛咒』，巴特利家族一個接一個地招致不幸；如今繼承巴特利家血統的，只有瑪莉亞．巴特利。」

三好悠閒地喝着葡萄酒說。

「那件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由利子問。

「瑪莉亞．巴特利需要繼承人，她必須生小孩；不然，巴特利家便要絕後。」

「即是說，她和明石先生……」

「明石社長拒絕和瑪莉亞生小孩——他不相信瑪莉亞說絕不給社長添麻煩的說法。」

「那麼，他因那個緣故而被殺？」

「只要物色了另一個替身，之前的對手就是阻礙。」

「那個『替身』就是三好先生你？」

「唔，就是這麼回事。」

「恭喜——我們充當你的媒人？」

「你這個說法相當接近。」三好說。「瑪莉亞相信，為了使自己懷孕，光是男人還不足夠。」

「甚麼意思？」

「這是傳說。據說為了懷孕，除了男人以外，還需要年輕處女們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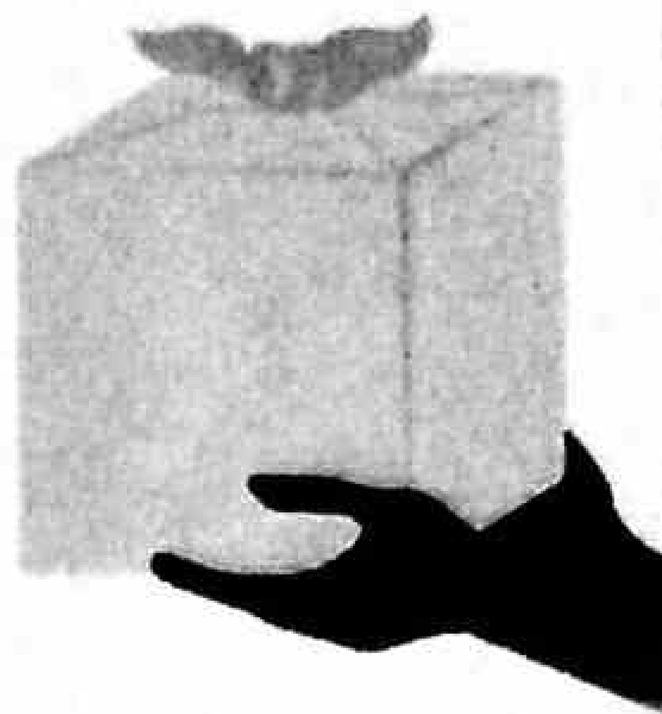
由利子不寒而慄。

「只要捐血就行了？」

「是的。不過，需要大量。」

「抽太多血會死哦。」

「所以，你們需要成為巴特利家一員。」



「——換句話說？」

「你們會因供血而死，而那些血，將永遠留存在瑪莉亞的子孫中。」

「那種東西不留存也沒關係！」由利子說。

「已經太遲了。」

「啊？」

由利子感覺到有人的動靜在背後移近，正回頭時，已被背後一雙結實的手控制。

「姐姐！」

真由子和旭子也有相同遭遇。

原來，制伏她們的男人，就是那天在大廳跳舞的「附近居民」。

兩名大漢揪住弱質女流的手臂和肩膊，無論怎麼掙扎也無法動彈。

「幹甚麼！」

只有嘴巴有精力喊叫。三好笑了。

「有精力是好事，血也新鮮。」

「放開我！」

「很遺憾，這些人不懂日語。況且，他們不是巴特利家的人，而是巴特利家僕役的子孫，他們對主人很忠心。」

由利子不得不承認現在這狀況，幾近絕望。

香子是唯一可以救她們的人，然而單憑香子個人之力，量她也無法對這些強而有力的男人做些甚麼。

「三好先生。」由利子說。「我妹妹還是小孩，求求你，放過我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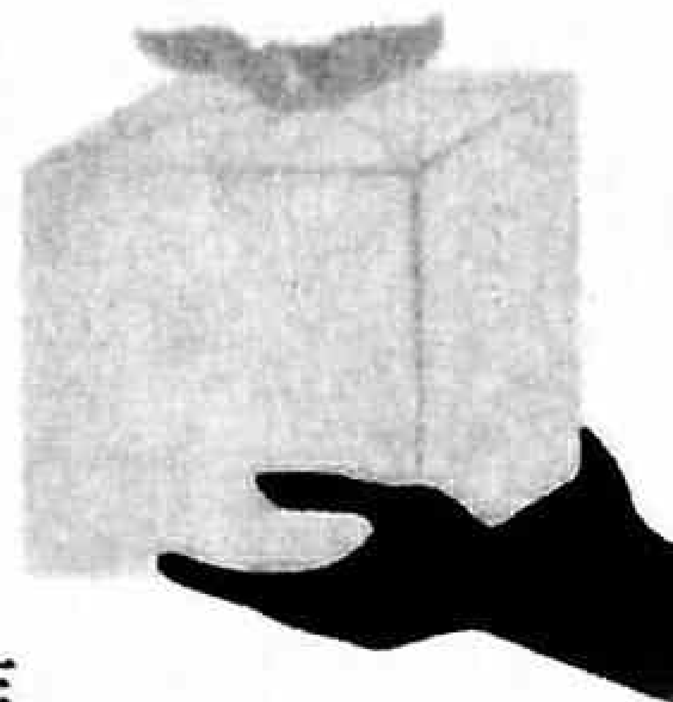
「不可能。」三好站起來。「只要讓一個人存活，她不可能不說出去。」

「姐姐！」真由子怒瞪三好。「不要向這種人搖尾乞憐，要死就一起死。」

「真由子……」

「好感人。」三好說。「好了，那就着手準備吧。」

由利子她們被帶出大廳。



「——對對對。」三好說。「期待救援是白費心機。我們已經轉告你們的導遊馬克，說你們已經啟程去了慕尼黑，我們也給了馬克足夠的費用。」

——唯一的希望是香子。

香子！十萬火急，你要及時趕到！

由利子拼命祈禱——但無法確定能不能傳達給香子。

22 鐵鳥籠

三人被關閉在城堡內的一室。

地點並沒有牢房那麼糟糕，然而只有一個窗口，而且鑲着牢固的鐵格子。實在插翼難飛，不可能逃出去。

「唉——唉。」真由子嘆息。「真是悲哀，這麼年輕就要死。」

「不要放棄希望。」由利子以鼓舞的口吻說。

「怎樣的希望？」

被她反問，由利子也答不上來。

她曾想過，把香子還活着的事告訴她們，可是萬一在這房間的談話被三好他們聽見……

還是暫時不說出去的好。



搞不好連累香子身陷險境就糟了。

「沒希望啦。」旭子反而很豁達又想得開。「我還是睡覺好了。」

她躺在沙發上，真的呼呼入睡，叫由利子也吃了一驚。

——房間裏有沙發和茶几，甚至擺着餅乾，可是卻提不起她們的食慾。

窗外終於暗下來。

厚重的門發出聲音，開了鎖。

「來，走吧。」三好說。

儘管手腳沒有被綁，但持槍的男人多達三個！這樣子是不可能逃走的。

「要往哪兒？」由利子板着臉孔問。

「當然是吃晚飯了。」三好回答。

——那是事實。

沒有胃口吃飯，但是被帶去的房間裏，桌上擺滿菜餚。

豪華的晚餐。

想到這可能是最後一餐時，三人一口一口、慢慢地吃。

「不用客氣，盡情吃個夠吧。」三好說。

「誰會客氣。」由利子反駁。「看到你才失去食慾。」

「那真不好意思。」三好嬉皮笑臉。「那麼，飯後為你特設音樂會。」

「音樂會？」

——這回她們被帶去那間音樂室。

久保坐在舞台的鋼琴前。

「為了使你們能以平靜的心情迎接死亡，音樂可幫助你們鎮壓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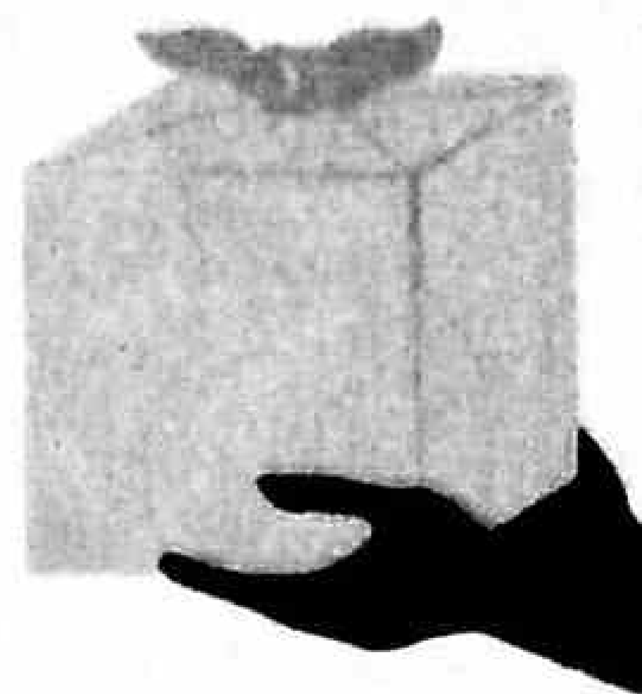
三好催促一聲，久保開始彈奏。

他演奏了好幾首安靜、充滿哀愁的曲子。

「——他們有甚麼意圖？」真由子悄悄問。

「不曉得。」由利子聳聳肩。

說不定這些音樂「真的」能使心情平靜祥和。



久保站起來，面無表情地看着三人，慢慢地鞠躬。

由利子用力鼓掌……

「——好了，走吧。」三好說。

「這次要去甚麼地方？」

「地下室。」三好說。「鳥籠在等着你們。」

鳥籠？——由利子心頭湧起一股不祥預感。

三人手腳被綁，被槍瞄住，走下石階。

打開陳舊的木門時，那裏是大而深的地下室。

足足有三層樓深度，踏上木造樓梯時，三人的眼睛轉向從天花板用鎖鏈往下吊的鐵籠。

「那就是鳥籠。」三好說。

「多謝相告。」由利子說。

那個籠子是正方形的，底、面也是格子；不過，用來裝人卻略嫌太小。

「好，下去吧。」三好催促。

沒法子——三人下到地下室地面，發現地面擺着三個相同的籠子。

然後，地面是個大大的圓形水槽，像是用舊木製造的巨大木桶。

「——瑪莉亞。」

三好呼喚時，瑪莉亞．巴特利從木桶另一邊出現。

三人面面相覷。

「瑪莉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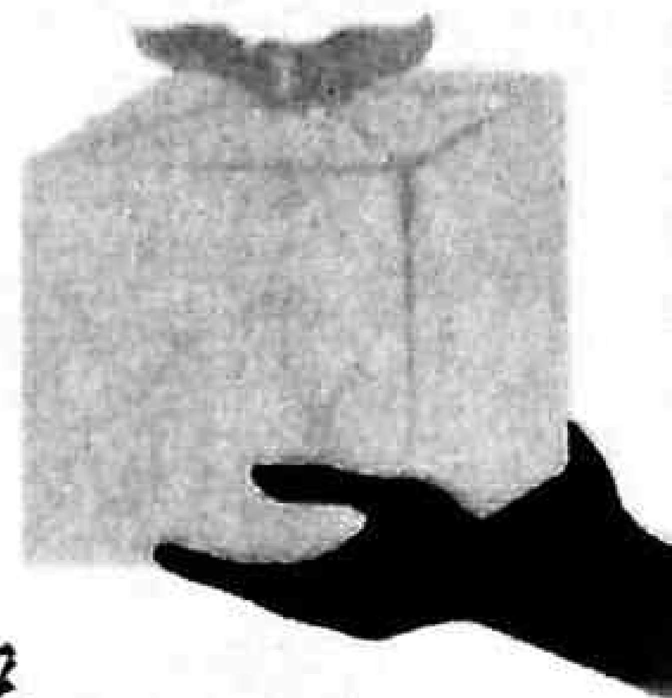
三好對瑪莉亞．巴特利說了甚麼。

瑪莉亞微笑，轉向由利子她們說了幾句話。

「——她向你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三好傳譯。

「不曉得為了甚麼被感謝。」

「待會就會曉得。」



三好揚一揚手，傳來咯嘞咯嘞聲，鐵鏈被捲上去，擺在地面的其中一個鳥籠浮在空中。

「你們一個一個進去裏面。」

「好狹窄呢。」真由子說。

「是很窄，必須抱住膝頭，儘量把身體縮成一團才能擠得進。」

——籠子在鐵鏈的前端搖晃着，被吊得高高，往那木桶的正上方移動。

到這一刻，由利子才驚覺鳥籠的意思，不由得心頭一震。

不知何故，瑪莉亞．巴特利穿着一件浴袍之類的東西。

「入浴時間呀。」由利子說。

「在這兒嗎？」真由子驚訝地問。

「對，在那木桶內淋花灑浴——血的花灑。」

泡血澡，沖血浴。

把那個籠子吊在木桶上面，從外頭刺殺籠裏的人。

籠子底、面以鐵格子設計，便是為了讓裏頭犧牲品的血傾瀉下去。

「——好過分！」旭子說。「簡直是神經病！」

「若是正常，從開始就不會做這種事。」由利子說。

「這是停止巴特利家詛咒的唯一方法。」三好說。

「這件事……你們以為不會泄漏出去？」

「從國外來的遊客失蹤，警方是不會那麼熱心地調查。」三好咧嘴一笑。「好了，誰先願意做第一個？」

——反正都要被殺，與其乖乖地走進籠子受死，倒不如不顧一切地發難自盡。

由利子看着真由子。

果然是姊妹同心，彼此也有同樣想法。

這時，旭子突然哇哇大哭。

「不要！我不想死！救命啊！」她大叫大喊。



看慣了的由利子她們，知道這是旭子的「演技」，三好卻焦急地咆吼。

「安靜點！喂，讓她靜下來！」

其中一名男子往旭子走近。

由利子不顧一切地向男人的背部撞過去。

23 千鈞一髮

人一旦拼了命豁出去，便會變得很強。

由利子把身體撞上去時，男人的臉着着實實地碰到石頭地面，呻吟着仆倒。

其他男人一把揪住由利子的脖子拉她起來。

真由子狠狠地張口咬住那男人的手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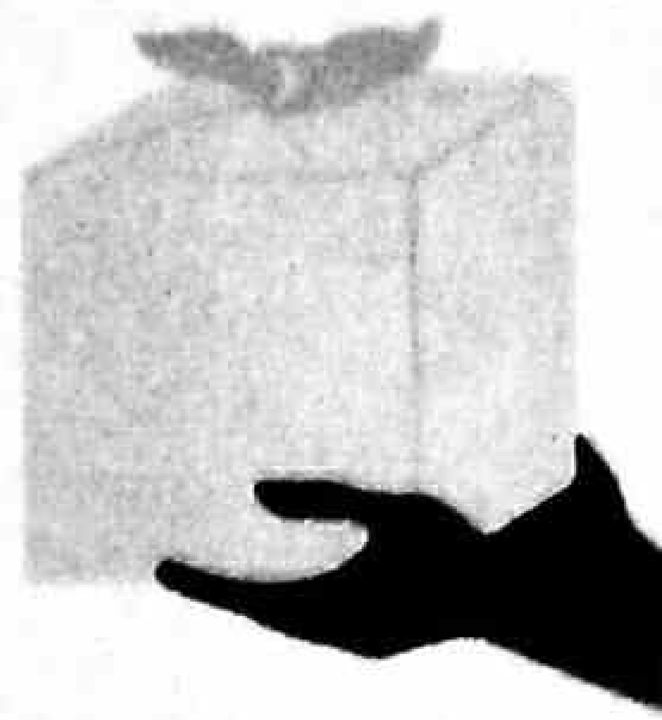
那男人發出淒厲的叫聲碌倒在地。

「跑啊！」由利子喊。

真由子和旭子衝上石階。

可是，由利子反其道而行，向着目瞪口呆的三好和瑪莉亞．巴特利「呀！」地大聲喊着，猛衝過去。

瑪莉亞．巴特利慌忙逃跑，由利子撲向她的背。



雖然手腳被綁，但要拉扯瑪莉亞．巴特利的頭髮並不困難。
瑪莉亞發出哀鳴。
「住手！」
三好跑過來。
由利子也想到，以三好為對手大概贏不了，但她必須設法讓真由子和旭子逃出生天。
地下室裏響起槍聲。
「姐姐！」真由子大喊。
其中一名男人開槍。
「真由子！」
真由子按住腿，從樓梯滾下來，唯獨旭子一人開門成功逃出去。
由利子飛撲向真由子那邊。
「姐姐！」

「真由子！振作些！」

「對不起……我的腿中槍！」

真由子皺起眉頭，按住左邊小腿。

「——豈有此理！」三好氣喘喘地走過來。「先把你放進鳥籠！」

由利子被槍指着。

「抱歉，真由子，我救不到你。」

她緊握妹妹的手，然後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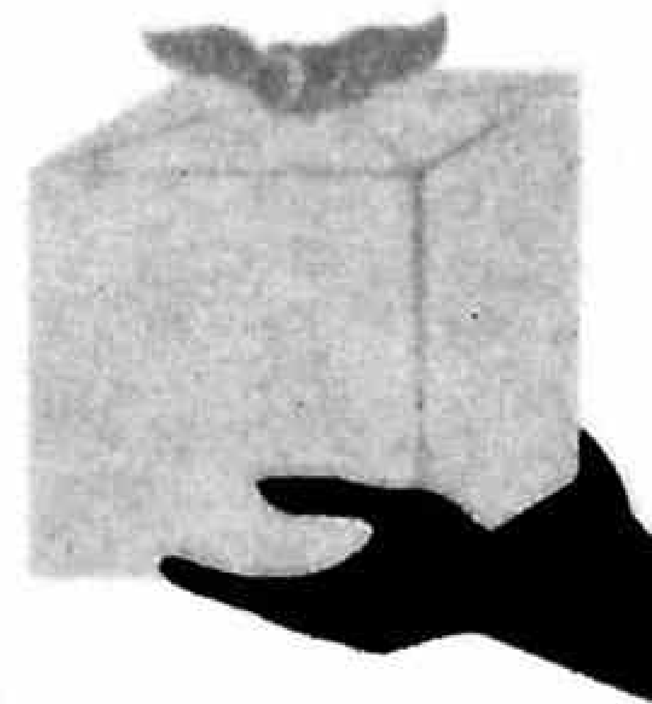
「姐姐……」

「還有一個，她以為能夠走出這個城堡嗎？」三好笑說。「來，死心吧。你若再發難反抗，我就開槍殺掉你妹妹。」

「明白了。」由利子狠狠瞪住三好。「我絕對會變鬼向你報復！」

「噢，歡迎之至，因為鬼是古老城堡的附屬品。」

被由利子撞倒在地流鼻血的男人粗魯地拉扯由利子，把她推進鳥籠。



門被關上，也上了鎖。
幾乎動彈不得，這樣子，無論如何都逃不出去。
「好，拉上去。」
三好發出訊號，鐵鏈發出咯嘞咯嘞聲，裝着由利子的鳥籠，晃晃蕩蕩地升上半空。
籠子升上去後，恰好來到那個木桶正上方。在鐵鏈的垂吊下，籠子往左右搖晃了片刻。
「來，做好心理準備吧。」
三好奸笑着往上望。
瑪莉亞．巴特利脫掉浴袍，一絲不掛的走進木桶。
其中兩名男人手裏拿着附有長柄的矛槍，槍尖對準籠子方向。
「來吧！」三好高聲喊。「這樣子，巴特利城堡的詛咒就會解除！」
死定了嗎？由利子緊閉雙眼，如果那支長槍刺下來，想必是十級痛楚。

——速速解決吧！

就在這時候，男人們突然大喊。

「怎麼了？」三好問。

由利子睜開眼睛——可是甚麼也看不見。

咦？怎麼搞的？

燈熄了，地下室被深沉的黑暗包圍……

「趕快開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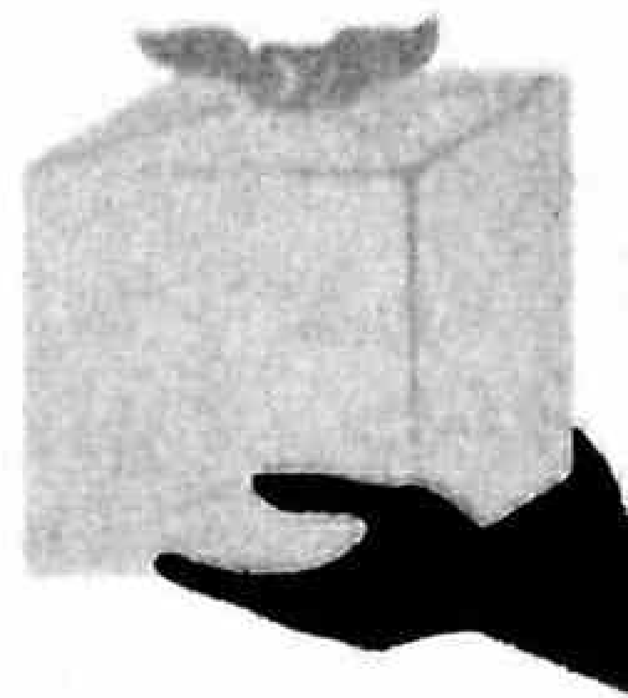
三好焦急地用日語怒吼。

過了一會，燈恢復明亮，三好鬆一口氣。

「來，這次你死定了！」

他仰視半空的籠子，然後啞然。

怎可能會這樣……



「混蛋！」三好大叫。

裝住由利子的鳥籠，已被本來持槍的男人佔據，而且更大聲嚷着：「救命！」

所有人呆然佇立之際，一把開朗的笑聲響起。

「——你……怎能做到？」

看到由利子緊緊摟住妹妹站在入口，三好懷疑自己的眼睛，不斷揉搓。

「失禮了。」

三好的背後傳來聲音。回頭一看，是香子，三好踉蹌。

「你——應該死了的！」

「很遺憾，我是有腳的。」香子說。「還有，我曉得許多特技，其中一項是『魔術』——替換籠中之物，更是我的必殺伎倆。」

「小婆娘！」

三好伸手要掏槍時，一把聲音傳來。

「不要再做蠢事了。」

三好楞住。

「——社長！」

明石從樓梯走下。

然後，警官們陸陸續續走進來，轉眼功夫，三好已被扣上手銬。

「感到意外嗎？」明石說。「你明明殺了我。」

「為甚麼……」

「我和香子小姐不一樣，不懂得變魔術。」明石微笑。「不過，跟你調換之後，總知道如何再調換之道。當然，我沒想到車子會爆炸，真對不起那名做替身的年輕人。」

明石把浴袍扔向在木桶中、光着身子的瑪莉亞．巴特利。

「瑪莉亞，拿去。」

瑪莉亞．巴特利把浴袍穿上，因受屈辱而咬緊嘴唇，從木桶走出來。

「——由利子，你沒事吧？」



旭子折返。

「嗯，沒事！」

「甚麼嘛。」真由子鼓起腮幫子。「結果不是只有我一個受傷嗎？」

「啊，差點忘了，要先替妹妹包紮。」

「好無情啊！你還算是姐姐嗎？」

「總比裝進籠裏抽血來得好吧。」

「還好……」

「給你們添麻煩了。」明石說。「傷口必須好好包紮，直升機在中庭裏等着。」

「是！」

由利子和旭子從兩旁攙扶着真由子，準備出去時。

「瑪莉亞！」三好喊。

瑪莉亞執起手槍瞄向明石。

「別再白費氣力。」明石搖搖頭，靜靜地說。「你是注定要滅亡。」

他用德語重複說，瑪莉亞．巴特利蒼白着臉，環視地下室，然後嚷了甚麼，把槍口貼住自己喉嚨。

「住手！」三好以叫聲阻止。

接下去的瞬間，槍聲響遍地下室。

瑪莉亞崩跌在冰冷的石地。

「——她說了甚麼？」由利子問香子。

「她說：『我可不願意被囚禁在黑暗之中』……」

「那麼久遠的事……」

「對她而言，那是現在發生的事吧。」香子說。

「等等！」由利子說。「這裏的地牢，真正的瑪莉亞．巴特利被關住哦，救她出來吧。」

「不用操心。」明石點點頭。



一名白髮老婦在警官的攙扶下，出現在入口處，由利子瞠目。

「是她？」

「是你吧，在黑暗中握住我的手……」

「你是──」

「我是瑪莉亞．巴特利。」老婦挺起胸膛，俯視倒在地面的女人。「她是我的孖生妹妹，安娜。」她說。

孖生……不過，從外表看上去，那個「瑪莉亞」年長了二十年以上。

由於長期住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她的臉色蒼白得近乎嚇人。

不過，她那挺直腰肢的姿態，令人感覺到某種懾人的威嚴……

24 詛咒的下場

「跟學校聯絡了。」香子走過來。「真由子的腿傷需要留院治療，已獲准延長多留數天。」

「成功了！」

坐輪椅的真由子得意洋洋地說，被由利子捅了一下。

在酒店的廂房飯廳裏，大家正輕鬆愉快地用餐。

由利子她們，明石幸男，以及久保。

「久保先生假裝被瑪莉亞．巴特利吸引，替我查探城堡內的秘密。他使用衛星電話，要求警方出動。」明石說。

「那個很是感激，在那城堡的陽台上，你不是想勾引我的，是不是？」由利子瞪久保一眼。



「因我知道瑪莉亞在偷看——唔，我也不抗拒就是了。」

「太美也是罪呀。」香子說。

由利子照單全收……

「不是瑪莉亞，應該叫她安娜才對。」旭子說。「她真的對那個『詛咒』深信不疑嗎？」

「是吧。」明石點點頭。「她姐姐卻不相信，於是安娜把姐姐軟禁起來，自稱瑪莉亞以繼承巴特利的家業。」

「三好告訴我們，在布達佩斯洽商期間，瑪莉亞．巴特利曾經以詛咒威脅明石先生——」

「那是事實。我也一時被那個女人所迷惑。不過，聽見她認真地講述詛咒的事時，我就冷卻下來。」

「為了報仇雪恨，三好於是幫了她。」由利子說。

「正是這樣。不過，我知道三好實際上並不愛她，只是覺得那是殺我的好時機而已。」

「可是，為甚麼他想殺明石先生？」

這時，真由子停下用餐的手。

「我知道。」她說。「我看到三好先生和明石先生的太太，在酒店房間前互相擁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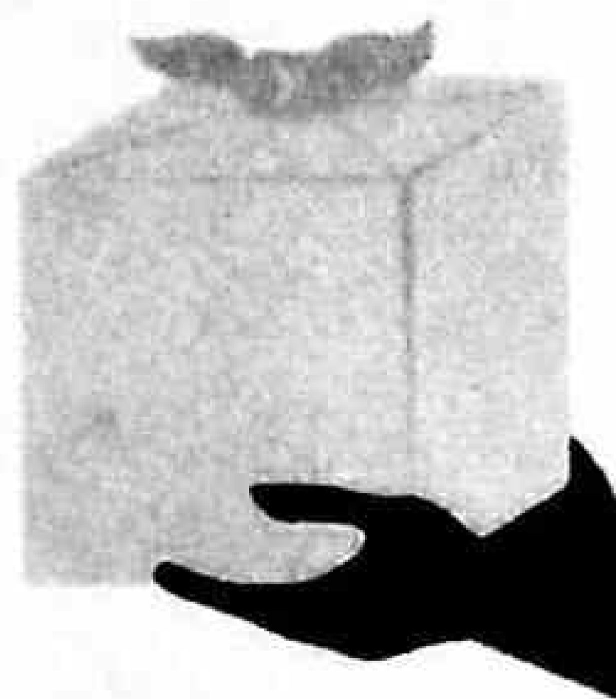
「是嗎？——我知道阿忍喜歡三好，卻沒想到他要殺我……」

「她覬覦明石先生的財產，希望離婚前能殺掉丈夫，獨吞家財，然後跟三好再婚……可是並不那麼順利。」

「希望是這樣。」明石苦笑。

「尊夫人現在……」

「我想她已經回去日本，沒辦法跟她聯絡。」明石搖搖頭。「我想幫助那些為了安娜．巴特利而有各種難堪回憶的人。」



「例如瑪莉亞小姐嗎？」

「當然，她也是其中一個。因着長期的幽禁生活，她的體力也衰退，我想讓她好好靜養。」

「明石先生。」久保說。「可以為我的同學們做點甚麼嗎？」

「那個我也想到。」明石點點頭。

「艾迪達的事很不幸。」

香子的表情暗淡下來。

——安娜．巴特利將從前巴特利家僕人的子孫召集進城堡，向他們講述「詛咒」一事，並利用音樂使他們言聽計從。

久保的同學，小提琴手漢娜失了蹤——恐怕已被殺害——而好幾名像亞當的音樂家，亦被安娜操縱。

「為了使他們聽從她的命令，相信是使用了麻藥。」久保說。「我希望他們重新振作，三好應該知道詳細情形。」

「切記要坦白告訴我，我會盡力幫忙。」明石說。

——吃過飯後，一行人來到酒店大堂歇息。

真由子被姐姐推着輪椅，心情大好。

「回去日本以前就這樣如何？」

「我才不理你。」由利子說。

此時，酒店服務櫃台一名男職員喊：「Mr. Akashi!」

明石往櫃台走過去，好像收到幾個訊息，他在談重要的事。

外出用膳的旅行團體，陸續乘專巴回來，他們多是來自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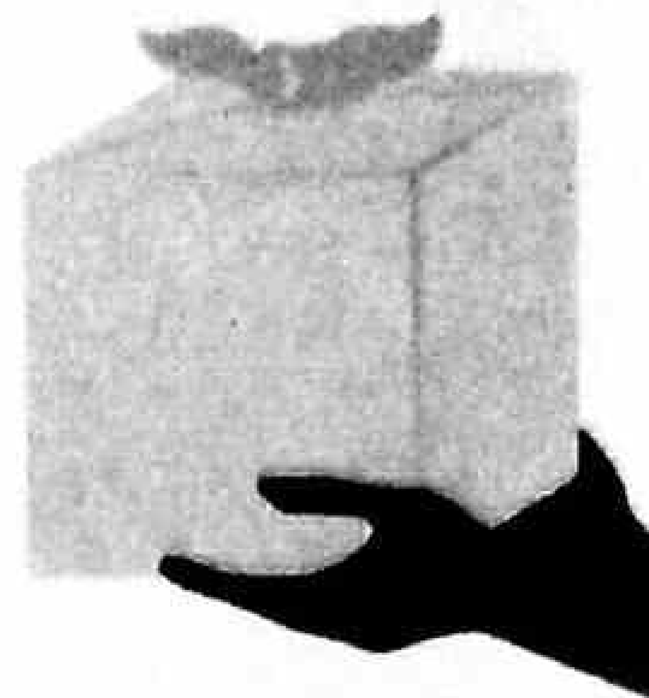
「量太多了。」

「那個花了多少錢？」

全女班的旅行團一邊交談，一邊走進大堂。

然後在櫃台前排隊領取房間鑰匙。

香子驀地蹙眉，喃喃地說：



「那個人……」

香子説的那個人，她混在女士們中，服裝有點與眾不同，就像要去公司上班的OL。

她走近明石背後，伸手進手袋。

「明石先生！」香子喊。

明石回頭，跟那女人打照面。

「阿忍！」

她是明石的妻子阿忍。

阿忍從手袋掏出利刀，向着丈夫刺出去。

明石好不容易閃開，手臂被割傷，鮮血四濺。

「真由子，抱歉！」

説畢，香子把真由子從輪椅推開，使她滾跌在地。

然後不顧一切地用腳踢開輪椅，輪椅發出咯嘞咯嘞聲穿過大堂，向着掄起刀

子的阿忍撞過去。

「哎呀！」

阿忍跌個屁股蹲地。

明石逃離原地，喊說：

「阿忍！別再做傻事了！」

阿忍坐起身，見到酒店的人趕過來，她喊道：

「詛咒是永遠的！」

她把刀尖刺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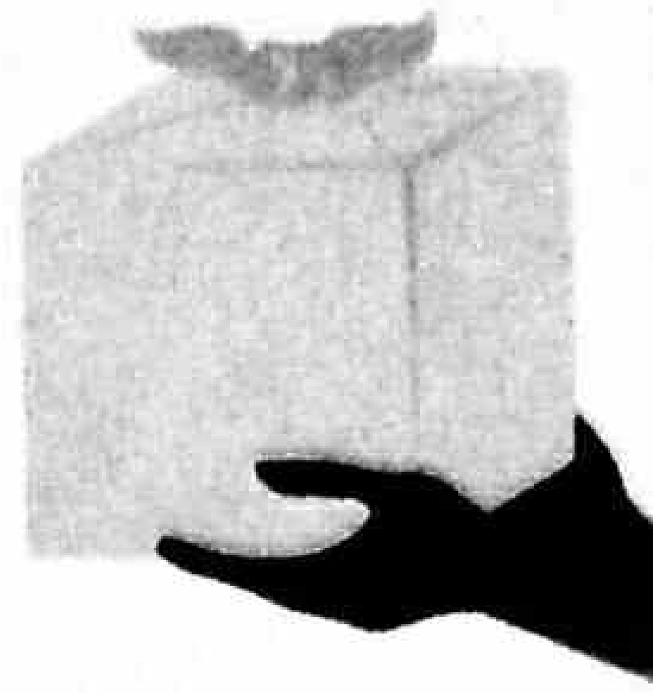
「住手！」

明石伸手阻止。

可惜來不及。

刀尖刺入阿忍的胸膛。

那一瞬間，阿忍突然睜大了眼。



「老公！」

她伸出手。

當她刺自己時，詛咒解除了。

「阿忍！」

明石跑上前去，在他擁抱阿忍之前，阿忍軟綿綿地崩跌在地。

納骨堂的惡魔

著／赤川次郎
翻譯／葉蕙
封面插圖／葉承志
文字編輯／陳雪麗、張巧茵
美術製作／葉承志

出版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承印
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35-37號泗興工業大廈1、2及10樓

發行
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地下

光文社授權出版
香港中文版版權獨家所有

第一次印刷發行 2007年7月

納骨堂的惡魔
NOKOTSUDO NO AKUMA
by Jiro AKAG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 978-988-210-488-4

HONG KONG CHINESE EDITION,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HONG KONG ONLY.
本書為香港中文版，只可於香港發行及出售。

定價HK$52元

若發現本書缺頁或破損，請致電25158787與本社聯絡。

赤川次郎系列叢書郵購優惠

赤川次郎 驚慄系列	原價	八折價	數量
今日離別後	~~HK$52~~	HK$41	
情迷錄像帶	~~HK$28~~	HK$22	
失去的臉孔	~~HK$28~~	HK$22	
拒否教室	~~HK$28~~	HK$22	
一千零一夜	~~HK$28~~	HK$22	
人質之歌	~~HK$25~~	HK$20	
恐怖的報酬	~~HK$28~~	HK$22	
獻給少女的犯罪(上)	~~HK$28~~	HK$22	
獻給少女的犯罪(下)	~~HK$28~~	HK$22	
殷勤的鄰居	~~HK$56~~	HK$45	
抵押少女	~~HK$33~~	HK$26	
不尋常的一天	~~HK$25~~	HK$20	
不速之客	~~HK$28~~	HK$22	
迷失的夜 (上)	~~HK$28~~	HK$22	
迷失的夜 (下)	~~HK$28~~	HK$22	
岔路	~~HK$25~~	HK$20	
猶豫不前的殺意	~~HK$25~~	HK$20	
萬有引力的殺意(上)	~~HK$28~~	HK$22	
萬有引力的殺意(下)	~~HK$28~~	HK$22	
怪談人戀坂 (上)	~~HK$32~~	HK$25	
怪談人戀坂 (下)	~~HK$32~~	HK$25	
白雨 (上)	~~HK$25~~	HK$20	
白雨 (下)	~~HK$28~~	HK$22	
殺意 (上)	~~HK$28~~	HK$22	
殺意 (下)	~~HK$28~~	HK$22	
崩潰	~~HK$40~~	HK$32	
魔女的黃昏 (上)	~~HK$28~~	HK$22	
魔女的黃昏 (下)	~~HK$28~~	HK$22	
黑牆 (上)	~~HK$28~~	HK$22	
黑牆 (下)	~~HK$28~~	HK$22	
陌生的我	~~HK$30~~	HK$24	
家庭教師	~~HK$28~~	HK$22	
再說一次再見	~~HK$28~~	HK$22	
舊友	~~HK$28~~	HK$22	
避暑勝地怪談	~~HK$28~~	HK$22	
怪奇博物館	~~HK$33~~	HK$26	
消失的少女 (上)	~~HK$32~~	HK$25	
消失的少女 (下)	~~HK$32~~	HK$25	
絕地之夜 (上)	~~HK$28~~	HK$22	
絕地之夜 (下)	~~HK$28~~	HK$22	

赤川次郎 驚慄系列	原價	八折價	數量
魔女的長眠 (上)	~~HK$28~~	HK$22	
魔女的長眠 (下)	~~HK$28~~	HK$22	
毋忘我 (上)	~~HK$28~~	HK$22	
毋忘我 (下)	~~HK$28~~	HK$22	
長夜 (上)	~~HK$30~~	HK$24	
長夜 (下)	~~HK$30~~	HK$24	
黑森林的記憶 (上)	~~HK$28~~	HK$22	
黑森林的記憶 (下)	~~HK$28~~	HK$22	
失敗者	~~HK$30~~	HK$24	
告別	~~HK$30~~	HK$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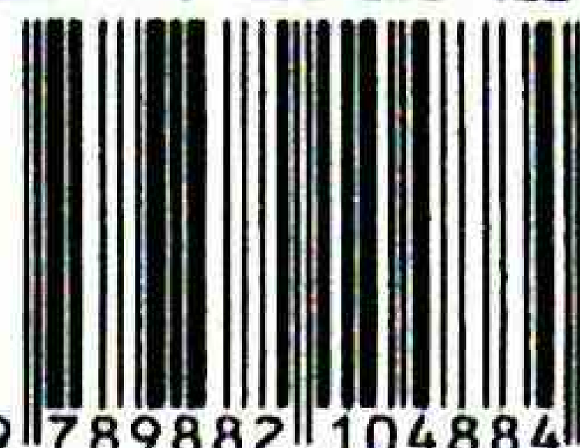
赤川次郎 懸疑系列	原價	八折價	數量
惡夢的盡頭	~~HK$55~~	HK$44	
夜之終結	~~HK$58~~	HK$46	
姑且殺人	~~HK$60~~	HK$48	
沒有臉容的十字架	~~HK$60~~	HK$48	
怪盜的有薪假期	~~HK$52~~	HK$41	
孤獨的週末	~~HK$52~~	HK$41	
追憶時代	~~HK$52~~	HK$41	
女人的裁決	~~HK$60~~	HK$48	
殺掉睡意的少女	~~HK$55~~	HK$44	
晴天，間中殺人	~~HK$52~~	HK$41	
甜蜜的家庭 (上)	~~HK$28~~	HK$22	
甜蜜的家庭 (下)	~~HK$28~~	HK$22	
沉默的好人 (上)	~~HK$28~~	HK$22	
沉默的好人 (下)	~~HK$28~~	HK$22	
女人的危局 (上)	~~HK$28~~	HK$22	
女人的危局 (下)	~~HK$28~~	HK$22	
推理博物館 (上)	~~HK$28~~	HK$22	
推理博物館 (下)	~~HK$28~~	HK$22	
住宅區事件簿 (上)	~~HK$28~~	HK$22	
住宅區事件簿 (下)	~~HK$28~~	HK$22	
作者消失 (上)	~~HK$30~~	HK$24	
作者消失 (下)	~~HK$30~~	HK$24	
你也能當殺人犯 (上)	~~HK$25~~	HK$20	
你也能當殺人犯 (下)	~~HK$25~~	HK$20	

赤川次郎 幽默推理	原價	八折價	數量
納骨堂的惡魔	~~HK$52~~	HK$41	
過分親切的惡魔	~~HK$52~~	HK$41	
銀幕的惡魔	~~HK$55~~	HK$44	
雪地消失的惡魔	~~HK$55~~	HK$44	
黑筆的惡魔	~~HK$55~~	HK$44	
臥鋪車的惡魔	~~HK$55~~	HK$44	

赤川次郎 其他作品	原價	八折價	數量
過熟的果實	~~HK$58~~	HK$46	
吻 (上)	~~HK$50~~	HK$40	
吻 (下)	~~HK$50~~	HK$40	

bok-1-013

(讀者如不欲剪掉此頁，歡迎影印訂購表格寄回。)



ISBN 978-988-210-488-4

9 789882 104884

定價 HK$52元

花園學園高校三人組重新出擊！

這次加入了由利子的妹妹真由子，而且更將舞台搬到德國。

大富之家千金香子負擔所有旅費，前往以古城聞名於世的海德堡，從那裏沿着浪漫路線去到「中世之鎮」盧登堡，四人組又捲入了驚人詭異事件。

在機上認識的 AK 物產社長被綁架失蹤，整件事背後像是跟一名叫瑪莉亞．巴特利的惡魔似的美女有關。

那女人口中的「巴特利家的詛咒」到底是甚麼？四人組被邀請去巴特利城堡，遇到各種不能以科學解釋的怪事，甚至面對死神召喚……

這次加入了驚慄及恐怖元素，一步一驚心，令人真正體會「惡魔」。其實，人最深處的「心魔」，才是誘使人步向罪惡的根源。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電話：2515 8787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